

唯然。故去焉真矣。來焉如矣。生滅消長。總是真矣如矣。噫。何物非真如。噫。何物欺真如。夫法躰本無來去相。故一生一滅。無有變易。非至精非至龜。非至一非至二。本來至精。即得至一也。若有所揀擇。則是汝之至精耳。有所度量。則是汝之至一耳。真如安須汝之揀擇度量。而後爲真如哉。

法猶則也。生者必滅。來者必去。蓋舉一切法莫不然焉。其生也不獨來。必與滅俱來。其有也不獨生。必與無俱生。即其始必具其終。即其本必具其末。有因焉則必有緣。有因緣焉則必有果報。是集之義也。苦之義也。輪迴之義也。無常之義也。無我之義也。諸法本來常自寂滅之義也。問曰。生必攝滅。故依生滅法以立平等。去必因來。故依來去法以爲差別。是謂之平等差別之法乎。曰。不然。如汝所言。則就生滅相而立平等。立平等而計差別者。是所謂牽強之理談。附會之思議耳。諸法平等之義。豈假生滅之相乎。其差別者亦然。必就諸法實際而知之。何謂諸法實際。曰。身一也。心一也。一身而具四肢五體眼耳鼻舌筋骨皮肉肺肝臟腑。一心而具六識七情。乃至無量別相。是即平等也。差別也。非假差別以爲平等。亦非假平等以爲差別。其然故不說平等。本然無不平等。不說差別。本然無不差別。若夫以真如相言之。非平等非不平等。非差別非不差別。惟是離一切相。卽一切法。非

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無是不是。無非不非。故非我非彼。非非我非非彼。是其所以諸法有彼我。而離彼我之分也。是故我差別則云我差別。彼平等則云彼平等。乃至因云緣云。業云感云。惡云善云。苦云樂云。生云滅云。穢云淨云。其爲說特不過應離卽內外我我所之相。使衆生除妄見取淨地也。

界者限界之謂也。然不必有限界。能容一切所有。故亦名海。蓋物我之在世。豈貫三際。橫亘十方。以保其形骸性情。試看一切物我。云何斯存。云何斯住。我欲自存。而無可存之法。則不可得存。汝欲自住。而無可住之地。則不可得住。抑法之有際。一切物我之自界也。法之無際。一切物我之法界也。地之有量。一切物我之自界也。地之無量。一切物我之法界也。是其所以法界之中立自界。自界之中立法界也。嘗試言之。其行卽方也。其來卽方也。其止卽方也。令我保形骸者。非十方乎。其生是時也。其住是時也。其滅是時也。苦樂悲歡亦皆是時也。令汝遂性情者。非三際乎。是故十方三際。三界六道。乃至一切根塵器界等。無非我有。亦無非汝室。若言過去非我時。現在亦非我時。未來亦非我時。則我生命爲有耶無耶。上方非汝方。下方亦非汝方。乃至東西南北。悉非汝方。則汝形骸爲有耶無耶。當知一切衆生之類。托其形骸於十方三際。委其性情於三界六道。所以生滅無常。合離爲

化流轉於十八界中而無出期也。無出期焉。如之何。曰。亡法我見而已。無我見則無一切境界。無色受想行識。無天上人間修羅餓鬼畜生地獄。無佛魔凡聖。無生無滅。無不生無不滅。故一切真如矣。無法見則無出離解脫無礙無障如意自在思議不思議差別平等。乃至一切出世法。故一切真如矣。

諸法實相

天地果無妙理之可究乎。萬物果無實相之可見乎。有物必有則。有則必有法。法之所以存。則物我之所以存也。何以知之。夫天地形躰。萬物性情。雖如不同。而其法規法運。未嘗有彼此差別之相也。今就其轉相言之。則生住異滅。就其現相言之。則凝流氣熱。就其見相言之。則明暗形色動靜。其爲法也。因緣果報。其爲義也。顯密集散。其爲理也。同異業感。大凡天地之遼遠。萬物之無究。亦唯在此法規法運之中。其故何也。所謂平等法躰者。卽一切物我之自躰也。故其法規法運者。卽法躰之妙用也。試看無法躰。獨有法性乎。無法性。獨有法作乎。無法作。獨有轉相現相見相等諸有爲法乎。一切事物。無其本能存其未者。未之有。無其躰能現其相者。未之有。是故真如者。一心也。諸法者。緣起也。有爲者。生滅也。雖千變萬化。無究極。莫非是心之妙理實相也。

法躰者。無能躰所躰。則物我自躰。以爲平等法躰。故其法力妙現諸法。而生住異滅矣。假令今天有天法。不與我關。地有地法。不與我關。神有神法。佛有佛法。亦皆不與我關。何也。我位我法躰。住我法性。而顯而密。而生而滅。乃天也。地也。神也。佛也。於我何有交涉。雖然。萬法唯一心也。若謂天有天法。地有地法。物有物法。我有我法。而各相存。則我平等之法身者。果是何物乎。夫法性無能性所性。無異無同。周徧法界。其異則同。而異。故謂之異。其同則異。而同。故謂之同。譬如大海水。同其躰性。有波瀾流動。以異其相。其作。然非離水。躰水性。有此相。諸法之相亦然。苟同躰性。則其力其作。其相。視以爲異。其於實相。未嘗不同。當知一切物我。隨緣應化之相。畢竟平等性海之波瀾。而其如異同。則同中之異。而異中之同耳。是故天有天法。經綸天躰。地有地法。維持地躰。卽天地之法。本來不二也。蓋法身无相。而其德周徧法界。故生滅於法界中者。無不依此法躰法性。以爲自躰自性。乃彼一切物我。依此法躰法性。各現其相。是其所以天因天法。爲天地。地由地法。爲地。彼此法。其法。隨所爲天。隨所爲地。隨所爲物。隨所爲我也。

天地萬物。皆因自性之法力。以生住異滅。然其生住異滅。非有生住異滅之法。蓋生有相。平無相。是此法力法作。卽爲生。卽爲住。卽爲異。卽爲滅。但依衆生常見。故有差別。若離常

見而觀生住異滅者。必知自性妙用。何謂自性妙用。是心不生滅滅。依是心生滅相。以爲能所因緣。是則自性之妙用也。譬如人自養其躬。能養所養。非於法性有別相。特是緣起法。而因果之自然而已。是故法性者。至精至一。無有能法所法。無有能法所法。故無有能力所力能作所作。則天者非由天法以爲天。地者非由地法以爲地。乃至一切物我。非由一切物我法以爲一切物我。若夫言天由天法以爲天。地由地法以爲地。則天地寂滅。無法之可成。其生住異滅。有生住異滅法。以生住異滅。則生者必始乎生。終乎生。是豈得謂有生住異滅法。而成就諸法乎。且觀生者之生前。果是生歟。其以生前無相法謂之生。則生後之法。與生前之法。無差別乎。願彼生者之法。得之無生法。無生法。卽法性之端的也。當知天地萬物。各異其相。其作是皆如來藏性之妙現。而如是有爲生滅法。卽諸法之實相也。故其爲法。不特不受諸塵垢。使一切因果。能應其根隨其機。以得善因善果者。莫不由於法性之妙用也。

法性者。如來平等之心身也。然其爲躰無相。其爲性真空。不可依根塵以感覺。何者。色身者。所謂緣起法。而殺偷淫妄。以立命根。故其所感覺者。非凝流氣熱。則聲色香味。此業因以感彼緣。此業緣以感彼因。交互感動。漸墮惡趣。何邊覺了真實性哉。雖然豈遂無可覺之道。惟未修之耳。若謂一切物我無真實。則一切物我何由而在。一切諸法何由而生。汝自爲汝。不可假物以稱自己。縱使假之。其所以假之者。將何物乎。

法界之中。一切諸法。何物爲真。何物爲妄。蓋觸身感覺者。凝流氣熱也。觸眼感覺者。明暗形色動靜也。觸鼻者。香也。觸耳者。聲也。觸口者。味也。觸心者。意也。業也。感也。凡此數者。決非諸法實相。然亦不可離此數者辨真妄。何也。以爲虛妄。則除虛妄而無一相之可取者。也。則無天無地。無物無我。一切虛妄。是名之空見。或曰。諸法虛妄。我見解亦虛妄。是亦非離諸法有此言。則知見解之虛妄。未必諸法之虛妄也。且真妙辨始置之。試問其感覺諸法。以立見解者。是果何物乎。若謂不識。則不覺之人也。以不覺心。墮在所緣。而論之。有無虛實。議之。是非得失。是所謂夢中之有無。迷中之是非耳。夫權衡不同物之輕重。故能知輕重。尺度不與物之長短。故能知長短。心者覺悟諸法。辨誠真妄之權度也。而猶無實虛妄。則其爲感也。妄感。其爲覺也。妄覺。一切是非分別。乃至有無虛實真妄之見解。亦皆妄見耳。妄語耳。要之不知我之所以爲我。則其所謂真妄。有無虛實。不過我妄想之真妄。有無虛實之相。試思自認爲自己者。果有何實相乎。求之四肢五竅。眼耳鼻舌。肝臟腑筋骨爪齒。悉是物質和合之相也。生則得死。則棄。寧可謂之本有法身乎。就一心求之亦然。

五蘊十二所十八界中。果有何實相。其所有者。只是過去宿世之業果已。則欲以對一切諸法。覺悟其實相。豈可得乎。雖然五尺軀幹。不可謂非我軀幹。四肢五官。亦不可謂非我四肢五官。故今吾開通慧眼曰。諸法本來平等不二。如是幻化。即非幻也。如是有為即實相也。何則。諸法之所緣。雖因物質和合。然物質不得自主。為心身。則此法力法作。皆是法性之妙用也。試自反觀之。此四肢五腠。果假何物乎。眼耳鼻舌肺肝臟腑筋骨爪齒等。求諸物質。未嘗見之實相。且所以變彼成此者。亦不可得。當知如是物質和合相。皆是法性之所緣也。安得謂之四肢五腠眼耳鼻舌肺肝臟腑筋骨爪齒乎。譬如火由薪而現。薪盡而滅。誰復認薪為火性。不唯不為火性。即知其光其熱。亦皆火性之所致。決非薪之所成也。吾故曰。法性本無能。法所緣。故天地萬物亦非天地萬物也。法性本無能。性所性。故因緣所生。亦非因緣所生也。法力本無能力所力。故物素和合。亦非物素和合也。法作本無能作所作。故生住異滅。亦非生住異滅也。其義何也。諸法本來無總相別相。故非差別非平等。是實如來常住不變易之相也。是故覺悟物我之實相。則無物不真實。無物不虛妄。若夫懸大圓鏡以照破一法界。不啻離言說名字。其觀物我之境界。猶如幻師之觀幻。自不疑惑。雖然如是夢中之大川。夢者之難涉也。迷中之大道。迷者之險途也。宜信諸

佛正說。以為夜途之北斗已矣。

如來藏性

唯心為宗。以生天地萬物。謂之緣起。非因非緣。忽然緣起。以應業感。為果報。謂之功德。非有非無。不來不去。但依妄見。故有差別。謂之如來。是故如來藏者。法界之謂也。法界者。三界之謂也。三界者。一切眾生之法土也。諸佛菩薩之化土也。但依妄見。故有三界之相。六道之趣。所以然者何。因緣者。假有也。生滅者。妄見也。然而一切眾生。莫不依因緣之所為。生滅之所作。其所為者。妄身也。其所作者。妄我也。妄我者。意身也。妄身者。色身也。由此因緣。乃有三界之相。六道之趣。譬如人乘小舟。航大海。不唯無津涯。將為暴風怒濤所覆沒。何謂人。意身是也。何謂小舟。色身是也。其大海者。世間是也。暴風者。塵境是也。怒濤者。煩惱是也。如是苦境。畢竟有為生滅之法也。當知六道者。汝所妄也。三界者。汝妄見也。一切苦患。無非汝妄業也。寧有出離解脫。願生之義哉。是故一切言說。乃諸佛之方便。而非真實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依如來藏。則意身無礙。依如來藏。故諸法緣起於當所。即因即緣。即果即報。即業即感。而意身獨受之苦樂。是三界昇沈之義。六趣輪回之相也。夫生滅相尋。苦樂代謝。則意身無所住。亦無所不住。而住

者受苦縛不住者得解脫苦縛者因乎愛見愛見者因乎不覺蓋衆生意身依如來藏故無礙由宿因緣故生死其所以一實有二義者諸法本來離相而即法之故也離相故真如現前即法故一心具無量法一心具無量法故因緣生滅法不可思議試看一切有情非情隨所爲因隨所爲緣彼此業感不得保常住之相今生者即今滅今滅者即今生有乍無無乍有得果而轉受報而變無始無終生滅如織東涌西沒七縱八橫然而如來藏中常自湛然無物之可比其爲之因乃無緣之可緣其爲之緣乃無因之可因乃至爲業爲感未嘗動其心抑死是何物乎若謂生者之死則其死亦生耳生是何物乎若謂死者之生則其生亦死耳其爲死爲生者果是何物乎有無虛實亦復如此當知如來藏中無有虛實有無生死之相也

佛曰六大本性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世間无知惑以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然則六大種性何所依而現乎今試就識性言之夫睡眠者呼則覺動則覺此是識心者生於聲乎將生於動乎若言生於聲與動則必莫自覺而有自覺則莫有此理若言生於虛空則无所因而顯現乎若言具於身則其身之存何故生覺不覺若言由疲勞則識性之疲勞乎將色身之疲勞乎若言

識性疲勞則誰能復其疲勞若言色身疲勞則其不覺中之識性去在何處古語有之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六識所現亦復如是當知如來藏中識心常自清淨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量循業而發現地大種性亦然大地山岳丘陵巖石皆成於極微而此極微者爲實躰乎將爲虛躰乎若言實躰縱令最小極微必有中心邊際相則未可爲極微何者就其相又當拆出許多極微若言虛躰則虛躰者虛也空也積空疊虛寧爲山岳丘陵哉佛曰鹿爲大地細爲微塵至隣虛塵拆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拆隣虛即實空性若拆此隣虛成虛空當知虛空生出色相汝且觀此一隣虛塵用幾虛空和合而有不應虛空合成隣虛又隣虛塵拆入空者用幾色相合成虛空若色合時合色非空若空合時合空非色色猶可拆空云何合當知如來藏中地性非有非無非實非虛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量循業而發現復觀彼火性金石相擊則生火此火性果在於金乎將在於石乎若言生於金與石則不待相擊彼當自燃何者火本非和合性故不可謂金石合成若復謂火無因相擊成之是實無稽之說也凡擊者物相觸之名特名耳非實躰也豈與火性之有自性者同其性哉喻如虛爲因求實躰合虛空成隣虛方無此理或言虛空爲因軋擊爲緣而成則虛空與軋擊和合成之也寧有此義佛

曰。火性無我。寄於諸緣。是蓋依諸緣以現相之義。則非無其性。因緣和合成之之謂也。當知如來藏中火性。非有非無。非生非滅。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量循業而發現。其他諸大亦復如此。

和合躰者。二物和合而成。一躰之謂也。故無因無緣。無可和合之實躰。能成和合躰者。莫有此理。夫合一則二。其一由何和合。和合竟無本因。則天地万物。不可謂成於和合。看空合乎空。不成色。色合乎色。不成空。乃至火合乎火。水合乎水。風合乎風。而不可成所謂凝流氣熱。故六大本因。非和合之所成。假令視以爲和合躰。其和合實躰。將成何和合乎。當知和合者。因緣相應之義也。決非諸大種性之本因也。或曰。諸法本來無確實相。都是自然而已。其生也自然。其死也自然。乃至顯密集散。悉自然已矣。蓋爲此說者。態度如來藏。不能開悟真實。遂墮斷無見者也。試問所謂自然者。謂諸大種性之自然乎。將顯密生滅之自然乎。若謂諸大種性之自然。則自然亦應一貫顯密生滅。以保其實相。若謂顯密生滅之自然。則非諸大種性之自然。特就顯密生滅爲自然之說者耳。譬如物在水中。其浮沈謂之自然。亦可。然其爲浮沈者。全是物躰也。豈得謂自然而無確實相乎。且夫顯密生滅者。所謂因緣之所爲。決非自然之義。猶如物之依水浮沈。若無水。則無有浮沈。要之執。

有無邪見者。不覺如來藏性。說實說虛。說生說滅。竟非真實之義。可謂分別盡不得其真。理路窮不達其道也。佛曰。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是。不是。離一切相。即一切法。汝自反省。則所謂如來藏性。正是汝一心已矣。

諸法緣起

萬法者。惟心之所現也。其躰真空。其性明覺。其爲明也。雖妙明而無所明。其爲覺也。雖妙覺而無能覺。故妙明而未嘗通自性。不通自性。故法界冥暗。謂之無始無明。妙覺而未嘗達自性。不達自性。故諸法顛倒。謂之衆生業因。蓋明之知自明。則非自明。覺之知自覺。則非自覺。何者。知彼者非彼。知我者非我。則物我相知也。眼根無眼。耳底無耳。鼻孔無香。口中無味。故明明者。非自明。必不明之見也。知覺者。非自覺。必不覺之見也。佛曰。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異同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蓋因妙明。以起無明。故明而惹塵勞。因妙覺以生不覺。故覺而招迷惑。迷惑塵勞。即業感之因。生死之根也。是故唯心真實相。雖一如也。凝則爲地。大潤則爲水。大熱則爲火。大動則爲風。大虛則爲空。大靈則爲識。大一切諸性。亦復如是。

因緣者如來出世之法道也。業感者萬物生死之迷途也。蓋萬物之生其法躰平等其法性明覺故同中立異。異中立同。同異發明。又立無異同。是以有業有感。吸引同業。捨離異業。有因有緣。以和同分。以去異分。或來或去。或生或滅。乃至顯密集散。無有其始。無有其終。夫唯然而因者無因。之所以爲因。而爲緣者無緣。之所以爲緣。而爲緣。然則因緣者何也。曰因者就宗立其義。緣者亦就宗立其義。而宗者因緣所成。而業感之府也。因緣者惟心功德。而輪回之機也。蓋諸法躰性。本是清淨真空。故應一切心有差別。應所知量有差別。應業與感有差別。其相應差別。發現世間。曰地曰水。曰火曰風。曰空曰識。而此六大種性者。非和合性。非自然性。又非實有相。然則現其相。得其名者何也。曰是緣起法。而唯心之業相也。汝且觀彼諸大種性。本是非實非虛。發現世間。則爲實爲虛。其虛也無相。其實也有相。有相者所謂宗之自躰也。上則日月星辰。下則山岳江海。其中雖一微塵。莫不。因自宗而立。因自業而現。因自作而成。因自力而致。蓋是心妙明相。是心之自業也。是心妙覺相。是心之自感也。其感與業。一切諸法之所以緣起也。雖然所謂自業者。非因自業以生。則因感而動。亦非必因感以動。則因業而感。何者。因緣以立宗。故心動於內。不同其心。是謂之業。業者異業也。異業動於內。同業援於外。是謂之感。夫異業動於內。則同業必

援之外。同業援於外。則異業必和之內。謂之業感。是故異業動於內者苦也。苦者因也。同業援於外者集也。集者緣也。苦爲因。則集爲之果。集爲因。則苦爲之果。故苦者集也。集者苦也。苦也集也。因也果也。和合爲之宗。故謂之苦集。苦集者所謂業感之府。而一切衆生之自躰也。一切諸法之所由生也。

因緣以立宗者。不因同業以生業力。則必緣異業以生業力。不特緣異業以生業力。則必因宿業以生業力。夫異業熾。則宿業必動于內。有力有作。應量循心。吸引同業。以救其所感。所以者何。異業滅而同業無所依。同業滅而異業無所依。乃至離因而無緣。離緣而無因。因緣俱無。則宿業何由獨存。然則天地萬物。自業而非自業。依感而轉。自感而非自感。依業而生。因而非因。緣而非緣。因緣爲之宗。宗者業感之府也。業感爲之命。命者輪回之機也。是放生者不必始於生。滅者不必終於滅。其如有邊際。是特塵勞之影事。人我之分齊耳。是故有造者則有同業。異業有受者則有苦樂果報。縱令無造者受者。一切諸法。莫非業感之所爲。因緣之所成。喻以是心對諸境。則緣諸塵以生愛惡。其愛也未必同業。其惡也未必異業。雖然愛以吸引其物。以變業身。惡以捨離其物。以變業身。隨其業身之所變。而生妄覺。故有因有緣。有果有報。是則一切衆生之所以生住異滅也。當知世間一切

法。悉依自業以發現。依自感以和合。一物不能自主。二物不能相保。佛曰。同業相纏。合離爲化。信哉。

唯一真心。無同無異。心識動於中。塵境現於外。名之無明業相。識與塵爲異同。人與境爲我。我所。故有因有緣。有業有感。名之生死業相。感生則業動。業轉則感變。剎那旋轉。非異爲異。非同爲同。同業異業。交相因緣。以爲成壞。名之世界業相。是故宗之爲宗。本是虛位。而因緣之所相續。業感之所發動。譬如颶風。然大氣擾動。一切爲之擾動。是言大氣自有此力。則無始無終。不與物關。豈一生一滅。有擾動一切之理哉。蓋颶者。同中立異之所爲。而同異相逐。展轉無端。初因吸集後緣。有力有作。其異者大異。而同力尤強。同力尤強。而異力亦長。如是而大。如是而強。如是而擾動。如是而吸引。終至於無同無異。而歸寂滅。是故宗之爲宗。本是虛位。而因緣之所相續。業感之所發動。即一切衆生之自躰也。若夫明鏡有心。則必轉乎自明。明玉有意。則必迷乎自光。佛曰。明妄非他。覺明爲咎。所妄現立。明理不踰。此之謂也。

正法眼藏終

統一學

學則第一

統一學者。何爲而作也。爲講人道也。爲息異言也。夫人群居。遂生。而道不同。則相背。德不同。則相亂。義不同。則相爭。利不同。則相奪。其如此。則其爲群也。苦矣。其爲人也。賊矣。以人苦人。以人賊人。君父變爲仇讎。臣子化爲惡鬼。況吳越秦楚之無親。終至食肉席皮。而莫怪。見焉不悲。非仁也。聞焉不憤。非義也。悲憤而不講救之之術。非智也。

因名而原實。原實而格物。格物而見理。見理而明義。明義而正道。正道而和其德。是統一之學也。

學則第二

樵者相携入於山。漁者相携入於海。相助以収利。農工商者。亦各有所職。出物質貨。以通天下之利。是故相助。而從乎事。取乎物。以自養養人者。衆也。兼并衆利。而獨自奉者。富貴之人也。權利之說。動無其德。開化之言。徒長其弊者。曲學阿世之徒也。夫富與貴。人欲之所歸。其爲弊。重於生。貴於命。是以盡天下之智。窮天下之術。而致于此一途。如其貧與賤。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雖有利器不濟衆雖有良藥不醫衆雖有肉帛不養衆上下異類雜然爲國法令如桎梏政理同獄則善惡不別良好等視噫人之无德寔生民之大厄也

學則第三

人生蒙昧有聖智者教之啓之理義明於心而應乎物乃能有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明其心謂之智由之而行謂之道故智者道之機也言者教之機也有物證焉有則明焉上下无異言則天下一其德內外无異言則人類一其德周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學則第四

人爲人獸爲獸獸其言一也男爲男女爲女其言一也人獸不分男女不別沒理滅情異言紛然而生燕猪盛乎同器水炭置乎一所其蒙亦太甚矣夫同者以類言也不同者亦以類言也以生言之人獸類也以人言之男女類也獸爲人之類男爲女之類則亂類滅德矣蓋事之同者異類亦從之義之同者男女亦從之是故同爲同異爲異以和其德者統一之學也

學則第五

統一之學就无異言者統之也其有異言者就物窮其理順理正其義以歸於統一理義既明而不從謂之頑不通謂之愚頑愚之民不可教也

學則第六

人之有異言必先問其所由觀其所欲而徵諸物情察諸事理可以知其歸趣矣桀狗嗜堯愛其主也獨犬吠日惡其異也夏蟲笑冰不知時也重內者卑其外重外者卑其內說利者忘其身圖富者忘其民居安者不知其危狃治者不知其亂貪生者不知其死是衆人之情也人之有異言一出於此偏情是故知類知事知時知人之所欲然後可以講斯學也

學則第七

有古聖有今聖有來聖聖者智以爲體因人而發因言而傳言之所傳有物證之有則明之故言之有誠古往今來一口無兩舌名實相合皆聖言也火燒物水潤物皆聖訓也夫婦之恩可以與知而童蒙之言猶可誦矣禹拜昌言孔子學於老聃襄弘如出於己口如發於衷心如移一器水於一器視色而眼加明聽聲而耳加聰明而現形幽而映影幽明形影出入於有無來往於生死而不疑此之謂聖

學則第八

心生意反惑其心。心在事物之先。而妄生意也。妄意對物。任意見理。是以物與心背。事不應意。加長邪念。夫心在事物之先。而妄生意。則智從而長。分別成理。理想爲善。則意爲主。智與理爲之從。主從同謀。立非義之義。應物處事。以殉其私。是人道之大亂也。夫智者知也。不可爲物先。不可爲事先。易曰。先迷後得。

學則第九

生者生於緣。故物皆住於緣。緣變則變。緣盡則滅。古往今來如是。人獸草木如是。目前顯露的的分明。何有所惑。若夫以不變疑其變者。則因此心常自寂滅之相也。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來不去。不離不離。不實不實。无始无終。无我无我。唯是一真實耳。法身元來住于此位。故生滅俱疑。有無共惑。與物不親。與事不順。謂之心病。如審此事。則非斯學之所講。

學則第十

知我之爲人。知人之爲人。是斯學之信念也。言語之所通。即義理之可通。是斯學之信念也。以人教人。以智啓智。是斯學之信念也。若夫己之所欲。加之乎人。以爲人之主。以爲人

之師乎。則蹈躄之徒。亦可以爲人之君師矣。故學不可不講也。師不可不慎也。

十八分義

一曰名。二曰實。三曰知。四曰數。五曰理。六曰想。七曰境。八曰時。九曰類。十曰我。十一曰心。十二曰心色。十三曰道趣。十四曰界。十五曰人間世。十六曰主從。十七曰言。十八曰救世。

有物有名。知名之爲名。爲一義。因名原實。知實之爲實。爲一義。格物致知。知之之爲智。爲一義。致知有法。計數析理。知數之爲數。爲一義。知理之爲理。爲一義。有知有想。知想之爲想。爲一義。有想有境。知境之爲境。爲一義。有境有時。知時之爲時。爲一義。有物有類。知類之爲類。爲一義。有類有人。有人有我。知我之爲我。爲一義。有我有心。知心之爲心。爲一義。有心有色。知心色二法。爲一義。心色爲身。有身有行。行有道有趣。知道之爲道。趣之爲趣。爲一義。有趣有界。知界之爲界。爲一義。有界有人。知人間世之爲人間世。爲一義。人間群居。遂生。親疎分類。善惡異趣。必有主從。知主從之爲主從。爲一義。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情欲動於中。而發於言。因言見情。因情知德。故知言之爲言。爲一義。正人情。而拔心苦。制人欲。而塞害惡。教人順理。從義而行。謂之救世。

救世爲一義

十八分義譯

名 假名 同名異物 異名一實

名身 句身 形身

有物而後名從之。故名可遣。而實不可除。名可遷。而實不可移。故有假名之義。執名而生心。謂之妄想。

依事立名。謂之名身。連名爲句。謂之句身。句有義身。即能顯諸義。形身 依名以顯無形之形。猶如心意情想等。

實 有實 如實 體相用

有形者。名有實。依有實。而現名。如實。如實者。必具見相二分。眼見謂之見分。物之有相。謂之相分。猶如入獸草木等。若夫鏡中之影。夢中之物。雖有見分。而无相分。是非如實。故有物必有體。有體必有相用。而執實有起見。謂之妄見。

知 現量知 比量知 推理智

觀察智 自覺智

業感知

知者。以用言之。智者。即體言之。依受而知。謂之知。依識而覺。謂之智。若不覺而分別。推理。則必受識惑。以長己見。但以次第生起言之。則現量知。生比量知。比量知。生推理智。推理智。生觀察智。觀察智。合於如實。而不執諸相。謂之正智。自覺智 知心識之所變。而合於正智。

業感知 惑業所感。因機類不同。其所感。螻蛄知雨。禽鳥知風之類也。

數 分段 一多 奇偶 无量

數有二義。一者分段。二者奇偶對生。分者分別之義。段者段階之義。奇者元始不偶之義。偶者對生成形之義。分段計物。故有一多之義。謂之算數。數之元。名奇。奇必有偶。得偶而對。對而合。合而爲物。元謂之數理。一奇。二偶。三奇。四偶。逐數而生。生生不盡。名之无量。譬如兩鏡相對現影。一因。二緣。三果等。果者第二因也。

理 理數 理法 生理 物理 義理 文理

理數 計有無消長也。陽往陰來。陰往陽來。明往暗來。暗往明來。生往滅來。滅往生來。猶如前後步。如波浪遷。高低相連。動靜相續。正負相尅。虛實相依。謂之理數。

理法 辨因緣性相也。於智爲分別智。因者就元位言之。猶如草木種子。緣者物不獨存。必有所緣。猶如草木得土而托根。得雨露而通氣。若无因緣。則一法不生。一物不現。故就物而知其因。知其緣。以分別其果報。謂之理法。

辨性相。有五法。三自性之義。曰相。曰名。曰分別。曰如如。曰正智。謂之五法。曰想自性。曰緣起自性。曰成自性。謂之三自性。

生有生理。物有物理。物外無理。理外無事。故物格而後智得其正。

義理 循理達情。謂之義理。

文理 聲音之爲曲。形色之爲容。言辭之爲章。凡有條理而不亂。謂之文理。

想 正想 理想 妄想 邪想

正想 想者。心之象也。受五官而現乎心者。謂之正想。人皆想在天地間。想在人間世。男想爲男。女想爲女。乃至君爲君。臣爲臣。父爲父。子爲子。夫爲夫。妻爲妻。乃至爲利。爲害。爲得。爲失。爲禍。爲福。爲美。爲醜。爲善。爲惡等。直心分別。而不自欺者。

理想 分別推理以爲想。謂之理想。譬如人欲造家屋。先爲圖案。未有實形。而心中自現其形者。

妄想 執意欲以思。思結爲想。其不應物情事理。謂之妄想。妄者不覺之義也。

邪想 邪念邪思。惟即爲邪想。邪想生邪義。邪者惡智惡覺之義也。

境 集諦 續諦 違順苦樂 業感所變

心生則境現。心滅則境滅。譬之夢中現境。心之所生。无不現境。故曰能現之心。所現之境。

集諦 物集作象。猶如好畫圖。

續諦 相續不斷作形。猶如旋火輪。如水流爲河。

違順苦樂 違心謂之違境。順心謂之順境。境有違順。心有苦樂。則生喜怒哀樂。

業感所變 心業所感。謂之業感。隨其所感。乃生苦樂禍福。是所變之義也。一類同分之所感。謂之同分共業。即現同境。受同果報。

時 遷流 過去 現在 未來

常變窮通 盛衰始終

遷流不止。物之情也。立時計之。即以常計。无常也。故有過現未三際之義。

變動不止。謂之天運。變通回始。盛衰復元。无往不還。時與常爲虛位。生住變滅。爲實相。

類 物類 同類 異類 比類 事類

物以類別。有同有異。異同混亂。則滅理无義。而分別智不生。

比類 通異同。而取其義。謂之比類。譬如相鼠有皮。人而无禮等。

事類 取同事。以通異同。謂之事類。譬如爭者必為優勝劣敗。親者必為強弱相助。

我 自主 无妄无疑

我者。心身之主也。心是我心。身是我身。言是我言。行是我行。生是我生。死是我死。乃至善惡禍福功罪等。悉歸乎自己。即出身於天地間。而任此大事。故有法身之名。法身者。自主之體也。猶如夢中現我身。

無真我妄我之理。趣謂之无妄。而我之有无。无所疑惑。謂之无疑。先聖言无我者。惡我意也。執我而起心。謂之我相對物為主。謂之我意。資主失位。謂之狂暴。

心 明德 他覺智 自覺智

心者。身之主也。智者。心之主也。智為主。意欲為從。

明德者。是心之全體大用也。從本以來。虛靈不昧。內外透徹。譬如摩尼寶珠。現諸色相。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心感於物。謂之知覺。知覺從於物。則我化

物。遺失本心。受境惑。是故知覺而智生。智為主。意欲為從。謂之他覺智。自知。心識之所變。而不受心惑。謂之自覺智。

心色

色者。物也。形也。心依色而生。色依心而顯。故衰世。物衰人衰。盛世。物盛人盛。謂之心色二法。蓋緣起自性之義也。

道趣

言行有所由。謂之道。有因緣而從之。謂之趣。言行者。心行之顯於外者。各從其心之所欲。而成道。感物從類而趣之。故道非一道。概乎言之。則有善道惡道之二趣。

從道而行。因果受報。以現境。故趣有苦樂恩怨之不同。

界 異熟果 等流果 增上果

趣向入界。而受生。謂之異熟果。譬如善人入善趣。以結善果。惡人入惡趣。以結惡果。等流增上者。其德等流境界。而漸增上之義也。貴賤貧富。興廢盛衰。无非此理也。亦有同分別業之二義。

人間世 群居遂生 立德行道

人間世者。謂人間界也。同分共業。群居遂生。人之類也。以共濟為道。

立德者。立人德也。行道者。行人道也。人而無人德。即非人。人而无人道。即非人。是故滅類害群。謂之惡德。猛獸毒蛇。人惡之者。有此惡德也。可以知善惡之歸趣。

主從

人群必有主從。各從其類。帥者。為之主。和者。從者。為之從。

國有國主。家有家主。業有業主。職有職主。教有教主。乃至盜有盜主。賊有賊主。惡有惡主。臣以君為主。子以父為主。婦以夫為主。民以王為主。學以師為主。是人之大倫也。

言

言者。所以通情達意也。人之有言。發於相親。通於相求。故知言者知德。知德者知道矣。妄言失親。惡言絕類。言之有失。為怨仇之媒。

救世 救主安從

欲救人者。必救其心。心者身之主也。欲救心者。必依正智。正智者心之主也。救國者救其主。救亂者去其主。惡人之有主從。无所遁於天地間。是故救世者。必先救一切之主。而后安其從也。

統一學終

教學指歸

第一章

學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夫教學者。一道也。能學者。即能教。能教者。即能學。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是故君子必有終身之憂。蓋亦憂之而已矣。

第二章

今之從教學者。則不然。教者不肯學。學者不肯行。習句讀。恃記憶。以為能事。道之不明。職是之由。孔門之顏子。世稱亞聖。然夫子唯以好學稱之。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從于教學者。須省察。今時有教育家。其所論太美。而其實多不稱者。何也。曰。教學失道也久矣。師不信道。弟子不信師。師徒異其志。相視如路人。是其大病也。夫教者導也。導者以身先之。育者養也。養者以氣化之。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清與和。蓋言其氣也。故曰。聞伯夷之風者。貧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又曰。以善服人者。未

第三章

第四章

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是故教育者。尚氣化。善行次之。善言又其次也。君子之教人也。非一道。傳命布令。令人服從不違。則刑政亦教也。是不特教細人而已。君子畏法慎刑。以為德行之防。孔子曰。君子思刑。小人思惠。若夫以刑政為非教。是犬羊視人者。不仁莫甚焉。故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而視。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第五章

代天執命。君子之職也。奉君子之教。以順天者。庶民之分也。孟子曰。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故曰。顧諟天之明命。君子之職。豈不重且大乎。

第六章

不畏天。不憚人。無義犯法。悍然縱己欲。無所忌憚。是謂之殘賊。而幸免者耳。

第七章

君子之修道也。始乎自敬。小人之失德也。始乎自棄。

第八章

道者自道也。故君子而有君子之道。小人而有小人之道。立而行其道者。君子也。匍匐而行其道者。小人也。故小人者。無所不為。無所不至。

第九章

君子踐言。聖人踐形。天人一道也。性命之說。不過論源流辨本末。夫欲知源者。為治其流也。欲知本者。為正其末也。君子之學道也。不異庶人之治職。言者。心之象。行之符。故踐形者。必踐言。踐言者。不必踐形。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君子思人之勤勞。小人求己之安逸。

第十二章

君子為修德可以繼。不為蓄財以養不肖子孫。

第十三章

君子師萬物。所以知命知性也。小人師己而廢學。所以放辟邪侈無忌憚也。故曰。萬物來證自己。則悟也。運自己以證萬物。則迷也。學者須知迷悟之分。

第十四章

性無人我。而人我各有分。命也。君子目見其性。知其命而踐之。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立命之義也。立者。猶廢立之立。

第十五章

無自欺而誠於人。謂之忠。無自欺而誠於己。謂之信。

第十六章

君子有一戒一教。何謂一戒。曰。勿自欺。何謂一教。曰。師萬物。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君子操不自欺之心。以證於萬物。可以達於至道矣。

第十七章

君子云。小人云。德行之稱也。士庶者。品位之名也。是故學者。以士自居。而修君子之德行。其不以君子自稱者。避德稱。而責任自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

第十八章

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々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是皆論士道者。學者不可以不自任矣。

第十九章

脩學。須如鍛鍊金鐵。不須如調理飲食。處事。須如調理飲食。不須如鍛鍊金鐵。調理飲食。貴適宜。鍛鍊金鐵。功力俱至。始稱精一。

第二十章

病眼耳者。不可談聲色。病鼻口者。不可論臭味。病學術者。不可語人事。孟子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處人事。豈容易哉。學須從大處着眼。而漸入精密。若依文字以取義。執一偏以認理。不失固陋。必失散漫。是故學者。苟志於道。則終始一貫。可以求至道矣。儒云。佛云。蓋道之標榜耳。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佛曰。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

月若復觀指以爲月體。此人豈惟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爲明月故。豈惟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何以故。即以指體爲月明性。明暗二性無所了故。遂他閑妄想而爲理會者。豈得達至道乎哉。

第二十一章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天道也。繼之爲人道。流必繼於源。末必繼於本。源流一性。本末一體。以成物。是之謂性德。則繼世繼代。繼功繼德。乃至衣食以繼生命。黎民不飢不寒。養生喪死無憾者。是繼之道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當知一治一亂。一興一敗。乃至禍福吉凶。存亡生死。得失等。總一陰一陽之道也。其致所以繼之之道。以保世保國。保家保身。保人保子孫。是謂之仁。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學者須向於天地萬物無窮之處。而操此心。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無他所以繼之者。仁而已。知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子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忠云。孝云。繼人之德業。而達之子孫者。是君臣父子之事。而天下生民之志也。立其德而則之。故謂之德業。

第二十二章

利於一時者。或一陽也。利於一世者。或一陽也。物極則變。是知必有一陰到來時節也。夫

第二十三章

陰陽者。物之表裏。利害者。事之始終。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君子固知有此事。而衆庶不能悟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乃教人以繼其德。亦是君子之天職也。

古人人也。今人人也。古人知有死生存亡矣。今人知有死生存亡矣。古人欲富貴惡貧賤。今人亦欲富貴惡貧賤。是故論道不可言古今。論人不可言古今。古今人。性情無異。只因時勢而生。因境遇而活。時勢境遇。漸變其德而已。凡治世之民。帶怠慢之氣。而貪安逸。亂世之民。帶殺伐之氣。而好爭勝。是故智術長於亂世。淫樂極于治世。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是人情境遇之變也。保德者不可不察矣。

第二十四章

孟子曰。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舉世爲非。不能昧其智。天下達之。不能變其操。居治而知亂。居安而知危。生乎今世。而知千歲之後。何也。感通於天下之故也。是故其言傳於古今。而不謬。謂之法言。其行通於人類。而不戾。謂之大道。自非天地改其德。人類變其性。則終不可違。

第二十五章

君子繼德。衆庶繼食。繼食者勞於身。繼德者儉於身。

第二十六章

天不與衣食。唯命勤勞。勤勞天之明命也。雖士庶之道不同。而其所以受命者。一而已矣。故曰。君子勞於上。衆庶勞於下。或勞心。或勞力。其所以事於天者一也。

第二十七章

孟子開口輒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而說到仁義。則曰。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汚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又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後儒動輒說理談性。以立得失是非之見。先聖則直以仁術義方。授於人耳。有若有言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則於救人利世。本末一貫。無些難澁之處。

第二十八章

相愛相敬。人之通性也。父母之於子。子之於父母。特厚焉耳。故曰。仁人也。以禮節義方言之。人各有生緣。而異其倫。相交有親疎。相對有賓主。尊卑之等。而親疎者。生緣之殺也。是故父子兄弟。必有交道焉。爲子者自爲主。以交於父母。謂之孝道。爲弟者自爲主。以交兄姊。謂之悌道。凡尊貴之位。主位也。卑賤之位。賓位也。在賓位者求交。在主位者受交。賓爲主而動。主爲賓而應。賓主互換。是之謂交道。即易象泰和之德也。故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若在主位者爲主。則失敬。在賓位者爲賓。則失誠。無誠無敬者。禽獸之交也。是故天地設位。而天道行乎其中矣。尊卑立德。而人道行乎其中矣。故曰。乾道生男。坤

第二十九章

道生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孝經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訓天下。則天之明。故易知。因地之利。故易從。是人倫相交之道也。始於孝弟。成於夫婦。終於君臣。乾坤合德。尊卑成功。苟無人我執辟。則洞然明白。豈敢容擬議乎。

第三十章

先在其位者。主位也。後來而交者。賓位也。故賓者求交。主者受交。賓主相對而成德。故人道尚賓主。交道之爲重矣。父子之道。天交也。次之爲兄弟。故孝弟者。交道之本。爲群之機也。譬之一身。父子兄弟。猶如心肺。孝弟猶如氣血。心肺受病。而氣血閉塞。則四肢解體。皮肉腐爛。豈能保一身乎。是故尊卑有序。足以成其德。親疎有分。足以達其道。禮記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爲人子者。孝養以酬。父母鞠育之恩。是名報恩。而父母之愛育其子也。曾無施恩之心。是誠德之至也。爲人子者。宜體此心。

第三十一章

大學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大凡物無識。則不覺。無誠。則不應。無識無誠。則人事不交。是故禮者。云必復也。云必報也。此道也。爲人之常道。而在父子兄弟。特親而已。

第三十二章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父兄者，其門內之大賓乎。

第三十三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放心而視，放心而聽，謂之非禮，其不復故也。放心而言，放心而動，其心不存，誠敬故無施報之心，謂之非禮。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第三十四章

古之學者，尚德行。今之學者，尚記誦。雖稍有志者，任意解聖經，以為學成業就，是一大病根也。不除此病根，則道終不可行矣。彼其意以為：吾能解難解之義，以聰明臨於人，以學辟術於世，如斯則與曾子三省、子路恐有聞之志，相違遠矣。陽明王氏深憂知此病根，乃立知行合一之說，以欲救之。謂之對症藥石，則可矣。然彼王氏，以是立自家宗旨，隱然與朱說對峙而成一家之說，遂致未學之徒，擢于海月無暇之難，是藥眩眩而其病不瘥者乎。予以謂：先知後行可也，知行合一可也，有兩可。故有兩說，是皆實驗實證之說。有一分獨得之處，排彼不可，執此亦不可。要之學在行實，若無行實，則何學之有。何教之有。若以貪欲勝他之心，而求學術長智解，假令盡妙理得奇特，是猶野狐學得四韋馱之類耳。

第三十五章

無學者，不必無知。故教以進於明。無學者，不必無行。故教以進於善。無學者，不必無道。故教以就於正。乃知教學者，知行之前後，非所問。唯願其正邪如何而已。故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是為學之要件也。

第三十六章

道在中庸，行尚中庸，而中庸之義，易解而難擇，易悟而難守。孔子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若夫任意行，已所欲，則艱難苦行，不異於乞食匪人，好勇輕死，亦徒猛獸蠻夷之類耳。

第三十七章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堅守此教戒，願之於行實，則中庸可庶幾矣。

第三十八章

好利，好名，好奇，好異，好勇，好難，好愛，好逸，樂辟其所好，而失道，利之與名，非有善惡，奇之與異，非有善惡，愛患之與逸樂，非有善惡，但任己所欲，而自取境界，是乃為惡。故君子重利不妄費，惜名不苟汙，處於憂患而不失平常，居於逸樂而不失操守，是所謂安安而

能遷也。

第三十九章

儒者守道傳教者之稱也。同於佛家之所謂僧寶。今以儒名。孔孟所傳之道。猶以僧法名。佛法為太不倫。蓋如孔孟其人。以君子儒自任。而所以其教人者。人道而已。聖賢之道而已。聖賢者人之師範也。尊崇其教。可稱聖教。不可以儒道稱。

第四十章

僧道傳於我國。化為遊惰之民。儒道傳於我國。多生疎放之人。是教之害人。人之害教者。不可不察也。

第四十一章

僧者。長齋以仕鬼神之人也。吾固敬之。但惡其奸譎欺人。無視人道者。儒者守道傳教。以救斯民之人也。吾固崇之。但惡其偏僻自恃。不脩人事者。

第四十二章

有執着衣裳。而喪身者。佛為說出離解脫法。後學誤以裸體為真。以不假脩治為道。汗而穢體。傲然不覺醜辱之在身。學老莊者。亦墜此魔境。

第四十三章

昔者嘗聞和魂漢才之語。今也則見和痴漢愚之人。可嘆哉。

第四十四章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者。合於人。而不合於文字。合於禮義。而不合於理想。

第四十五章

禹聞善言則拜。大舜舍己從人。取於人以為樂。是吾師也。孔子曰。三人行。則有我師焉。是

故匹夫匹婦之行。猶可學。童蒙之言。猶可聽。況聖教佛說乎。吾惟敬一行之聖。而愛一念之佛也。

第四十六章

聖人者。有言之天地也。天地者。無言之聖人也。此語出於兎專使。言簡而義大。孔子曰。吾欲無言。又曰。天何言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聖言哲語。如合符節。孟子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者。於是乎有驗矣。兎專使者。白隱禪師之書名也。

第四十七章

宋明儒者。大抵階於孟子而進於道。可謂知津者矣。性善良知之說。以立宗旨。以期成德。用意周密。着眼公正。所以為後學者。可謂親切懇到矣。然後世傳其學。反為道障者何也。彼宋王者。一向欲使學者。理會其宗旨。故宗旨之辯。尤勤。遂成性善良知之窠窟。後學得之為珍。動輒立學派。以相爭。出已見。以相排。以為守道之大事。是固雖後學之過也。源頭已帶一分禍根。則不善讀孟子之過也。夫孟子性善。言人之通性而已。決非為發明性善之理也。而其所以為說者。孟子元來接人之方術耳。故王說曰。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々焉。是誠性善也。人之通性也。孟子固已付度之。豈敢舉四端。一一推究。而後知哉。夫因人之通性。誘發

第四十八章

道心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是則聖人設教之大權。而如其辨是非者。蓋教學不得已之辯也。若人無此通性。則不可教。不可學。而不問世古今。不論國內外。教學之所以未嘗至廢絕者。人類悉有此通性故也。如彼荀子性惡說。是亦發於彼性善。其憂世也深。其憐人也切。善善惡惡之心動於衷。而道眼不明。摸索不着。遂作此穿鑿之說耳。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後儒之言性也。大抵失乎鑿矣。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是教學之方術也。原始而反終。正本而直末。是教學之要道也。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濛濛焉。爲隱爲見。紛雜無所擇者。迷蒙之民也。邪魔之道也。是故論性亦可也。說理亦可也。須簡而明。易而達。但惡穿鑿。嫌艱澀耳。則如孟子四端之說。爲盈科也。爲成章也。故簡易明達。一無深難之處。從教學者。須致意。若夫主張一理而不止。則招人之異議。相共纏縛乎是非之見。不能達於至道。佛呼之。爲愚痴憍慢之衆生。故曰。疑義勿質。直而勿有。

第四十九章

孟子四端之說。乃言善之一端而已。良知之說。亦言知之一端而已。元來善者。對於惡而立名。若有無惡國。其人不作惡。則善名不可立。是故善惡者。就行業而言之。是爲本義。夫行業者。心念之動而形於外者。故及心意上。而立善心惡心之名。遂推究此心之生起。以

第五十章

爲性善之說也。故性善說。不可以孟子四端之說爲究竟。苟發於性情之自然。而爲善端者。悉爲性善之證。知醜美。知好惡。知利害。知仁不仁等。何物非人之性善良知乎。故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孟子只通大體。而舉易辨之一端。以示於人而已。

第五十一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盡心者。盡是心之委曲。而不存餘力之謂也。正直。思慮。忠恕。誠敬。好惡等。是皆感於物。動於性者。自盡所慊。自盡所安。一々徹底。而無加我意。則人之天性。自然顯露來。是之謂知性。故曰。自誠明。謂之性。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天者。知天命之謂也。

第五十二章

欲往而不往。欲反而不反。學者爲操心不堅實。故擬議不來。遂爲不辨藥毒底之痴漢。何謂藥毒。曰仁不仁是也。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於仁。學者做此機境。則必脫不來之病。是亦孟子所謂盡心之道也。

王學主良知。其說曰。致良知。而合天理。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何物非致良知之道乎。如是亦是一種之說也。而與孟子之所說不同。却與佛說般若波羅密多相似。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乃舉知之一端。以示其本然而已。夫良知良能者。禽獸亦有之。但如大學所謂慮而得者。獨存於斯人。然慮得之道。豈

易言乎。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蓋聖賢之所憂，而學者之所困。欲使天下衆民能之，抑亦難哉。故孟子舉所人々不慮而知者，而擴充之，以達於天下。是教化天下之要道也。今夫父自知爲父，子自知爲子，兄自知爲兄，弟自知爲弟，夫自知爲夫，婦自知爲婦，君自知爲君，臣自知爲臣，是亦良知也。聖賢之教人也，必因此良知，則可以達於天下矣。當知良知之說，與四端說同，謂人之通性者。如是了得，亦不以害孟子立言之意。

第五十三章

大學以明明德立太宗，性善良知等之說，乃爲注脚。孟子已爲注脚，至乎宋明儒流之說，不免逐亡羊入岐路。學者須放下從前之惡習惡見，而直下窮明。夫明德者，此心之謂也。佛云：心不在於內，不在於外，不在於中間。又曰：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無是與不是，無非與不非。離一切相，即一切法。又曰：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華。是皆通此間消息者。抑我有一團靈光，不可自昧，又不可名貌。強名曰心。上則日月星辰，下則山河大地，中則人獸草木，明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幽而魂魄鬼神，都爲此一團之靈光。能所對立，有如是者，目前顯露，歷々分明。學者勿向外馳求，勿向內尋

第五十四章

思。勿放失，勿揀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吾嘗下一轉語曰：形色明德也。惟知命者，即能踐之。親民之親字，從自他相交之上說，其意自通。然程子新字之說，頗爲穩當。何者？明云：新云：元來一意已，但從自他分上，且爲自新新民之差別。共是去舊染而復明德本分者，非有他意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當知先聖着得一新字，而一洗天下。豈唯自新他新而已。夫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眼也。即異同之見，亦唯仁與不仁耳。經曰：一佛成道，觀見法界國土草木，悉皆成佛。自新新民，何足言乎。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第五十五章

維摩經曰：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詔衆生，來生其國淨土者，心意清淨之義也。淨我心地而住之，因所住之義，或稱上，或稱國。故曰：心淨即淨土淨。夫直心者，謂不自欺，猶如赤子也。孟子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是也。若有人持人我之見，以對物，則於自新新民之道，恰如受大患，有何淨地。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發率。聖人不爲凡情枉至道，乃以自新新民難能之故，不可廢大人之學也。所謂止於至善者，與菩薩之取淨土同一意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仁與不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仁而已。存心於仁，而無異念，謂之止於至善。孟子所謂雞鳴而起，孳々爲善者，是也。諸佛通戒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持此聖戒，造次顛沛，不敢或放失，是止於至善也。儒佛有性善戒善之別，所謂止於至善者，猶如戒善。佛因通戒而立戒定慧三學，以爲菩薩之所學。大學立三綱領，以爲大人之所學。雖彼此有詳略，其義一也。自淨其意，是佛教大宗，與大學明德毫無不達。而其止於至善者，戒也。而定而靜而安者，通爲定之進修功用，其虛而得者，慧也。佛者以佛智爲極致，大學以至善爲大歸。彼以出世爲要，此以脩身爲本。月舟禪師曰：別無聖解，唯盡凡情，及其至也，則一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故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由是言之，仁云：義云：戒云：慧云：假令言行如法，非至道也。中庸述此事，尤爲精密。曰：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第五十八章

孟子曰：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然則舜將行何事乎？學者須默識神通。

第五十九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是孔子述自得之意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學者到此境，乃堪讀學而之章。後儒舌耕爲生，聖言哲語，一併胡說亂道，以投凡俗。與市井講談者流何擇？教學之廢頹，至此而極矣。

第六十章

曾子三省之章，是教學之關鍵。進修之正路，恰如武士臨陣，單刀直入，肉薄而戰者曰：傳不習乎？學者須銘于心肝。

第六十一章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其如性善良知之說。蓋取之左右耳。佛曰：我按指海印放光，汝舉心塵勞先起。此一段事，學者須細工夫，是決非一朝悻悻之所能也。夫代天執命，君子之職也。學不可一日廢之，教不可一日怠之。吾年三十，心竊憂斯道之湮滅，專事述作，著王法論，無盡藏論等。當時自謂已得道眼，爾來二十有五年，進俯不忘，今著此書，以誥來學。教學之難可知矣。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不食不寢，然後始知學之可貴矣。

第六十二章

佛法入震旦，捨經取論，頗長於理論。儒家隱然與之爭衡，漸失古道。時有達摩多羅，似豫

第六十三章

知有此事者得々而來。喝破曰：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晴天霹靂，轟然震地，軸定是空前絕後之一大快事也。

第六十四章

知有性而不知有命者，有矣。其弊也。學而為頑，知有命而不知有性者，有矣。其弊也。學而為愚，不信有性命，唯逐理數，求知術者，有矣。其弊也。學而為慢，或變為奸諂，是皆雖因其人品性，然教學之過者，蓋十八九矣。

第六十五章

夫至道者，性命之道也。決非理數必然之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窟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內存其心，外修其身，以俟命，內外相得，而不可遺，是之謂立命。曲禮曰：毋不敬，儼如思，安定儼安民哉。所以存其心者，是而已。

第六十六章

宋明之儒，好談性理，而至命則略不語。吾竊怪之。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是與。告子所謂色、食、性也。生之謂性，何有別異。但不得命，則不能遂其性。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又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於天道也，命也。有父子焉，有君臣焉，有賓主焉。

有智慧焉，有聖凡焉，是命也。受命而盡其道，即命也。故仁義禮智，只是從命之道也。然求之於性，必得四端。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君子求之於其性，擴充以達於天下。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學者須深思省察。

第六十七章

神變謂之易，神智謂之佛。故易道者神道也。佛道者神學也。不究神學，則不能盡神道。孔子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十翼之說，略得神學之簡要。但不如佛大乘之顯明。故兩經相解，以易通於佛，庶幾乎其不謬矣。

第六十八章

易經者，一陰一陽，畫以示象，盡變即因果至數之理。決非卜筮之書也。但有好奇者，惑於禍福者，借以託其術，所謂索隱行怪，自古有之。然君子不取焉。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則觀象逆數，而通於神，以豫知其變也。忽然念起，名之第一機，即心筮也。一機動，二機一念生，二念相續，作象而吉凶分矣。是故君子唯慎此神機。

第六十九章

心之神明，名明德，天地之明德，名神明。道者合內外之道也。故曰：至誠如神。盡其心，而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天。知天者知命。知命者自敬，自敬者敬人。敬人者敬鬼神。敬鬼神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中庸首章之意也。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鬼者萬物之精靈也。神者天地之威靈也。均是靈也。而死生變形。幽明異名。猶如一光有五彩。接物而變態。是以聖智猶疑鬼神之性情。孔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蓋合鬼神爲一體而言之。則神靈之意也。乃神乃靈。彌淪於天地間。而爲物之司命。故曰。陰陽不測。謂之神。莊周者能爲神語者也。其言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事固有不。易解者焉。但古之人。有生知。彷彿通其故。自無異念。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後世人意熾盛。專尙術慧。漸失正感。正覺。異解紛起。邪見橫生。吾竊悲斯人之迷蒙也。乃至誠之所感。格敢舉。此難解之法。以誥來學。學者須諦聽焉。

第七十二章

精氣爲物。魂魄寓之。魂之與魄。蓋物之靈也。神者動而同於物。交於魂與魄。而更加威靈。則魂魄鬼神。未始有一異之分也。但有靈源。有支派。而分流爲差別。神者體物。而現威德。魂者得形。而受大患。是魂神之別也。魂之在幽冥。名之鬼。鬼者物之終歸也。故君子敬鬼猶敬神。

第七十三章

靈氣蘊蓄。而爲衆生魂。合於魄。而得身。寓於物。而自託。一生一死。與物相遷移。恰如印子。形認影而遷。影招形而移。業感之力。輪迴之緣。相執持。而恒久無止時。譬如水與冰。久結

第七十四章

不解。遂受虛妄之形。生則起欲貪心。以自悲。死則望所緣。而留執念。恰如睡夢。夢魂未嘗離見聞所親之緣。要之無始從來。勞苦心神。染污靈性。纏綿執著。永留此不覺之身。是之謂迷鬼。聖人深悲此因緣。是故合鬼神而正其位。拂拭不淨。慰安神魂。悠久與天地同其德。是鬼神祭祀之大義也。是故人而不祭。所親之鬼。不祥莫大焉。其祭之也。自修清淨法。以去惡德煩惱。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盡禮盡敬。加持靈德。令其鬼速復平等神位。是人事之至嚴。人倫之極致也。故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若有人。苟合鬼之意。欲祭之。以非禮供之。以不淨。以求私福。則鬼之與人相憑。而墮於迷濛。汚神德。亂人倫。橫入於惡趣。惡鬼得便。而乘之。盡未來際。惱亂無止時。可畏可慎。若有人。聽受此說。其心不生敬信。則其人死必爲惡鬼。故此說。聖人佛陀最後之說也。

今人所稱神者。大概鬼之類也。假令稱天主。稱梵天。帝釋。悉是意欲之靈也。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之誣也。蓋爲有此事。故有此言。夫神人一致。天之德也。無爲而無不爲。無作而無不作。詩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其功用顯明。有如是者矣。其變化不測。有如是者矣。此誠不可思議之感應。即神之績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是故君子受天命。直以靈體爲道源。盡心養性。以事天。修身正行。以立命。乃吉德凶

德。總而不與。只解鬼之惑業。度人之迷情。令靈光被於四生。則足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所謂奉天時者。奉天命之謂也。是則所以盡人道而應于天之道也。

第七十五章

不知命。則不得命。不得命。則不得身。不得身。則不得便。不得便。則不得利。不得利。則氣飢心渴。偏向於水邊。而取活。是之謂餓鬼趣。

第七十六章

小人憂其身。君子憂其心。捨身則易。捨欲則難。捨欲則易。捨心則難。是故執心者迷。捨心者達。

第七十七章

統一學者。故而己。性而已。擴充以達於天下之道也。一貫古今。而能盡人性。洞達內外。而能通其故者。必達此道矣。

教學指歸終

韻文體

題洋行日記

錯心於地球之外。而後當能觀地球之真景。吾友得庵。識高於天下。蓋錯心於地球之外者。非邪。歐洲紀行告成。余雖未讀其書。暫書所自信。卜豫言之當否云爾。

明治二十一年二月於熱海客舍

辱知 隈 山

序

國文日記之類多矣。唯紀貫之。獨標卓異。寥寥。千載。蔑能及焉。今此書出。而紀氏逡巡欲避矣。其所以然者。豈可易言哉。

丁亥 藤月

敬宇 中村正直

はしがき

古代のしれがたき事を知るは、古歌の音調、古文の語勢によりて。しらるゝ事なり。こは當時の語を以て、かきもしよみもしつればなり。さるに今人は、古言を眞似、古文に擬して、よみもしかきもすれば、後人今世の事をしるにまどふことなるべし。われは古歌古文によりて、往昔の事を知りながら、後人をまどはずは、誠に不實といはざるべからず。今此日記をみるに、今の俗談平語を以て書れたれば、いまみるにもわかりやすく、後にいたりても、まどふ事なかるべし。

かくてこそかきおくかひはありそ海、なくや千鳥のちよの後まで。

資 之

洋行日記

明治十九年の春二月十二日、麴町の邸を立いづ。知れる人々、新橋の停車場に集

ひ來りて、別れを告ぐ。殊に親しき人々は、横濱まで來れり。即ち田中氏の待設けたる別荘にいざなふ。伊藤大臣、谷大臣、其他の人々と、碁を打ち、物語などしてあそぶ。夕暮に諸氏に別れて、高島氏の家に行く。晚餐何くれと心盡しのもてなし、身内の人のごとし。主人留守なればとて、内室の心つかひ、いとねんごろなり。心知る人々と物語して、夜の更るもしらずやうく四時頃寝につく。

十三日 朝早く起出て、船に乗る用意をなし、朝餉を仕舞ふて出立つとき、鏡にむかひたれば、松波資之氏のよめる。

かへり來てふたゝび君がうつすまで、かゞみの影の消ずあらなん。

かへし

うつしおくころのかゞみくもらずば、千里の外に君を見るべし。

人々おくりて船にいたる、船は佛國の郵便船、ヒオルガ號なり、日出三竿、錨を抜て港を發す。

十四日 朝晴きのふの出船の後より、我が部屋に入て寝て、今日の九時ごろ起出て、見れば、船はやは紀の國の大島をすぐ。夜の八時ごろ、神戸につく。棧橋に

迎ひの人々來りて、ねんごろに悦びをいふ調度取片付けて、船長に別れを告げて、歩行より光村氏の家にいたる。主人と何くれ物語して、こよひは早く寝ぬ。

十五日 二時の汽車にて大阪にゆく、藤田氏の高麗橋の家につく。兼ての事なれど、よろづの設けいとねんごろなり。知れる人々集ひ來て、わけもなき事どもいひはやす。妓女のとしよりたるが、昔の事など語りいで、興ずるもおかし。

十六日

十七日 雪降る晝頃より造幣局砲兵工廠にゆくついでに、美術會を見る。日暮より、明道協會の人々に招かれて、銀波樓にいたる。けふの寒さに心地あしかれば、早う歸りぬ。夜半の頃より、胸いたみいと、苦しけれど、兼ての持病なれば、さしおさへて寝ぬ。

十八日 心地なほわろく、熱つよし。人々打よりて見舞ふ、醫師を招き、藥をすゝめ、看病いとねんごろなり。憶ふに過し一月の半ばごろ、風の心地にて打ふし、二月に入てや、心よければとて、十二日といふ日を期して、旅立の用意をなすに。なほ常ならざれど、七日頃より起出て、をちこちのしるべ宮大臣がたにいとま

申にまかりて、寒さしのぎにとて、酒のみ、勢ひめきて、過しければ。今は風の氣は去りて、持病の留飲いたくおこりたるなりけり。兼ては船便を待て、神戸より上海を経て、香港に行かんとおもひ定めつれど。何となく身體のよわくしう、持病なれど、常よりなやみつよく、心もとなければ。そを思ひとまりて、今暫し保養を加へ、直に香港に行かんと決す。十九日、廿日、廿一日、廿二日、廿三日、打臥して保養す。知れる人々、かはりく來りて見まふ。

廿四日 北野の別業にいたる。觀音堂建立の爲にとて、書をかく。此別業は、山中氏の物なれど、余が意に叶ひたれば、得庵と名づけて、吾がものがほにはからひたれば。主も其意に任せて、わが別業とよぶ。

難波がた生ふてふあしの世ながらも、かりてこゝろの安き庵かな。

廿五日 廿日會の人々に招かれて、自由亭にいたる。人々書を求む。數紙に筆を揮ひて、九時過る頃かへる。

廿六日 大阪をたつ。人々送りて、梅田の停車場に來りて、別れを告ぐ。神戸まで見送る人々三五人と、光村氏の家に宿る。

廿七日。廿八日、諏訪山の温泉に浴す。

三月一日 午前十一時過、佛國郵便船「メンザレ」號に乗る。船には横濱より乗組來りし中村加藤などいふ人々あり。此日日和うららかにして海面に波瀾なし。送る人々、船まで集ひ來て、出船の頃、棧橋にいづ。船出てやらねば、一時ばかりも、皆々棧橋の上にてたゞずむ。船よりものぞきて話しをす。船やうく動さ出て、棧橋をはなる、人々帽子を打ふりて見送る。船よりもおなじやうに名残を惜む。次第く遠くなるまゝに、人々立去るやうに見えねど、いつとなく影も見えずなりぬ。部屋に入て、調度など取片付けて、心をやすめて打ふす。夕くれ頃、甲板に出て、打望めば、船ははや由良の戸を過て、阿波の沖を走る。淡路島かすかになりて、何となく心ほそし。

おもひかね海原とほく見かへれば、かすみにもる淡路しまやま。

二日 小雨降る、晝頃日向の沖をすぐ霞みて山を見ず。夕くれ近くなりて、大隅のみさきをめぐりて、薩摩ふじを遠く望む。雲棚引て、氣色いと物すごし。沖のかたに、種が島、竹島、硫黄がしまなど見えかくれして、風あらく波立さわぐ。吾が

國の島山を見るは、けふをかぎりとおもへば、物かなしきことかぎりなし。浪花に在りし頃、加島、菱洲が、平家を語るを聞し時、康頼が歌に、「薩摩がた沖の小島にわれはありと、親にはつげよやへの鹽かせ」。これをおもひ出て、

さつまがた沖の小島をあとに見て、ゆきとかたれやへのしほ風。
戀しといふ事は、かゝるをりにやいふべき。なべて世にいふ戀は、物のかずならず。

三日 晴、西北の風よく、茫々大海一片孤舟。

芥子の中に入るとしきけば、果もなき海もこゝろの影とこそ見れ。

四日 さのふにおなじ。船長が三年こしに陸に上りてとまりけるに、何となくかはる心地して、夜もすがら寝られざりしなど語るを聞て。

おのづからその世となれば、おそろしき浪の枕もふしよかるらん。

をりく雨ふる、神戸を出て、よりやうく暖かになりて、けふは吾が國の四月頃の心地す。寒暖計十四度餘りなり。夜に入て臺灣の瀬戸をすぐ。

わかれこし波路はるかになりけり、ゆめにも人の影うとさまで。

五日 晴けふもなほ臺灣の瀬戸をゆく、かすみて見えす。昔し國姓爺鄭成功が、此島によりて明朝の爲に力を盡し、ことを思ひ出で、感慨ふかし。午後一時の頃より遙かに支那の山を望む。

六日 曇朝早く起出で、見れば船は香港の瀬戸に入る。氣色よき處なり、さながら吾が國の安藝備後の海に似たり。島々の間を過る程に、兩岸の氣色、見るまにうつりかはりておも白し。瀬戸の口より屈曲して二三里ばかりも過ぬれば、島と陸との懷ろに、大船つどひかゝりて林をなす、其の島のかたを香港といふ。水際より家屋立並びて、山の腰に打かさなりて見ゆ。七時過頃錨をおろす、支那人のはしけをもしつどひて、せりあふさま、吾が國の横濱などにおなじ。只異なるは、男女老少一船に打まじりて、立働くなり。これは一家ともに、船に住めばなるべし。八時ころ人々打つれて、はしけに乗り、波戸場にいたり、歩行にて領事館にゆく。領事南貞助氏は、古くより相識る人なれば、手を握りて互に無事を悦ぶ。うさくもの風のまに、まかす身の千里の外にあふぞうれしき。

三井物産會社の人々來りて、彼是と宿を心配して、香港「ホテル」といふにいざなふ。

四階の上の部屋なれば、階子をめぐりてのぼるに、足も疲れて、物うさ心地す。家のかまへ、吾國にては、いまだ見ざるほどのものなれど。すべて三階四階の家、いらかを並べて建たれば、此地にては、さのみ大厦ともおぼえず。しばしやすみて、文をしたためて家におくる、其端に書付けゝる。

海山をへだて、ぞしる、へだてなきころのうちに、見ゆるおも影。

かたいとのよるべなき身は、いたづらに袖に影そふ人なつかしも。

七日 曇、午後三時過より、南氏にいざなはれて、公園にゆく。

草も木も見なれぬいろにしげりあひて、かはる境のしるき園かな。

山の腰をはるか東に過て、此處より港のうちを望む、氣色いとよし。

山はそびえ水はかすみで見ゆるかな、旅のうさそふゆふくれの空。

日のくれより、清輝艦に招かれて、人々と打つていたる。夜の更るまで、乗組の人々と物がたりす。かゝる遠き國にまで、軍艦の來て、御國の御威稜をかゝりやす事、のうれしければ。

日の御はたたかくかゝりて、仇まもる御船ぞ國のひかりなりける。

八日 晴晝過るころより、人々と山上にいたらんとて、竹輿をやとひ、腰打かけて、何かの事ども語りつゝゆく。支那人四人にて昇き、山に登ること、平地を走るがごとし。吾國の山駕籠などよりは、乗心地よし。山上にいたれば、をちここに家屋ありて、峯つゞきに道をつけたり。商人などの別荘と見ゆ。山の最も高き處に、旗を建て、四方より船の來るを知らする處あり。こゝの眺望いはん方なし。北の方は支那の陸地にして、山々打つゞきて、波濤の如く。西南の方は、島々見え、さながら畫に似たり。此地昔は南越のはてなれば、唐宋の人も、偏士といやしみ嫌ひたれば。かゝる境のあらんとは、誰か知るべき。世うつり事變りて、昔の鄙も、今の都となるためしにたがはず。かく開け、ゆくは、此地の幸といふべし。山を下りて、領事館にいたり、日のくる、頃、三井組の招きに赴き、夜の十二時頃、汽船に乗る。此船も、佛國の郵便船にて、*ラクシウス*と名づく。大きき、*オルガ*などよりは、一倍もあるべし。すべての構へ壯大なり。

九日 曇朝はやく起いづ、港の氣色、初めにかはらねど、何となくゆかしき心地す。支那人の物賣者多く來りて、品々を甲板に打ひるげて商ふ。又こゝより乗船す

る人ありて、己がまに、小舟或は小蒸汽船に打乗りて來る。男女兒ども打交りて、一時は混雜いはんかたなし。十二時ごろより、送りこし人々、別れを告げて、みな、船を下る。中に親しきとちと見えて、港の出口まで、小蒸汽船にて送るもあり。又手拭など打振りて、別れを惜むあり。人情いづくも同じぢもむきなり。港を出て、しばし島々の間を過るほど、氣色ちもしろし。遙かに香港の山を望むころは、船の中物靜かに、やうく、大海の上に出てたり。

十日 晴朝早く起出て、みるに、四面山を見ず。氣候は吾國の六月ごろに似たり、寒暖計二十六度。海平かにして、一點の波瀾なし。船長の心つかひ、やすからぬ事のありければ。

大かたはこゝろにたがひゆく船も、うき世の中のためしなるらむ。夜に入て、暑いよつよし。土用頃の夜にちなじ。

十一日 快晴朝出て、浴みして、夏の衣を取出して着る。午前九時、安南の山を右に見て過ぐ。けふは心地あしければ、打臥しぬ。

十二日 快晴朝起いづれば、柴棍の河に入る。岸には川柳の如きものしげりて、

水に浸りたり。さながら刀根川行徳あたりのさまに似たり。水浸々として流急ならず。船よりのぞめば、兩岸堤なく、水田の中に、所々人家あるを見る。吾國の農家のさまに似たり。河の幅は、四五丁もあるべく、水深くして、船は岸近きまでよりに進む。六十間もある大船の、かくやすらかに往來するは、又奇といふべし。暫くして、横川に入ると見えて、川幅二三丁ほどになり。曲折すること甚しく、忽ち西忽ち東と、めぐりて進む。程とほからぬ處に、家屋烟突などの見ゆるは、柴棍府なるべし。ツヒそこにと思へど、川の曲折多ければ、いと遠き心地す。七時過る頃、やう／＼につさぬ。船を棧橋によせて繋ぐ。岸よりわづか十間ばかりなり。人々と打つれて、馬車を雇ひ市中を見廻り、公園にいたる。樹木のさまは、香港より一しほかはりて見ゆ。公園の中に、動物園あり、象虎蟒猿山猫駱駝、其外鳥類も多くをりて、見馴れぬものゝみなり。樹木は近き頃植たりと見えて、大木はなし。椰子檳榔子など、見事に生ひ茂りたり。此日の暑は、五月晴の甚しきが如く、堪ふべからず。總じて市中の趣は、香港などに及ばざること遠し。商人は、洋人支那人など、軒をつらねたれど、盡く見るに足らず、極めて陋劣なり。安南

人は、多く馬丁船丁などの賤業をとる。顔かたち吾國人に似たれど、氣風柔弱にして、男子もさながら婦人の如し。骨格もきはめて短弱なり。

人の國のほろびしあとを來て見れば、草木のいろも物あはれなり。

十三日 曇朝七時、錨を抜く、曲折して河を下り、十一時頃、サンザックといふ處にいたる。柴棍河の海に注ぐ處灣をなし、其東北に突出てたる山岬をいふ。兩山双角のごとく、其中間僅かに平地あり。山の尾に添ひて、樹木生ひ茂りて、家屋まばらに、景色よき處なり。吾國を立出てしより、始終大海を過れば、たま／＼山水樹林のあるを見れば、心嬉しく打眺め。吾國にも、かゝる處ありなどおもふなり。兎角するうち、船は大洋に乗出て、水天渺々、微瀾縵るが如し、寒暖計二十六度。けふも心地あしければ、打臥す。

十四日 快晴風涼しく、初夏の心地す、寒暖計二十九度、けふは少し心地よし。

うちよしてあを海ばらを見わたせば、水のかぎりは雲のやへがき。

十五日 快晴朝七時ごろ、新嘉坡の瀬戸に向ふ。左の方に島見ゆ、山とてはなし。小高き岡打續くと見えて、さながら帯を引つらねたるが如し。遠近ありて、濃淡

ちのづから分れて、いまだ見馴れぬ氣色なり、漸くにして港に入る。小島重りて、川にも入るかと思えし。船を棧橋につなぐ頃は、八時を過ぎたり。吾國の郵便汽船會社の遠江丸も、同じ棧橋に在り。これは歐洲より日本へ歸るものなるべし。いとなつかしくおぼゆ、寒暖計二十九度。暑いやまして堪へがたし。陸に行て、涼しき處を求めて、しばしやすまんとて、例の馬車を雇ひて行く。土人のさもあらく、しきをのこ馬を御するに、打たゝきて、走るさまいさましくも、またあやふし。船のつきし處は、本港の西南のかた、小山のうしろにあり。石炭積入るゝ場所なりとぞ。故に市中に出るには、凡そ二十丁計りもあらん。此處潮來れば海となり、潮去れば潟となる處にて、入沼のたぐひなり。かゝる潮の中に樹木の生ひ育つは、いとあやし。しばらくして市に入る、支那人の店軒をつらねて、陋隘なるものあり、綺麗なるもありて、大やう繁昌の有様なり。市中を行くこと程ありて、ホテル「歐羅巴」といふに至り、車を止む。廣き家の、かけ離れたるに入りぬ。此處は玉つきなどする處なり、二方打開きて涼し。腰打かけてやすらふほどに、暑はかはらざれど、此處は海邊にのぞみて、港の氣色も、居ながらに見え。かつ樹

木覆ひて、風吹き通し、何となく心地よけれど。けふの午後の四時より、船出づるときけば、長居もならず。それに歸るさ、公園も見んとおもへば、いそぎ車に乗る。東北とおもふ方に馳行く、歐人の住居多し、家居もまばらにて、道の氣色よし。樹木の縁に茂れるに、紅紫などの花の咲たる、竹林のさま、殊にめづらかなり。商人の花園と見えて、處々に門あり。家居は遙か樹林のあなたにそびえたる、いと趣きあり。かゝるをりから、白雨ふり出で、一しきり道も見分かぬばかりなりき。さしも暑かりし日の、頓に涼しくなりて、旅の疲れも忘れたり。

世の中にかゝるためしもありと知れぬ、嬉しきゆふたちの雨。公園に至れども、路わろければとて入らず。車を歸し、どことも知れぬ谷間木の間を、經廻りて船に歸る。

ふかみどりまばらに花のささいて、見も習はざる道をゆかしき。此土地のいやしき者の子供、小さき船に乗來りて物を乞ふ。人々五錢拾錢の白かねを、海に打なげやれば、三五人飛び入る、其さま蛙の水を潜るが如く、姑くしてうかみ出づ、必ず拾ひ得て失ふことなし。何やらん口々にいひて、手にて打まね

く。四時ごろ船いづ瀬戸のいとせまき處をくねりてすぐ氣色よし。しばらくは小嶋居並びて水海の中をゆくが如し。嶋々の汀に海水に浸りて木々の緑にしげりたるは。山の低ければ河の洲などに、蘆かやの茂れるに似たり。岸を飛びはなれて水の中に大木のほつく立てるは、さながら洪水の田園樹林を浸せるが如し。

十六日 曇雨あり。寒暖計二十九度晝の頃は三十二度。大海中に小嶋あり、クロジャバと名づく、かたち相摸の江の嶋に似たり。樹木鬱葱として、遠く望めば神仙の岩室かと疑はる。

十七日 晴午時寒暖計三十度。「ロンドン」の瀬戸をすぐ。右は即ち「ロンドン」嶋にして左は「スモダラ」のみさきなり。島は周圍二三里もあるべし、山勢甚だするどく、樹木茂りて。新嘉坡あたりの嶋々とは、氣色更に異なり。左の方は、全く「スモダラ」の極西端にして、遙かに山々打連りて、雲間にそびえたり。香港を出てより、かゝる洪大なる山水の氣色を見ず。海邊の趣きは、恰も讚州高松邊の如く。山は海につき出て、内懐る廣く平らかなるあたりに松原と見ゆるは椰子の樹

なるべし。處々に烟の立ちなびきたるは、人家なるべし。岬の所に燈明臺あり。

むら雲のかゝる影だになかりけり、ゆふ日まばゆきスモダラの山。

シヤムの人新嘉坡より乗組みて在り、王族のよし、顔かたちいやしげなり。婦人三人ばかりと、小兒を具したり。男子は西洋服をきたり。婦人のよそほひは、國風にやいとあやしき筒袖の白き襦袢とも見ゆるを着て、裳には、湯巻のやうなるものをまとひぬ。模様は吾國の更紗の風呂敷に似たり。左の肩より右の脇へ、斜めに薄き絹をうち巻いて、髪はうしろになてつけて、襟のほどより切りたれば、吾國の未亡人の撫髪におなじ。かく髪などには、飾もなければ、寶石多き國と見え、耳環指環にいと見事なる金剛石を飾りたるは、ものゝ釣合はぬ心地す。

十八日 晴朝寒暖計三十度、午時も同じ。けふは朝より頭痛になやみて打臥す。林子平の父兄訓をよむ、人々必ず一讀すべき書なり。船中歐洲人の乗組、凡そ五六十人もあるべし。其中婦人十人餘、五六歳より十歳ばかりの子供、八九人ばかりをり、朝早くより甲板に出て、狂ひ遊ぶさまいとまめまめし。婦人は書をよむあり、手仕事するあり、子供に物教ふるあり。すべて物靜かに、おとなしく見ゆ。

吾國の開化めきて、刻まはる婦女子の態にあらず。されど柔弱の態なく、おのづから守る所ありと見えて、上品なり。けふは浪ありて、船少しく動揺するを覺ゆ。香港を出て、より風波の荒き日とは、一日もなし。恰も油の海をぬめり行くが如し。けふなども風はなけれど、大洋なれば、おのづから水のうねり高きにや。十九日 晴、寒暖計二十九度あまりなり。此の頃は二十九度より、三十度前後にて。夜晝のたがひなければ、いと堪へがたし。昨夜寝られざりし疲れにや、こよひは早くより寝る。二時頃眠覺めたれば、甲板に出て、月を見る。満船物靜かにて、波の音たうくたり。

大そらにすみわたりけり、わかれこしわがふるさとの春の夜の月。

二十日 晴、朝二十八度涼し。右の方錫蘭島を望む、遠山波濤の如し。船行くに隨ひて山を見ず。海岸の一帶霞みて見ゆるは平原なるべし。午前十一時、「コンボ」の港に入る。氣色よしとも覺えず。港の入口に、大石をたゝみて、波除を築きたり、長さ八九丁もあらん。こゝは船を陸より四五丁隔て、錨を下す。土人のはし舟をこぎて來るもの、香港などの如くいとさわがし。其舟の形ち、一種

異様なり。幅せまきこと、漸く人一人腰打ちかくるほどにして、長さは四尋より、五尋もあらん。舟底は少しふくらみて、深さはふかし。横に七八尺ばかりの腕木を、二本さし出して、其先に大木を結び付けて、水に浮けたり。此木の釣合にて、くつがへらざる者と見ゆ。少し沖合に、釣などをするを見るに、みな此舟のつくりさまなり。港は西向なり、其の南の方はり出て、灣の形ちをなす。こゝに商館などを立てつらねたり。夫より東北の方は、一帶の松原の打續くと見ゆるは、椰子の林なり。かく椰子の多く茂るは、これまでに見ず。東京を出るをりに、釋の雲照和上より、「ゴール」といふ所の「ゲネラトネ」といふ人を尋ねくれよとて、文を托せられたれば、こゝに來りて、案内をする者に問ひたれば、「ゴール」は。他の港の名にて、これより四十里もあらんなどいふ。さればこゝの佛寺に、名高き僧のおはすやと聞きたれば、大よを港より三十丁ほど離れて。英佛の詞にも通ぜし高僧おはすよしをこたふ。さらば其僧にまみえて、法の事ども聞かんとて。人々と打つれて、小蒸汽船に乗りて、陸にのぼり、車をやとひて、案内するものいざなはれてゆく。道のほど三丁がほどは、家立ちつゞき、大そう繁昌に見ゆ。そ

れより湖水のかたへに添ひて道あり、氣色打かはりて心地よし。湖水の廣さは、見わたしたる所縦横十四五丁もあらん。岸には雜樹おひ茂り、近き磯は、緑の色を水に浸し、遠きは霞みて、其の趣きよし。中に小島いくつもあり。小蒸汽船などの走りちがふさまも、おもしろし。やう／＼ゆくほどに、左にくねりて、土人の家居ある處をすぐ。樹木まばらに、歐人の莊園とも見るべきもの、左右にあり。低き岡をのぼるやうなり。かやうの處を過るほどに、馬車を引とめて、此處なりといふ。見れば寺院ともおぼえぬ家、二三軒ばかり、一つくるわと見ゆるうちにあり。門としてはなく、木にて四尺ばかりの犬よけの如きものを戸とす。案内する者に付て入れば、煉瓦石にて作りたる中央の家にいざなふ。二階に登れば、卓子腰かけなどもありて、悉く西洋の品と見ゆ。驅鳥沙彌ともいふべきもの、四五人出來りて、めづらしげに取圍みて立てり。袈裟は吾國の律僧のかけたるものと同じく、色は黄なり。裸體にてこれをつけて、右の肩をあらはしたるは、畫にかける羅漢の像とことなることなし。机の上に、日本板の瑜珈誦下の巻と、阿彌羅帖五の一卷あり。傳來を尋ねれば、過し頃日本の人持來て置しよしをいふ。

暫くして老僧出來る、年の頃七十餘り、身體肥大にして、顔色たくましく、さすがに此土の知識と覺えたり。名札を出して、事のよしを告れば。老僧の曰く、ゲネラトネは、吾弟子なりと。雲照和上より頼まれたる、法の事ども聞きたれど、英佛の詞も、よくは通じがたければやみぬ。老僧の名は、マンガラといふ。別れて立出づれば、案内する者、小さき辻堂めきたる處にいざなふ。入て見れば、佛の涅槃像を安置せり、白蠟石を以てさざむ、製作いと拙し。臂を立て、枕とし、目を見はりて、佛像にも似ず。さらに殊勝の姿なし。されど北頭西面に安置して、種々の花を御前に多く蒔散らしたるは、さすがに詣づる人のあるにや。

北まくら西のちもては、三つの世にかはらぬ君がすがたなるらん。そこ／＼に門を出て、車に打乗り、もと來し道より歸る。彼の湖水の傍らを過るほどに。道を隔て、蓮池あり、もはや葉を出して、一面に青みわたりて見ゆ。案内する者にさけば、今より三ヶ月を過れば、花開くよしをいふ。されば吾國の六月頃なるべし。時候の替りたる土地なれば、さもあらん。此國は、南天竺の極南に在りて、大陸とは、一水を隔てたる島なり。佛の經に所謂楞伽山とは、此國の

事なるよし聞つたへたり。楞伽とは不可往の義なりとぞ。昔は福德衆に勝れし神仙などにあらざれば、往くこと叶はざりきとなん。佛在世に、此國にいまして、大慧のために楞伽經を説きたまふに。凡夫の輩は、その法會に參ること能はざりきとかや。世の中降行くまゝに、人の徳とろへて、智を競ひ利を争ひ、水火の力を以て神通にかへ、遂にかゝるめてたき國をも踏あらして。今は尋常の者といへども、利の爲に命をも抛つほどの者にあらざれば、住馴れぬべくもあらずなりたり。吾國も古往は、唐土より神仙の靈地ともいひ傳へて、此上なくうらやみて、秦の始皇帝は、徐福といふ人をあこして、不老不死の薬を求めたりといふ。げに有がたき國なりき。されば國土は、人の業力によりて、移りかはり行くものなれば。人の徳とろへ、利をのみ争ふに至れば、いかなる勝境も、忽ち穢土と變ずべし。松島の松を切て薪とし、和歌の浦の渦を埋めて、鹽やく處とするも。其時の人心には、よき事とあもふなるべし。

けふも暑つよく、しばらく、ホテルに入てやすむ。商人の、此土の産物寶石などを携へ來て、ひたすらすゝむれど、大かたは見し事なき品にて、價のほども知られぬ

ば。かぶり打ふりていなむも、いと本意なき心地す。三時過る頃、船に歸る。七時船錨を抜く、夜食すまして、甲板に出づれば、月いまだ出でず、ほのくらさに、ニコソポの港の燈明はるかにかゝり、やきて、ものさびしき心地す。

二十一日 晴、寒暖計三十度。朝より風あり、波はたちたりとも見えねど、船少しうごくやうに覺ゆ。夕ぐれちかくなりて、海のつら鏡の如く、一點の波瀾なし。日の沈むころは、西のそら、紫に紅の色を染出て、雲にうつり水に映じて、さながら錦の如く。佛の西方に極樂國ありと説き示したまひしは、かゝる氣色を、まのあたり見て、人の心にさもありなんと思ふなればにや。

二十二日 朝二十九度、午後二時ごろ三十一度。暑つよし。

二十三日 晴、朝二十八度。

二十四日 朝二十八度、午後三十度。

二十五日 晴、朝二十七度、午後三十度。午後三時頃より、ヌコトラ島を左に見て行く。全山少しも草木なく、山骨あらはれ出て、誠に奇怪のさまなり。巖石の色は赤黒く、古き庵などの崩れたる焼土の如し。地獄といへる國などは、かくも

ありなんとおぼゆ。船は一里餘を隔て、過れば、其さまあざやかに見えて、いと
おそろし。かゝる處にもすむ人ありて、其數六七百人もありといふ。もと海賊
どもの遁れ來りて住移りしものよし。島の流れ、大よそ五十里ほどもありて、
其幅三十里に下らず。されど水は、島中に唯一ヶ所湧出づるよし。航海の便よ
りいは、誠によき處なれど。餘りに惡土なれば、さすがの洋人も、捨ちくなるべ
し。船少しはなるれば、遙かに嶮山の岨々として雪を凌ぎたる、一しほの趣きあ
り。唐畫の山水などにあるべきさまなり。

二十六日 晴朝二十六度、午後二十九度。曉早く起き出て、甲板より見わたせ
ば、在明の月一人残りて、つれなきさましたる、いとあはれなり。

ありあけの月影しろく波さえて、ふねうつおもすしかりけり。
二十七日 晴朝二十七度。七時頃はるかに「アデン」の山を望む。船やう／＼に
すゝみて、朝餉を仕まふころ港に入る。港の西北の方は、海につらなりて遠く亞
刺比亞の諸山をひかへ、烟霞渺々として、景色糺糊たり。「アデン」の山は、港の東に
そびえて、巉巖岨々として草木なく、其の様あたかも古屋谷の盆石を海面に並

べたるが如し。島の東北さし出でたる處より、一帶の砂洲ありて、陸地につゞく、
これを望むに汀を見ず。又港の眞西に一島あり、「アデン」の島よりは小さく、其姿
は似ざれども、盆石の見立はかはることなし。されば「アデン」の港は、東と西に島
ありて、東北にかけて、砂漠を引廻らし、南の一面打開きて、大海に臨む。島の波戸
場ある處より、十町ばかり隔て、錨を下す。此島の名高き水溜め見んとて、十一
時頃、人々と打つれて、陸に上り車にのりて行く。此處の土人も、あらく／＼しく馬
を打たゝきて御す。磯邊の道を、北東にさして行く程に、山の尾の上ながく海に
張出てたる處を、くねりてのぼる。此處に古城と見えて、巉巖の間に、石を疊みて
塀となし、唐畫にも見るべきさまに、處々やぐらめきたるものも見ゆ。岨に至れ
ば、山を切ちとして、通路を開きたり。此城升形のやうの造りさまにて、門を構へ、
中にいとふるめかしき大砲、二三つを居ゑたれど、これを守る人とはなし。此
處を過れば、廣き山懐ろに出づ。下り路に、七八丁ほどゆくに、市ありて家屋立
並び、顯然たる一府をなせり。これぞ「アデン」のもと市なる。東の方海に面して
港あり、されどせまければ、大船つどふべき便あし。故に今の西南の港を以て、

本港となしたりと云ふ。馬車を馳て、北の方より南をさし、人家の中を過ぎて、山の麓に到れば、所謂名高き水溜の處なり。車より下り、歩みて石壇をのぼる。こゝらには、樹木多く植付れたり。されど日々水を汲てこれにそゞぎ、やうやくかれざるまでなれば、林をなすには至りかたかるべし。水溜の處は、山けはしく、谷切り立てたるが如く。其谷の口に、廣さ十間ばかりの處を、切石もて堤を築き、その中は漆喰もて塗り固め、廣さ一反ばかりのもの二つありて、水を貯へたり。其のあくにいたれば、小さき水溜の幾つもありて、谷より流るゝ雨水を留めて、次の方なる水溜におくるものと見ゆ。今は水溜れて、一滴もなし。谷口より、奥行六十間もあらん、廣さは三十間ばかり、漸々にちゞまりて、形ち長三角をなす。此處に來しころは、空に雲かゝりて日を遮り、海上より吹來る風涼しく、凌ぎよし。寒暖計は三十度五分、見めぐり果て、歸りには市中を見ん、などかたらひて、馬車に乗る。取者に其よし告れば、法外に金をくれよといふ。皆々腹を立て、もと來し道より歸る。大よそ見わたしたる處にては、暑を凌ぎて見るべき甲斐なき處と覺ゆ。馬車の通りし處は、ことごとく土人の住居にて、いときたなく。歐人

の止住する者も、多くあらざるにや。大厦と見ゆるものは見えず。船に歸りし頃は、南の風吹いて、涼しきこといはんかたなし。此地は、名にあへる暑のつよき處なれど。此度は、却て、コロンボなどよりは、凌ぎよきやうに覺ゆ。土人の子ども、小さき舟に乗來て、錢を乞ふと、新嘉坡にかはる事なし。船より食の餘などを取捨れば、魚多く集り來る。同行の人々、手々に釣針を投ずれば、四寸ばかりの鯖のやうなる魚、釣にかゝる。かもめの波間に、心やすげに見ゆるは、吾國のものとかはることなし。

海士の子がたからあらそふ波の上に、眠るかもめのうら安けなる。夜の八時ごろ、船を出だす。これより紅海に入る。

二十八日 晴雲あり、暖計二十八度。西北の風吹出て、波立さわぐ。佛經に説置かれし外境界風、颯蕩心海、識浪不斷。といふ意を、おもひ出てし。

風ふけば、あだに立ちそふ沖つ波の、よるべなきこそ悲しかりけれ。

一時過る頃、「ベリウム」といふ鳥を、すぐ亞弗利加の中なりとぞ。小島幾つもつらなりて、氣色よし、山の形も、アデンなどは、打かはりて、けはしからず。樹木はな

けれど草は生ふと見えて青く黒みて見ゆ。磯邊に難破せし船二艘あり、帆柱打をれて斜めに傾き、半は海に沈みたるいと哀れなり。かゝる遠き島根にて、かゝる憂目にあはんは、苦しき極みなるべし。午後二十九度。

二十九日 晴、雲あり、朝二十七度、風吹くこと昨日に同じ。

三十日 快晴朝約廿五度、涼しき事秋の日の如し。午後二十七度ばかり、紅海は風なき處にて、たま／＼吹來るは、亞弗利加、亞刺比亞の沙漠を過ぎし熱風なれば、肌にくれて心地よからざるよし聞えりしに。此度はいと涼しく、風さへつよし、是は常ならぬ事にや。夜は二十三度位なるべし。

三十一日 晴、朝二十四度、けふは風吹つので、波大なり。船の動搖すること、吾國を出てより例しなし。午後三時ごろより、やう／＼に風よわり、波も低くなり行く。五時の頃、兄弟島を左に見て行く、島は至て小さし、周り三四丁もあらん。かさうすき挽白を二つ並べおきたるがごとし。其の二十丁ばかり西の方に在りて、少し大なるは、兄島なるべし。此處に燈明臺あり、煙突高くそびえたり。亞弗利加の山、遙かに西南のかたにつらなり、夕陽しづみ、殘霞雲に映じ。遠山の氣

色、鋸の齒の如くにて、おもしろし。

四月一日 晴、朝十八度、肌寒し。亞刺比亞と亞弗利加の山を東西に望む、其間四五里もあるべし。紅海も行きつくし、午後一時頃、スエスの港を、煙波漂渺の間に見る。兩岸せまりて二里許り、山はことごとく銅色にはげ顯れて。裾野より海にかけて、一帯の沙漠と見ゆ。此日風なく、波靜にして、鹽の中を行くが如し。二時過る頃、港の沖に錨をおろす。

波あらし八重のしほ路を渡り來て、海のすゑすのうらのゆふなき。

「スエス」の港は、遠淺なれば、船の錨をおろす處は、陸より一里ばかりもあらん。遙かに家屋の立つらなりたるを望む。其さま、さのみ繁昌の地とも見えぬ。例のごと、土人の物賣に來る者多く、大概は埃及人にして。これまでに見し印度などの人よりは、人品よく見ゆ。四時ごろ船進みて、堀割に入る。堀口は、港の東に在りて、波戸を海中に築出だし、其鼻に家屋もあり。見るがまゝに、さすがに大作事と覺ゆ。暫く進めば、其幅せまりて三四十間ばかりなり。船の行くこと、犬のはしるほどにて、はやからず。兩岸は堀取し土を積たれば、見渡しなし。されど折

々低き處より望めば、一面の沙漠にして、沙の山波濤の如し。風に吹立てられて、かやうに成りたるものなるべし。夕餉したゝむる折ふし、食堂の人々俄かに立さはぎ、甲板に走りいづ。いかなる事の出来るかと思ひて、立出て見れば、他の船三艘、堀のかたへによせて繋がり。其中に佛國の兵隊を乗せてあるは、ことごとく甲板にいて、音楽を奏す。わが邦、便船の無事に過るを祝ふなるべし。人々帽子手拭など打振て、會釋するさま、いとさましげなり。折しも四十餘の婦人予に向ひ、目に涙をふくみ、うれしげに何やらん打語る。語通ぜざれば、心若しくも、首もてうなづき居たりけるほどに、同行の太田氏來りて、何か互に語らふ。後にさけば、わが兄弟の、安南の國、東京に行くものよしを告るにてありき。わが兄弟とは、同國の人を、親みていふ心なるべし。歐洲の婦人の、軍事をよそごとせず、勇むさまを知るに足る。夜の七時頃、船をとめて、今宵は溝中に泊す。二日 朝、十八度、曉五時ごろより船をやる。夕はいと寒き心地す、寒暖計十六度に降り。九時過る頃、船湖水に入る。湖水の廣さ、流れ十里、幅二里あまり。岸に樹木なく、打見るに心地はるれど、氣色はよしとも覺えず。一時ほどにて、又も

堀に入る。十二時ごろ、湖水をすぐ。西の方に村落あり、「イスマイヤ」といふ。樹木も見ゆれど色黒み、何となくよわりたるやうに見ゆ。此の處に埃及王の離宮やうのものあり。けふは天氣うらゝかにして風なく、氣候も日なたに脊をあたいめて、心地よし。かねて紅海の熱風、堀割の塵沙と聞けば、いと、苦しき事と思ひ居たるに。此度は聞しにたがひ、かく難なく打過ぐるは、我々同行の幸なり。船に勤むる人の、二十八度ばかり航海せしに、紅海にて、冬着を着替へ、かく涼しく堀割を過ぐるは、今が初めてなりと語りき。夕四時頃、左の方堤を隔て、海を望む、渺々として際限なし。この處は、「メンザレ」と名付くる潟なり。あさければ、船をやること能はず。これにそひて、二十里ばかりを過ぐれば、「ボルザイド」に至る。頃は夜の九時なりき。「ボルザイド」は、地中海に出づる堀割の口に在り。堀割の工事出來しより、取設けし港にして。追々繁華になりゆき、歐洲諸國よりも、出稼人多く來り住す。船の着さしは夜中なれば、土地のありさまは、見ること能はず。船は岸より三十間ばかり隔て、つなぐ。人々と打つれて、陸に行かんとてはしげをやとひ、波戸場より歩行にて行くほどに。物賣る家より、人出て來て、何

やらんいひもて、袖ひかん許りに、あとに付添ひ來るは、物買ふことを勸むるなるべし、いとうるさし。西洋の手踊狂言めきたるものありとて、人々と打つれて入る。廣き家に、瓦斯の燈火多くともして、きら／＼しく。正面に舞臺あり、高さ四尺ばかり、其まへに音樂を奏するもの、男女左右に七八人ばかり居並ぶ、音調は賤しげなり。物識る人にさかせなば、亡國の音ともいふべきか、浮而峻なり。されど旅のうさをやるには却てよし。暫くして役者めきたる者出來たる。これも男あり女あり、高らかに唱ふ。一曲奏し終れば、見物の人々、手打鳴らし、沓もて板間をたゞく、響る心なるべし。殊にをかしく覺えしは、一人のをのこ、高帽子に小禮服を着、手眞似身振などしつゝ、何やらんかたり出づ。聲に高下はあれど、曲折なければ、歌うたふとも覺えず。其さま吾國の開花めきたる人のそぶりに似て、興あり。これも物眞似のたぐひなるべし。吾國を出てより、一船の中に、一月ばかりを過ごし、暑になやみて、心元なく。たま／＼港に入るも、見るもの聞くもの、何となくうき事のもりて、今ははか／＼しき氣心もなし。かゝるをりに、かやうのあてやかなるものを見物するは、實に保養にもなれりと覺ゆ。十一時頃

船に歸る。十二時過より、船出づるときけど、寐て知らず。

三日 晴朝二十度、けふも日和うら／＼かに、空打霞みて、春の日の心地す。午後二十二度。

四日 晴朝十八度、曉ごろより、北風つよく、波あらうして。船の動くごとに、物の落つるおと聞こゆ。起出でて、甲板に上りて見れば、さすがの大船も、波にもまれて、右に傾き左にくねりて、船あしもしどろなり。折々波を打入れて、氣色すさまじく見ゆ。午後二時頃、右に、カンヂ島に添てすぐ。此島蔭になりて、風なき波靜まりたれば、船中の人々起出でて、悦ぶ。此島は、トルコの領地にして、其流れ百二十里餘あり。海岸より山けはしく、されど處々に畑もあり、村落も見ゆ。高山には、眞白く雪をいたゞきたり。やう／＼人の住むべき國に近づきし心地す。夕ぐれごろより、風やみ海靜かなれば、島をはなるも、惱みなかるべし。

五日 晴朝十九度、波風なし、終日山を見ず。

六日 曇朝十八度、曉に伊太利亞、シ、ットの瀬戸をすぐ。おぼろかに見渡せば、島のかたに善き港あり、シトといふ。此島の府にして、家屋も多くありて、繁昌

の地と見ゆ。陸の方にも僅かの市街あり。吾國にていはゞ赤間關に似たり。これを過れば、小島散布し、陸の方山々かさなりつらなりて、高き峰には雪をいたゞきたり。心からとて、歐洲の境に入る心地す。やう／＼沖にひかひてゆく程に、左に「ストロンボレー」といふ島を見てすぐ。至て小さき島なれど、かたち不二に似たり。火山なれば、西の方よりうすく烟を吐く。麓に人家ありて、山の中腹まで畑を耕し。誠にけはしき頂より、燒土のしなだれおちて、次第に畑をつぶすと見ゆ。其さまいとあそろしげなり。東南のかた峯より海邊まで、燒土のすべり落ちたるを見る。午後二時ごろ、はるかに那不留の「ベズトフ」山を望む。四時頃「カブレ」島をすぐ。「カンパチル」の岬と相對して、瀬戸をなす。此島は斷崖絶望きり立つるが如く、よほどの絶景なり。島中に村落あり、處々の絶壁上、又は巖窟の際にも、家屋あり、殊に面白き景色なり。夜六時過る頃、那不留港につく。此處より上陸する者も、さなき人も、打交りて陸にゆかんとて争ふ。予は太田氏とかねて此處より上陸する心組なれば、荷物とりかた付けて、やう／＼に立別れて出づ。加藤中村氏などは、馬耳塞まで行く。此處にて別れをつぐ、其折よみて

おくりけるうた。

波風のあらしなかくゆくもほ船の、ともにちぎりしことなわすれそ。

はしけに打乗りて、税關も事なくすみて、馬車にのり、「ガラントホテル」に至りしは、はや八時過る頃なりき。

洋行日記終

書洋行日記後

人生の快樂は、其未だ見ざる所を觀、其未だ聞かざる者を聽き、雄都舊京を周遊し、其興亡の由來を探り、名山大川を跋涉し、其景勝を探るに在るか、得庵鳥尾中將の西するや、散士頗る之を羨む。未だ久しからず隈山谷中將亦歐米に使命するに會し、散士其末班に加はるとを得て、竊かに期す香港に追逐せむと。到れば早く已に西す。當時思へらく、錫蘭島は佛法の靈地なり。先生豈に暫く錫を茲に留めざる勿らむやと。到れば亦既に西に

去る。悵恨懷に往來せり。其年の仲秋。澳都の近村に滯留す。先生伯林府より來會し。同樓に宿し。終日討疑論辯。往々夜半に至る。閑あれば紅葉を踏み。水崖に釣を垂れ。吟咏亦多し。時に勃留峨利亞の亂起り。妖雲歐東を覆ひ。山河慘澹の色あり。散士先生を勸めて。形勢を視むと。俱に多惱河を下り。匈都に入る。惡疫流行。道路梗塞。通ぜざるに會し。恨を抱きて返る。繼て先生東より桑梓に歸り。散士西より英米を経て歸朝す。其間記事頗る多し。梓に上せむと欲する久し。唯風塵の中に憔悴し。閑人必ずしも閑ならず。荏苒今日に到る。今先生に先鞭を著けらる。散士之れを讀む。未だ蔗境に及ばずして。筆を留むるを惜み。首を延べて以て後篇の出づるを待つ。

明治二十一年一月

於熱海浴舎 東海散士

得庵詩文序

詩文者。言語而已矣。言語者。身意之發於口而已矣。是故身口意三業相應。而十善自全者。其詩文無不善。無不善則無不巧妙矣。觀諸聖賢佛陀之所作。可徵也。周公詩若文。盡善盡美。郁々乎盛。孔子之詩。唯存泰山梁木數句。而易象傳皆押韻。有似詩者。如其文。則所謂天之未喪斯文者。以斯文爲任。即以斯道爲任矣。佛陀之瀾翻長舌。極其善巧。經則其文。偈則其詩也。雖以屈原莊周之大才。而不足以望其項背。洵千古之鉅觀也。夫何以至於此耶。豈非由于三業相應。而十善自全耶。後之作詩文者。或徒求工巧于字句之間。而不知反省之於身意。猶欲水流之清。而不察泉源之濁。可謂惑矣。得庵鳥尾君。學窮儒佛之奧。識達當世之務。囊著王法論。今刻此編。讀者當知身意之善者。發於口亦無不善也。君嘗印施慈雲尊者十善法語于

世蓋非獨行善于其身亦勸人爲善汲々不怠如此其詩文欲不善可得乎。

明治十七年八月

敬字中村正直撰

得庵詩文一

古今體

余詩放縱汗漫絕無風人閑雅之趣然發胸中無盡之意遺困窮憂愁之嘆者豈不與古賢人同歸乎夫心動乎中萬境應於外相感而作聲是謂之志吾志之所之誰知其言之合道與否乎若有同感者讀之句句或爲金玉否則瓦礫之不若矣涓叟投釣竿而西山有餓夫所守者異而所遇者不同則喜怒哀樂之情亦必有相反者也。

失題

故國三千里思人獨倚樓山々日落遠水々月浮流。

王師征台灣有感

人道誠忠報聖君紛々時事不勝聞西風八月清秋好去向青山看白雲
一穗殘燈滅又明沈々遙夜送秋聲搗衣砧上千家月應照征人萬里情。

失題

花流知水暖柳動見風輕一夜春愁雨金閨多少情。

薩賊伏誅記喜

千兵殉國幾人還百戰功成骨作山得々先生無箇事風流何以報人間。
有馬山中

流急狂風起山深驟雨來清閑忘日月籬下長青苔。

墨江賞花

春江遠望水無涯千里紅雲繞酒家莫使騷人看子細枝々只怕著空花。
度函嶺

鳥道遙通幽谷間前程更望幾重山先生不用鷄鳴術落月蕭條度古關。
初夏

雨泥青苔上。風生綠竹陰。北牕眠自足。起坐聽幽禽。

庚辰四月。請閒養痾。移居浪華。以十七日發東京。賦一絕。留別諸友。

我是東西南北人。風流到處物光新。京城又去爲何事。只剩買春錢一緡。

相州途上

西指函關聳半空。征鞍吟斷落花風。行々不問前途險。五十三程詩趣中。

函嶺山中二首

路窮生一路。山盡又重山。詩客吟思苦。撚髭過古關。

人行青嶂上。家在白雲間。關外迴湖去。仰看不二山。

清見寺

躑躅花開四月山。微風吹面上禪關。佛臺荒廢無人賽。十里青松繞海灣。

濱松途上遇雨

山河遠隔更思君。落魄還憐舊將軍。古驛蕭條寒食雨。一鵝啼破暮天雲。

過桶狹間

此地由來鬪兩雄。老松帶雨泣春風。人間莫復論成敗。竟是茫茫一夢中。

謁伊勢神廟神風歌

神祖神明悲吾儕。天風吹遍蜃蜺洲。神子神孫守茲土。道風自存八千秋。富嶽高聳爲坤軸。日月長懸照萬國。君民有分非偶然。大道分明順帝則。仁義道德果法塵。天下一家保天真。區々何論儒與佛。唯心清淨闔國人。吾上。大廟頌古道。手捧幣帛仰蒼昊。寶刀斷邪魔。明鏡照妙心。正是沒字經。神人相交深。君不見五十鈴水湯々流不竭。神路山上白雲鬱。

長谷寺

倚山高架古香臺。紅白牡丹傍磴栽。無用道人殷七々。花初開處我初來。

到浪華下居城南天王寺村

飄然來此卜居人。即是悠悠物外身。談道乾坤生氣魄。賦詩山水入天真。瓠壺貯酒時留客。瓦釜煎茶長養神。別有仙緣君識否。浪華城下不埋塵。

著無盡藏論

床上書千卷。榻畔酒半樽。一讀超十地。三杯知四恩。茫茫三界裡。經營別乾坤。空中認鳥跡。水上留刀痕。有無吞了去。吐出一家言。

送三好重臣之東京重臣時進中將

把酒送君往。高歌披吾肝。三杯君未醉。一曲吾淚潸。拂淚更勸酒。且語濟時艱。得失談笑裡。成敗指呼間。將軍民司命。武事豈等閒。令嚴勳失德。法密却生奸。惠褻長輕侮。威竭引誘。治兵猶治國。至誠醫傲頑。臨別進此語。爲君賀登壇。京城遇親友。應報吾心堅。撫劍悲白骨。投筆見青山。

訪山縣舍雪於旅亭席上賦此

國步艱難日。合離西又東。豈爲不同道。亦唯有窮通。客舍三杯酒。江樓一枕風。何日重相遇。情濃語默中。

詩仙堂

來吊詩仙舊草堂。扶疎野竹透頽牆。壁間題字無人見。獨立秋風送夕陽。

偶成

携兒出草堂。閒步上平岡。一望疎林外。寒鴉帶夕陽。

歲寒三首

俯仰乾坤小。自容一介臣。誰知風雪裡。辛苦老成人。

寂寞書牕外。早梅開一枝。可憐風雪裡。獨有主人知。未肯化龍去。無人摧作薪。幸然風雪裡。散木比靈椿。

庚辰歲暮

閒居溫酒撥爐灰。遮莫寒風吹雪來。閩國艱難年又晚。一家流落事多推。文章空有回天力。學道何堪濟世才。試對梅花卜人事。春心暗動掌中杯。

辛巳歲旦

鷄鳴即起。一家團樂。祝新正。既而朝曦上東牕。瑞氣滿眼。心胸如洗。是知堯天覆自由身。舜日照自得。心乃作詩曰。

足矣三杯酒。蕭然一草堂。年回春意淺。人老醉味長。心事與誰語。只望天一方。只望天一方。日邊高且遠。鵬翼無培風。王臣實塞々。吁又何言哉。犬馬報一飯。

吊高橋勝政

高橋勝政。常陸人。以勤王起。西游長州。入游擊軍。爲人剛壯勇武。爲衆所推。任隊長。參軍謀。屢從戰陣。有功。明治維新之後。爲陸軍大佐。既而以病退職。爾來修道。嗜文學。好談性理。多所發明。余親交有年。目爲畏友。去歲之春。余去東京。勝政送余至大磯驛。

將別乞言。余曰。不能安國家者。宜善其身耳。相揖而去。今茲一月三十日。長瀨時衡以書報其亡。作詩哭之。

新政亂天紀。正氣鍾常陽。常陽出烈士。燦如日星光。回天有機軸。闔國勤我皇。君本常陽士。生來金鐵腸。一劍任天下。萬里辭家鄉。西遊我故國。自得萬夫望。是豈偶然耶。當知真忠良。及天下無事。誤學楚人狂。敝衣經瘦骨。窮居嘗糟糠。爲流俗所笑。意氣獨颯颯。明治太平日。君言待文王。狂言在我耳。狂者入北邙。傷哉聞君訃。作詩淚成行。英魂何處吊。只見山蒼々。

送川上操六之宮城鎮臺

忽過吾門者誰也。鞭聲驚覺野鶴眠。繫馬門柳通名刺。威風凜々上賓筵。相見直問三世事。音如洪鐘旨幽玄。廣舌從來世所怪。爲君漫說小洞天。客星熒々照長夜。世眼不見日月圓。人間果爲爭奪境。山河竟是渡頭船。茫茫乾坤誰是主。還爲群生轉堪憐。君唯低首聽吾語。聽了仰首淚潸然。忠直如君難與道。狂言於我如雲煙。拍手大笑更呼酒。爲君醉吟詩一篇。魯叟榮辱定。身後楚國存。亡付生前君。不聞北狄近者尤猖獗。著鞭誰爲祖生先。白馬長嘶風淅々。蒼鷹高飛雪翻々。去矣寒候君且愛。浪華城外路八千。

余藏古玉意馬心猿像。愛玩不措。以爲至人不言教也。以贈藤澤南岳。賦詩戲之。
豆粥菜羹知四恩。繭然悟得出名門。人間大夢牀頭獄。天上浮華鏡裡痕。富貴偏愛馳意馬。飢寒切忌放心猿。由來是物終難去。付與先生解我煩。

偶成

世事從他百不聞。牀頭日閱五千文。有時閉却神仙眼。臥見前山過白雲。

余歲暮作。頗有不平之氣。今疊前韻解之。

人生榮辱付塵灰。誰指虛舟說去來。世事無端身欲老。君恩未報志先摧。江南花月留騷跡。冀北風霜養逸才。莫道乾坤非夢境。高歌一曲酒三杯。

莫哀歌。寄中村敬宇。

敬宇先生今如何。思君遠寄莫哀歌。人生果知真大夢。世事亦宜付煙波。天邊難留金鳥跡。戶隙誰繫白駒過。有酒可飲書可燬。一身何堪愁緒多。莫言學道日三省。魯叟求仁遂轆軻。莫言秋涼時一到。河伯入海空嘆嗟。修身以俟果何用。蝶飛栩栩夢生涯。春風吹面人漸老。秋霜侵鬢齡又加。年々歲々觀苦境。自憐一生伴愁魔。名利由來終身累。一劍須斷兩頭蛇。真耶夢耶爲君說。恰似飛矢過新羅。請君默識言外意。畢竟文字是空華。若憐

吾意君來叩。春闈浪華城南家。此間風物吾豈吝。携手共賞芳山花。

偶成

一鄉無好友。身世轉茫茫。曳杖過斜塢。欹巾立夕陽。閉心馴野鶴。吟思逐亡羊。稚子倚門笑。阿爺尙彷徨。

天王寺僧某招余勸般若湯席上賦此

空門但見一牀橫。世上漫傳多病名。爲說賢愚皆白骨。還知人我悉蒼生。轉悲塵界高僧願。自託醉鄉居士情。相遇舉杯偕大笑。前山吐出月孤明。

吊靜間健助墓

自擬髮來吾知君。頭角嶙然自出群。英魂今日尋無跡。東風寂々對孤墳。憶昔共從執戟士。擲身百戰侵萬死。相携相顧張空拳。赤心一片衝堅壘。死生有命死復生。乾旋坤轉遇聖明。富貴不改貧賤志。壯大猶存稚兒情。拔劍斫地睨北斗。狡兔未盡悲走狗。膽寒人間艱難中。慷慨只許莫逆友。一朝君去歸壽鄉。今我與誰共行藏。荆棘猶覆忠良骨。和淚焚盡一炷香。

感遇

芥子容天地。萬物皆客塵。客塵來掩面。終累蟬脫身。人事無定理。爲之轉損神。窮達不知命。彷徨哭蒼旻。

月瀨梅。稱天下第一。余欲探其勝。有年於茲。官途奔忙。往々失機。嘗賦夢游其境詩。

曰。四山晴雪花千樹。萬頃銀濤月一痕。敢學神游黃帝跡。春窻夢遶水雲村。蓋托夢

遣望想耳。今春病餘身閒。偶有人告花候。遂治裝具。發浪華僑居。

忽々出草堂。稚子送瞻望。誤作風流客。輕車過異鄉。

大和途上

纔出山間嶮。放望前路悠。田畝湛春水。野塘繫黃牛。老農荷鋤去。村童相携游。人事興廢跡。欲問引暗愁。山河依然在。是昔帝王州。

自南都抵月瀨途上

松杉閭路盡昏々。行弄清泉攀樹根。忽出青山白雲底。香風吹度落花村。驟雨來時冷透肌。一條仙路入雲危。風流獨作探梅客。辛苦始知山水奇。

月瀨觀梅五首

飄然遠來客。策杖萬山中。香雲拂不去。獨對暮山風。

開落春風裡。枝々見瘦容。無人問清操。辛苦耐三冬。
因緣難豫期。相見又何時。雲雨溪山夢。吟魂迫玉肌。
朝步清溪路。穿雲香滿衣。雨餘山翠潤。漲水洗花磯。
片々降香雪。東風花下途。山中皆兄弟。把酒勸樵夫。

笠置山

笠置山何許。樵者指翠巉。問道直達頂。鬱々老松杉。奇勝曾所聞。山勢真不凡。鬼工通小徑。仙蹤攀巨巖。俯見斷崖下。長川掛白帆。登臨吊古客。悽然沾征衫。

下笠置川

岸上峰巒走。輕舟激湧湍。水窮山谷處。曲折又危灘。

鳩峯

春闌鳩峯上。雨餘物景澗。長川水脉々。遠巒雲層々。憶昔東武役。親陪先君登。屈指廿四年。彷彿記舊曾。人生感一夢。悲悼孤影凝。無情野店婦。一夕說廢興。風物非不佳。伊我獨不勝。揮淚向山下。山下遇詩僧。

余游月瀨。浴芳雨。櫛香風。洗盡胸中平生之塵想。歸後賦一絕。名梅花經。日々朗吟。

以修清淨業云。

清風明月神仙宅。疎影暗香處士家。玉骨紛紛委塵土。冰心竟是了生涯。

作薪歌

余僑居北隣有園。々中老松數株。皆百年物。枝幹相接。鬱然如山林。傳稱片桐市正故邸。頃者園主伐作薪。丁々之聲。不忍聞。賦詩吊其精靈云。

道亡事非古。世衰人無情。無情尤憐貞松厄。不比臥龍比柴荆。君不聞秦帝兇暴蜀山兀。當時猶受萬鍾秩。千年風霜養天真。一朝斧斤伐作薪。作薪何傷歸塵土。清操唯當殉先秦。落魄由來與汝似。亡國大夫窮巷士。才短不可與謀存。賦詩雙淚落淨几。

古澤滋見贈鯨肉。戲賦謝之。

群生無眼見。幾微迷海茫々。脫網稀。卓犖鯨鯢吾語汝。長鯨慎勿近危機。

春雨

南國遠京畿。愁心感百非。輕雲謾出沒。細雨轉紛霏。幽逕飛花散。荒園啼鳥稀。陰晴遂難定。誰能知天機。

無題

鳥歌和夢聽。花舞擁衾看。得失人間外。有無天地寬。

題林台衡畫山水

絕無過客林間路。自有主人山外家。薄酒素琴閒日月。浮雲流水好生涯。

春晚

滿城光景不勝春。曳杖尋芳日夕臻。李白桃紅花世界。東風也自付閒人。

游芳野山

欲上芳山頗有年。漂流難結好因緣。傷心今日看花客。俯仰南朝咫尺天。

鬻家具

誤將名相作家珍。金玉滿堂皆客塵。稍迫飢寒都掃盡。一牀才剩作心茵。

過一谷

觀得人間今古情。浮雲一片繞荒城。青山埋却源平骨。曾是闔門爭世榮。

謁先考墓於加古川

金文誦了散華天。泣向西方立墓前。鳥雀還吾善知識。聲々呼覺五千年。

上泊山在的形村

淡州浮眼底。桶海流心頭。可笑也應哭。汎々一葉舟。

留別歌

余將東歸。藤田傳三爲余開別筵。親友故舊畢至。酒酣余舉杯告之。

身是無常法。智者固知之。死生非所論。衰榮復奚疑。雖云託天命。痴情終難醫。暗淚愧達士。醉歌悲別離。落々眼中友。再會不可期。庶幾同歸託。豈無相見時。人生歸有道。古人不我欺。死亦歸有道。至誠真吾師。念々貫日月。譬如續命系。以爲身後緣。不負生前知。幸聽百君子。慎勿絕天維。天維若不絕。死生當逐追。只願不自賊。爲勸萬壽卮。

余將東歸。諸友送至神戶港。休旅亭。主緩慢不進膳。坐人飢甚。戲賦此。

飢來知至道。至道果難々。無用願神術。空拳不換餐。

遠州洋

爲弟爲兄四海人。客船同託百年身。疎星落々風濤外。放出東洋月一輪。

再來

再來無他意。因緣任變通。周道眞如砥。人事動困窮。素餐亦福祿。淵默自奇功。治亂非吾責。安危與君同。此間有子細。誰知鳥雌雄。

題舊宅

會種稚松已作林。閒身來託一庭陰。十年塵事千年夢。笑說生前鐵石心。
移來竹祖傍危欄。勁節虛心日月寬。喜見龍孫受封土。凌雲直上兩三竿。

高田草廬

澹雲送歸鳥。遠樹含殘陽。吾且得我所。清風一榻涼。

無題

咄々開化子。所言悉浮誇。三寸自由舌。竟覆人邦家。相欺爲交道。相奪作生涯。有口而無
眼。人事亂如麻。

三島中洲卜居詩。以寒流石上一株松爲韻。余閒居無聊之餘。步其韻以寄所懷。
綠陰坐石上。呼兒汲清湍。燒葉煎茗茗。一吸百憂寬。蔚然驟雨至。梢露沾衣寒。
勢利禍所伏。窮困福所由。有錢輒沾酒。吾生第一籌。無錢安天命。獨醒也風流。
黃帝亦未臻。奈無神游跡。林密苔色青。山深嵐氣白。中有閒散人。徘徊拾奇石。
迷海深千尋。洶々浩濤漲。有人溺其中。沈淪不可訪。猶且求慈航。彷徨此岸上。
按指忽放光。誰道有顯密。世眼莫能觀。群盲說天日。寄語學道人。一貫在得一。

獨來又獨去。隨身一物無。天命歸有道。營生亦清娛。種花後園裡。培養千萬株。

美人在玉堂。咫尺隔金墉。相望不相見。千歲嘆難逢。幽懷向誰述。日々倚孤松。

讀書

讀書還覺我憂深。慷慨猶存鐵石心。清夜沈々時掩卷。短檠照盡去來今。

夏日

一榻閒眠一味涼。竹風吹夢入茅堂。客來漫說人間事。始覺炎蒸日夕長。

避暑于武州富岡宿慶珊寺。

悲世不及悲身悲。多病從來求良醫。忽聞神仙不老術。來浴海水富岡湄。潮汐自合清淨
理。洗盡生平風塵姿。潑々金鱗爭躍出。汎々白鷗閒相追。浮沈波際真遊戲。起臥沙上伴
狂兒。不知人間三伏熱。却怕日夕粟生肌。浴罷投宿古梵刹。賴有老僧爲吾炊。々烟繞林
證空性。鐘聲響山澄。幽思聽法早知塵世外。應出名門入無爲。

余在富岡。邂逅于友人某。賦二絕示之。

堂々意氣見英風。漫說君恩表朴忠。誰是聖朝真柱石。慙慙爲我問村童。
可笑詩家一樣身。安排句法競清新。太平今日風流客。曾是悲歌慷慨人。

夜坐

欲雨風先死。中宵氣鬱蒸。把書臥牀上。耿耿萬慮激。讀至奇絕處。飛蛾忽奪燈。

夏日

金鴨香殘懶理琴。臥聞風雨打園林。呼童爲剪階前竹。扶得芭蕉三尺心。

在富岡賦寄山縣合雪

看盡青山萬里雲。閒遊又伴海鷗群。年來歲去稀相見。君負吾耶吾負君。

天馬歌

鐵蹄追疾風。千里如駭龍。此馬耻伏櫪。常思戰場功。曾從三軍出塞北。風雪幾回度絕域。汗血呈才主將前。一嘶即受伯樂識。敵平四海始知春。壯士帶酒趁紅塵。無用飄々神駿足。繫來內厩付圍人。老去未知才力竭。青絲絡首歲月忽。振尾聳耳長悲鳴。痴兒來撫千金骨。

題得庵

昏昏醉夢百年醒。至道看來一笑輕。撫石自驚吾膽大。聽泉獨覺佛心清。舉杯聊受生前福。把筆且書身後名。東城北窮居士。不似人間生死情。

坐禪

別有工夫應養真。牀頭坐斷百年身。清風明月誰窺室。知是悠々行路人。

高田閒居

筆硯携來負郭村。便知塵外別乾坤。擔犂野老過前徑。拾粟先生涉後園。牀上就眠真佛果。杖頭沾酒是君恩。行藏用捨非吾事。落葉秋深不鎖門。

城北傍山紅葉村。結廬閒占一乾坤。淵明氣節忘憂酒。司馬風流獨樂園。世變誤抽多士列。時艱未報衆生恩。縱然不掛衣冠去。且脫塵寰是此門。

感舊

行藏定計不如今。家國艱難非所任。落魄始知人事苦。投閒猶思聖恩深。買山來占浮生宅。撫劍呼醒醉死心。細閱舊詩還自笑。篇々悉是送窮吟。

建策十篇論古今。退居守志亦堪任。雨餘溪上看雲起。秋晚門前踏葉深。辛苦年々消氣血。悲嘆日々攪閒心。題詩投筆思天命。時有村童發里吟。

谷干城來訪

天下寧無青眼睛。與君閒話解狂醒。作文經世終窮死。賣劍買山聊得生。退避守身非守

志從來論道不論兵。黃昏送過前村路。亦是一時離別情。

晚行

悠然曳杖伴家僮。小徑傍門穿竹叢。啄雀爭飛時雨後。歸鴉先認夕陽中。樹疎尤愛茶花白。葉落唯看柿實紅。自笑彷徨無託處。詩情導我入空濛。

與敬宇先生游于古寺

寂々荒邱上。累々古墳中。日夕君誘我。提攜穿深叢。回顧告予云。是此蓬萊宮。雖不知其始。吾能知其終。貴賤無等位。片石各勤功。窮達真皆夢。得喪果一空。欲去忽失路。大呼問樵童。

訪中村敬宇二首

相見共大笑。不負平生心。君勸有餘酒。吾撫無弦琴。維摩會多病。爲思惑未除。服君家秘藥。豁然方寸虛。

周鼎歌

聖王觀世如觀身。制禮正樂序彝倫。禮樂由來食爲本。祭鬼養神保天真。三代王業文物燦。特將九鼎付子孫。子孫不守禮樂廢。天下宗廟如荒墳。鬼飢忽生四海亂。神散諸夏遂

無君。諸夏無君。楚人說。不問輕重鼎可遷。鼎可遷。今誰知禮。沐猴豈獨重。睡然。秦人虎狼非所託。神護寶器泗水淪。鼎兮鼎兮不可爭。下至庶人祖業存。守之苟不失。舊物福祿自在其中全。吾曾好古藏周鼎。對之賦詩涕淚漣。古色鬱蒼亦可愛。有銘子孫父乙云。疑是宣尼浮海日。豈非託以留斯文。斯文在茲吾自得。此物固非吾家珍。吾家自有吾家鼎。可以祭鬼可養神。無用亡國殘餘器。不妨一擲作微塵。周有寔社可以比。置諸淨几妙香焚。供養三界無緣鬼。願了無上菩提因。

與中村敬宇約讀易

與君同世宿因緣。飲酒談玄日又年。一默必應通大極。多言豈得達先天。塵々拂去皆歸命。箇々看來悉入圓。三絕章編誰改過。扶桑樹下老詩仙。

三島中洲見訪。有詩步其韻。

如是乾坤夢一場。風流何以臥山堂。有時憂世觀今古。無事緝書笑老莊。幽鳥隔林鳴盡日。閒雲出岫送殘陽。晚來且酌清樽酒。物我塔然入醉鄉。

偶成

螻蟻入秋尤苦勤。爭牽蝶翼日爲群。閒人也有山居計。去伴樵童尋白雲。

故人片野瑜祭日席上

大道茫茫欲問天。功勳未必報生前。看來末路人多跌。不及安然占墓田。

新雪

風捲寒雲吹玉塵。望中畫出百花春。天公亦似學時樣。散盡人間無價珍。

題隣家梅

摧折餘根猶養神。亭亭一樹着花新。隣翁多事登城去。儘付閒人作主人。

夜坐

殘燈起滅見浮生。天授妙明金眼睛。修道心應期海涸。愛閒身似待河清。琴書落々千年友。詩酒悠悠一日情。曾向人間說無法。不如竹笠引泉鳴。

和陶原二十首

大道本無爲。至人果無情。其德和天地。仁義且虛名。况又經世術。寧勿害蒼生。野老感頽語。聽之神魂驚。新法誤入國。安石遂何成。

北溟與南溟。雌伏與雄飛。逍遙亦艱苦。壯志轉自悲。茫茫天地際。振翮無所依。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歸。吁。吾誠如是。圖南氣未衰。相競蓬蒿間。事遂與汝違。

行藏天所命。何必避塵喧。狷介君莫尤。此心與道偏。智者有樂水。仁者有樂山。吾亦爲其徒。應與白雲還。從容大化裡。玄妙不可言。

文明遂無實。天下何物是。只見戲論徒。縱橫相共毀。畢竟爭利害。由來豈不爾。慚愧人上服。君當易錦綺。

東風度荒園。草木競春英。妍醜皆可愛。一一適吾情。只恨花衰謝。豈悲盛年傾。村童時送酒。好鳥得意鳴。一醉和夢聽。喑々樂此生。

寶刀

驚蛇振青尾。白日飛嚴霜。何物弄奇怪。寶刀脫玉裝。鋒々一片鐵。鑄成志士腸。久在古匣底。精靈吐光芒。時論流文弱。誰復奉明王。幸留豺狼血。猶令讒夫惶。

偶成

又是一時偷我生。風流只怕惹虛名。山堂寂寞無人到。竹笠懸泉終日鳴。

題梅花百詩

君道風流逐謫仙。瑤臺月下了前緣。豪來傾盡青樽酒。賦得梅花詩百篇。

秋懷

送暑在山堂。筆研弄化工。文章入神妙。心力爲之窮。胞外時有聲。輕風吹井桐。出門趁秋涼。上隴倚短筇。無風田野靜。亂雲遮遠峯。年豐未可卜。含意問老農。山風帶雨到。怒雷如相撞。閉戶翛然坐。焚香對短缸。須臾天地定。暗水繞屋滄。繞屋多雜樹。重陰滴翠帷。入秋葉漸脫。暮蟬斷續悲。細聽如吟經。妙音有誰知。生來多過失。日夕悔昨非。今日未必是。宜自慎隱微。一念無生處。本是吉凶機。朝四而暮三。狙公欺衆狙。幻語何足取。無用佛仙書。好乘涼秋氣。冷然步太虛。天地入雙眸。眼中懸明珠。時有俯仰者。知是金毛狐。彼曾苦飢渴。賴吾求酪酥。一二眼中友。相携過山樓。分韻各賦詩。成拂石題。慷慨動吐氣。豈不畏俗擠。可笑吾黨人。狷介與俗乖。險語發悲憤。感激誤生涯。乾坤如此大。井底有怒蛙。送客倚門望。景色入秋衰。落日映高樹。暮煙抹山隈。蕭條籬落外。村童驅牛回。山中秋氣肅。有人守谷神。一指頭上月。千手眼中塵。天地亦芻狗。何者爲不仁。蕭瑟夜來雨。冷然洗塵氛。清曉揭衣步。行穿一溪雲。雲散日未上。村春隔林間。曳杖入城市。驅車出郭門。荒逕通小橋。老樹圍孤村。是處望吾廬。白雲鎖山軒。萬物生々理。此理儘可觀。天地無終始。日月如轉丸。人道秋氣至。吾言春意端。

順理之謂聖。戾理之謂姦。順理物自治。戾理物必艱。姦人與物爭。聖人與物班。

偶成二首

客去山中寂。夜深坐艸堂。桂花何處發。只聞月光香。

蕭々楓葉雨。寂々菊花天。風爐撥殘火。獨自煮清泉。

楓

林間風聒々。惹起騷人情。初驚颺錦繡。已知是帶霜。葉々飛無力。漂零伴蒲楊。爲無松柏真。却見天機精。夕陽尤好處。又添一段明。

偶成

身是人間衆苦根。只應自適合天元。爲尋幽句臨南澗。因愛微涼眠北軒。落々胸中閒日月。悠々夢裡別乾坤。本來無物終多事。時有詩僧也叩門。

坐熱海溫泉

苦熱憐病兒。挈來半山陰。竹樹圍古寺。烟嵐繞翠岑。上殿背佛坐。涼氣滿衣襟。境占清淨地。心隨煩惱多。聞道悲苦諦。佛亦勞生涯。嗟吾何方便。爲兒降病魔。日服清涼氣。食必魚鳥鮮。衣衾亦潔白。時々浴溫泉。母氏常在側。看護夜不眠。

大患果可貴。苦諦生慈悲。不論耳目外。此意荷吾知。閒來無用手。打鼓慰病兒。
林間漏白日。樹影轉青苔。婢炊午餐進。僮汲溫泉回。憐汝任苦役。汗流滿面埃。
清風來海上。雜然入園林。枝葉動有聲。既而吹衣襟。此時吾忘我。冷々一片心。

獨體對酌圖

人間至竟託浮生。粉骨爲求一日榮。地廣天高不知處。獨體相對話餘情。

偶成

閱盡五千餘卷經。如今始覺佛心腥。閒坐空牀無一事。山禽將子下中庭。
一卷楞嚴出世關。等閒讀破在人間。心隨萬境尋無物。聽受鐘聲度暮山。

初秋

雨過西窗午夢閒。涼生一枕一牀間。雄風忽捲雲煙去。露出墻頭無數山。

渡琵琶湖

脫來塵累旅情孤。南北東西山有無。暗載春愁吳越客。滿帆風雨渡琵琶。

晚春

欲擲微躬報國家。功名空競半生涯。如今多少心中事。付與春風吹落花。

得庵詩文一終

得庵詩文二

無盡藏論

寶刀篇

身心一塊鐵也。以投佛魔之水火。鍊之十年。磨之十年。現成在匣。光銖露出。動取下士之笑。噫。吾過矣。其藏之也。非所以捨之也。其行之也。非所以用之也。願行藏由來。他人之用捨已矣。今試向十字街頭而售之。其提唱曰。語大者必小。天地而未嘗遊。倒景也。論小者必大。塵埃而未嘗入。無間也。外名利而奔走衣食。捨生死而流轉三界。漫掉三寸之舌。鼓吹陰陽。吞吐乾坤。非佛非魔。非聖非凡。從徒三千。橫行天下。是皆所謂業々喪家之犬也。吾若遇之。此劍可以斷命根矣。若夫一知半解之徒。鷹目鳶肩。敢當吾前。必喪其身。必殞其命。永脫冥府之鬼籍耳。來也勿惜軀命。去矣勿顧生死。今也一劍之下。不許語默。不容知解。百尺竿頭。更有向上一路已。又曰。知而愈迷者。佛道也。聞而愈失者。儒道也。何者。說有仁義。而見有生也。是故殺佛破宗。名之解脫。排儒絕聖。名之立命。立命之人。不畏生

死解脫之人不行仁義豈特不行仁義亦必斷四生之命根使無遺類矣是故有乎有而無乎無者可斬也無乎有而有乎無者亦可斬也知有生而不知有死者可斬也知有死而不知有生者亦可斬也托天命而不可遁托鬼神而不可免故無智以爲智者可斬也無明以爲明者可斬也分別以爲精理比量以爲常理者皆可斬也守位者可斬含機者可斬失見者可斬立見者可斬行捧喝者可斬所應失節者可斬棄三親絕九族者可斬吞氣忍辱者可斬殺思修禪者可斬勉行持戒者可斬捨身供養者可斬拘於宗泥於學者殊可斬也且夫捨名而趨利者賊也去利而取名者奸也名利俱捨而不修人事者妖也如是者可誅矣語高則亂人耳說卑則失道德使天下不知是非治亂之所由是皆曲學之末流下士之所慕不足言耳吾提唱終日如是而無復人之顧者是以枉順人情云

斯文篇

天地者萬物之道場而萬物者天地之文章也蓋有明目者一見知之有聰耳者一聞解之今夫觀飛花落葉而悟無常者有矣觀鸞飛魚躍而悟自適者有矣觀行雲流水而悟無心者有矣敲碁而了妙理撫琴而證無生者有矣是皆吾道場之學士而吾文章之註脚也何以言之夫文者一心而已矣無前無後忽然現出斐然成章曰天曰地曰日月星

辰曰山川草木禽獸蟲魚譬如明鏡之影變幻百出觸乎物而發感乎事而動若有而無所在若無而無所不在而其運也有起伏一陰一陽是也其行也有抑揚春夏秋冬是其現也有光焰明暗形色是也其窮也有頓挫風雨雷霆是也是其大抵已若備言之則斡旋警策照應波瀾莫法而不備莫義而不通是故吾所謂文者覆天而不大載地而不重現日月星辰而不明生山川草木禽獸蟲魚而不有橫之塞十方豎之貫三際放之盈于太虛卷之藏於一念取之無盡而無所古今也天運地動山止川流莫不資焉草木以榮枯禽獸以飛走魚鼈以游泳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唯我用之爲吾文是故仰觀天象者吾徒也俯察地理者吾徒也引證而論古今比量而虛得失以通萬物之情以達天地之性是皆誦吾文修吾道也雖然學者宜修其本而勿飾其末宜究其源而勿汲其流彼蕩々者吾文也俯仰于其間而觀察其末流亦已過矣蓋外逐物則內喪其心內守其心則外遺其物物我相失則心境交害故斯道亂而斯文喪斯文喪而天地塞吾故曰頭戴蒼天者非吾徒也足蹈大地者非吾徒也眼見日月者非吾徒也耳聞雷霆者非吾徒也夫盜鈴而掩耳求名而忌實其事雖異其癡一也矮人觀場爲人所蹈曲士求道而爲物所役是故小魚爭大海之水而不知其境小蟲貪草頭之露而不知其命

噫吾已矣。亂吾文章。闢吾道場。而不悟其非者。亦唯儒佛之徒也乎。

儒佛篇

非佛則謂之外道。是佛家爭名之言也。非儒則謂之異端。是儒者爭義之言也。大道豈有儒佛之別乎。其徒各自異其名。而爭其義焉耳。夫法者。大而無外。故佛家不得立其名也。夫道者。小而無內。故儒者不得立其義也。夫唯無內。故無義。而萬物自有焉。夫唯無外。故無名。而天地自位焉。是故名言句義。以紊大道者。儒佛之徒也。且夫瞿曇者。南天之狂者耳。求法而捨世間。孔丘者。東周之狷者耳。守道而去其國。由是言之。是二子者。其所志則是其所行則非。其爲心也。天下之至仁。而其爲教也。一人之私言也。法其言而多乎其名。道其行而大乎其義。豈不謬乎。吾故曰。名言句義。以紊大道者。儒佛之徒也。夫正法無言。大道無說。蕩々乎彼莫能名焉。是故佛爲外道。而不求其法。儒爲異端。而不求其道。乃可與語大道也。請試論之。夫異端外道之欺惑天下。其說蓋出一轍矣。觀天地萬物之所作。而立能造主神者有焉。觀因緣生滅之妙用。而立平等法體者有焉。由人而立天道者有焉。由有爲而立無爲者有焉。由生而說不生。由滅而說不滅者有焉。是其所說雖不同。要皆名言句義之異同耳。若夫反見聞覺知。而妄立其所不見聞覺知者。以恣臆測情量。則

無物不應其臆測者。念佛士則佛土斯現。觀天國則天國斯現。以至一切諸法。莫不由妄念而現矣。如是則有名而無其實。有義而無其事。假令生々死々求眞實法。必不可得也。吾故曰。佛爲外道。而不求其法。儒爲異端。而不求其道。乃可與語大道也。老聃曰。知者不言。孔丘曰。天何言哉。其亦似矣。至若瞿曇。天竺之黑奴也。而自號如來。耶蘇猶太之賤民也。而自稱神子。彼人耳。我人耳。橫目縱行。均是人耳。彼爲神子也。我豈不得爲神子乎。彼爲如來也。我豈不得爲如來乎。由是言之。異端外道之害吾法道者。瞿曇耶蘇。其尤也。孔丘老聃。欲免而不能者矣。汲其流。飾其末。而餽其口者。固不足言已。夫茫茫大道。無聖跡。悠悠天地。無佛場。其求爲聖。是乃異端也。其願成佛。是乃外道也。自反是心。而求是心之。所以爲心。則必知吾道之不類儒佛矣。

無名篇

有物焉。吾未知其名也。老聃曰。玄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孔丘曰。鬼神也。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似矣。蓋亦一人之私言也。易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唯不知。故非聃而名聃。非丘而名丘。亦各名其形。則孔丘老聃。未嘗自知其爲何物也。不知而語之謂之贅。由是言之。天下滔滔

啓者耳。吾爲啓者解之曰。不可見。故名之玄。不可測。故名之神。不可住。故名之易。不可易。故名之天。不可離。故名之命。動乎中則名之業。及乎外則名之仁。由之行則名之義。一實而多名。蓋非遼東之豕。則盲者之大象也哉。東方有墮子。生而知之。其說曰。固有而不求。於外。謂之法。自道而不貳於內。謂之道。其爲道也。通乎自他。自他由之。其爲法也。等乎彼我。彼我由之。是故法者是心之謂也。道者人事之謂也。是心動乎內。其事顯乎外。內外雖異。其義一也。動乎內則自知之。顯乎外則人知之。人知之。故有善惡之名。自知之。故有苦樂之分。而去其苦。求其樂。人情之所適也。去其惡。行其喜。人事之所宜也。自非遺失本心。顛倒行事者。其孰復亂吾法道哉。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所以異其類而同其法者。自適以爲道也。所以異其名而同其道者。自性以爲法也。秦人西去。越人南去。皆謂之歸樵者入山。漁者入海。皆謂之利。則非此是而彼非。彼害而此利也。是故老者歸乎玄。儒者歸乎仁。佛者歸乎佛。衆庶歸乎死。唯我無所歸。故住我默。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地獄篇

欲界之下。有王國焉。其名曰地獄。其土嶮惡。非人間之比。日月無光。不辨形色。故此國人

民。輪轉無道。畢生窮苦。蓋有意必固我之心者。命終之後。必墮於茲土云。吾嘗竊謂。名言句義。以紊大道。如儒佛者。必不免焉。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如諸子百家者。必不免焉。持權恃位。行法苛察。用術刻深。如商鞅李斯者。必不免焉。至若求名高。趨厚利。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者。相率而墮。猶如業々屠所之羊也。又嘗聞諸啞子曰。必住而不可去。故名地。受縛而不可脫。故名獄。又曰。地者心地之義也。獄者我執之義也。其國去此不遠。誠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則吾必示其所云爾。按地誌。地獄一名極苦國。在極樂國東。相去十萬億土。以水火爲土。故不生五穀。以六賊爲三親。故不知相生養之道。人人相食。自他相害。血肉刀兵。狼藉國中。雖然。政道有常。刑罰甚嚴。分割國土。必由山河形勢。人民業種。猶井田法。置府其中。以爲政廳。宮殿樓閣。臺省衙門。甚爲陋隘。國王及眷族。立威行法。生殺與奪。任其意。王姓閻名魔。乃稱閻魔大王。爲人薄愛寡仁。不苟假借。雖然。明決果斷。其辨是非善惡。猶如大日輪。照明萬物之形色。然而其民不化。其國不治者何也。宿習不除。六賊誘於外。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故也。南天人瞿曇者。嘗游其國。與大王相識。時有獄吏。捕一罪人而來。顏色憔悴。無一點生氣。獄吏白王曰。是下生於娑婆國者。下官拷問其罪。動輒僞情巧言。不肯白實。惟願大王親裁之。爾時大王大作威勢。詔之曰。汝觀我眼中。乃汝

過去罪業既已顯然。罪人仰而望之。俯而思之。無量劫來之惡業。一々現於大王眼中。而無所隱焉。頓首曰。某不肖至於此。自業之所致也。願大王垂憐。滅我罪障。於是案法決罪。使獄吏送阿鼻阿鼻者。此國最下一州也。其明決果斷。大抵類于此云。

秦火篇

諸子交與。而亂天下之是非。秦帝大怒。燒其書。坑其人。雖曰薄愛寡仁。非先王之意。亦是治天下者之一術也。後儒不察。動輒罪之。而不知百家自致其災。今夫揮三尺劍而殺人。聖人在位。必加誅戮。然則掉三寸之舌。以亂天下者。焉道其罪哉。孔丘老聃孟軻莊周荀卿之徒。蓋其尤也。橫行天下。主張仁義道德。戶說人論。以新黔首。其害治道也大矣。夫殺身成仁。其弊也。殺人而取義。犯君成名。其弊也。棄親而取利。故煦々之仁。君子醜焉。子々之義。人君惡焉。由是言之。火坑之厄。蓋亦仁義之禍也哉。且吾聞之。非天子不議禮。非聖人不考文。故唐虞三代。異其制作。而爲王。今秦保天下。固宜損益之時也。然老儒之徒。徒守衰周之文物。以議當時。以爲吾師之道也。秦分越職。專犯忌諱。而爲當然。亦甚過矣。且夫秦帝者。英主也。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氣象豪邁。不顧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則與古人戰々兢々之意。固已相反矣。土階三等。都城百雉之制。豈復可與語乎。方是時。爲老

儒者。吞氣屏息。以安無爲。跼天躋地。以樂天命。是分之所宜。抑非亦孔丘老聃之意乎。不知慮此。而敢與帝王抗行。身死而取天下之笑。悲夫。雖然。守師授之道。抱咫尺之義。慷慨不能與世浮沈。是人之性。自有然者矣。故曰。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武王周公世之所謂聖人也。夷齊猶且愧食其粟。由是觀之。火坑之厄。其亦命之衰矣乎。要以畏天命。悲人窮。蓋亦有足多者焉。陳涉之亂。二世之亡。豈無所由乎。秦帝恃力。壓制天下之過也。知過而不回。遂爲坑中之鬼。吾竊爲老儒悲。其不遇焉。若夫舞文非毀成法。奮辯誹謗當世。益惑愚盲。煽動亂民。養無賴少年。犯刀鋸之誅。竊以計富厚者。是實秦帝之罪人也。已矣。坑殺極刑。殲之而可。

雜文

修身一班序

肉眼見色。々有五彩。心眼見道。々有五倫。而五彩燦爛。奪人之心眼。則五倫之數。非由肉眼之所見乎。余誦此言久矣。頃者棚橋先生著書論道。其說精確。可以醫世人心眼之病矣。先生盲人也。目不見五彩。心獨悲五倫之數。故其立言。與世人肉眼者相反焉。讀此書者。必先知心肉兩眼之別。而求之道。則庶幾乎得先生之心。是爲序。

幽室文稿序

吉田儀卿慷慨之士也。深愛世之衰運。主張正論。不顧成敗。屢犯危難。以身殉國。噫。天之未喪人國。必有感其時而生者焉。生而不合于世。則死而合于道。孔孟之賢。而老死於道途。蓋爲是也。夫人有病。而後百藥生焉。國有大難。而後聖賢出焉。聖賢者。天下之藥石也。其以身殉國。固其分耳。雖然。病入膏肓。則百藥無効。禍在蕭牆。則忠言不容。是豈特聖賢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也。今夫三尺童子。尙能知愛其飢渴矣。在位之人。而不肯憂其亂與亡。有他人憂其憂者。捕而殺之。是誠何心也。其國欲不亡得乎。斯府之末路是也。讀斯書者。其亦可以鑑矣。

小學新編序

余自識岡本監輔于茲七八年。始者識其面耳。今者知其心矣。始者視其言語咄々。體若不勝衣耳。今者悉其心志卓然。過越俗輩矣。監輔阿波人。幼有四方之志。文久中周遊抵柯太。居數年。一周全島。風餐露宿。四閱月。備嘗艱難。雖戰士勞於行間。殆莫過焉。及大政維新。擢爲開拓官。再赴柯太。與俄使抗議論。俄人語塞。而暴舉不止。吏議棄其地。監輔爭之。遂辭職去。著窮北日誌等書。痛言開拓事宜的確不易。而人無之顧也。監輔嘗謂余曰。

某勞心於北門有年。一片赤心。在復祖宗之域。而今則致柯太之鹿全歸俄人。尙有觀面目。視息於人間。先生以爲若何。余鄉人與平謙輔志大才疎。欲有所爲。遺逸阨窮。心不能平。與前原一誠等同舉兵。而反籍口。回復柯太。監輔聞之。竊歎勇不如人。旣而曰。吾何爲。與平氏之子乎。自古詭激以誤一生。率皆大賢以下之人也。言不聽。故殺身以爲父母戮。豈如立言以告來者哉。自是專以著述爲任。著萬國史記要言類纂諸書。史記余嘗爲跋。頃又著小學新編一書。上下古今。折衷萬國。嘉言善行。可則可師。足稱天不好書。其功偉矣。監輔志存報國。爲日不淺。逮今阨窮日甚。而閒坐一室。矻矻著撰不倦。意氣自若也。動輒自奮曰。天之愛我也。吾庶乎不爲氣運所籠絡之人矣。嗚呼。如監輔者。得不謂之豪傑之士哉。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義。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監輔之志。蓋雖萬金之富。卿相之貴。不與易也。則又何慊乎哉。新編刻成。徵序於余。乃叙其平生。以弁卷端云。

破邪顯正論序

或問余曰。道遂無常道乎。學者各宗其所學。彼此相攻。是非相排。其書動則汗牛充棟。以告來學。然未嘗知正邪之所歸。則道遂無常道乎。余對曰。不無常道也。顧子無常心耳。尙

有常心。則必有常道。蓋常心以行常道。如火之自然。如水之自流。物且然。况人乎。顧子無常心。故失常道耳。何謂常心。曰天地之心是也。何謂天地之心。曰吾子之心是也。吾子知是心。即知天地之心矣。知天地之心。即知萬物之情矣。不然則其爲心也。所謂游魂爲變者。何常之有。曰知是心之道。可得聞乎。曰所見聞覺知者。即是吾子之心也。所不見聞覺知者。即是吾子之心也。不知是心。而妄生是非之心。欲以辨正邪。即是吾子之游魂爲變也。曰然則是心無正邪之可擇乎。曰是心固無正邪之分。而吾子失是心。則邪。吾子得是心。則正。正邪者是心之得失也。曰云何得是心。云何失是心。曰難言。姑就一端言之。彼悲則我亦悲之。彼喜則我亦喜之。斯得是心矣。彼樂而我苦之。彼苦而我樂之。斯失是心矣。曰願聞其要。曰古語有之。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吾子誠能誠之。則吾子之道斯得矣。是謂之常道也。問者唯々而退。頃有信行禪師者。著破那顯正論。徵余序。遂書對或者語以應之。

心地觀經跋

或問余曰。吾讀護國大意。其說專以佛教明之。願佛者西方之聖人。其教適彼民俗。今加之吾王土。似非所宜。請聽其說。余應之曰。余不知所以辯之。何者。余生佛教之國。父母以

是正吾心。親吾行。使余辨是非。知善惡。信因果。及其長也。聞古今內外百家之說。亦必正其理於了義經。證其道於實相法。其善者與之。其不善者。廢之。以此因緣故。幸得不亡吾報身。由是言之。生我者父母也。教我者佛陀也。蓋聞佛教之東漸也。吾先王躬親奉之。遍施三寶乎天下。天下依佛教。而畏神明。去邪惡。歸正命。民到于今。而受其賜。其所由來久矣。然則余輩以佛教主之。豈得已乎。是亦正因正果而已。抑教之於人心。譬如水之洗除諸垢。而見其本性。若以不淨水注之。不唯不見其性。亦必失其正色。諸教多端。各道其道。誘導偏僻。以亂正因正果。破人之安宅。塞人之正路。教主釋迦文佛。特悲有此事。親證衆生平等性。出興乎世。爲注法水。以洗一切衆生之心垢。故曰一切教文。拭不淨之故紙。由是觀之。佛非西方之聖人也。實是一切衆生之導師也。但有佞佛之徒。滯其教跡。認方便爲實法。困智勉行。捉影捕風。遂滅佛法之正宗。經曰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爲月體。此人豈惟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爲明月故。豈惟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何以故。即以指體爲月。明性。明暗二性無所了故。彼佞佛之徒。耳聽說法。目觀佛像。以爲真實。法反昧自性。清淨之法。經之所謂觀指爲月體者也。是故若有人謂佛能使人去惡爲善者。此人即受誹謗。

正法之罪。何者。非佛能使人去惡爲善者。而人依佛教。乃知爲善之爲樂。爲惡之爲苦。故自塞其惡。進其善耳。夫滯教迹而滅其道。迷自心而生邪見。在小人無智之徒。則猶可恕。世之所謂聰明利智之人。而自甘爲邪師。辛苦誘掖。亡人之報身。亂我之報土。提人我之劍。擁高慢之楯。揚言曰。神佛不足畏也。因果不足信也。時讀蟹行之書。日馳名利之途。自以爲得其道。惟恨其眼之不綠。其髻之不紫。嗟乎。是亦非聰明利智者之大病乎。夫惟神者。吾人種姓之原。固與紫髻綠眼之人不同。考之國史曰。天地之中生一物。狀如葦牙。便化爲神。號國常立尊。又名天御中主神。此神具五行之德。其以水德而現曰國狹槌尊。以火德而現曰豐斟淳尊。以木德而現曰泥土煮尊。沙土煮尊。以金德而現曰大戶之道尊。大苦邊之尊。以土德而現曰而足尊。惟根尊。此諸神實爲國常立一神。以五行之德。各現於神。由此觀之。苟具形體。生乎此土者。莫論禽獸草木。何物不蒙神德乎。雖神代悠遠。不可窺測。然證之吾人一身。猶且有所默識神通者。可不敬乎。可不畏乎。又曰。次化生神。號伊弉諾尊。伊弉册尊。是陰陽造化之元始。乃合五行之德。生萬物。隨按神代緣起。其所記載。因果明白。無一可疑者。請試論之。夫夫婦和合而生子。則愛育之。教化之。誠出不能已。而困苦經營。貽福於子孫者。亦皆本乎至情。非必勉強從事也。故雖無智小人之徒。自非

大惡人。汲々營々。日爲子孫之計。乃知二神者。人物國土之父母。其所以慈愛斯民者。固出常情也。漢土太古之聖王虞舜者。東夷之人也。以大孝聞於世。及爲天子。盡其心力。經營天下。以明利用厚生之道。其功德至今加乎彼土之齊民。噫乎。雖無割骨肉之親。而至人之心。固已如是。况乎神聖祖宗之於吾人。其加福於幽明也。蓋亦明矣。經曰。一切諸法。以因緣生。當知神者吾人所生之父母。而道德之所本也。雖古今相去久遠也。如是人物。不從天而降下。不自地而湧出。即是二神和合之一氣也。佛爲大戒。即曰。孝名爲戒。又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吾人受此報身。生此報土。敬神愛國。豈非大戒乎。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曰。五刑之屬三千。而辜莫大於不孝。要君者亡上。非聖人者亡法。非孝者亡親。此大亂之道也。若夫味正因果。亡其報身者。罪科彌天。日月照見。神明記識。壽終神逝。必墮惡道。永受苦惱。嗟夫。善人不親。而善人自至。惡人無恩。而惡人自至。善惡之業。洵以類感也。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不其然乎。然世之聰明利智之人。動輒曰。是偶然耳。非有佛之所謂因果者也。斷善根。絕神種。其極至有以優勝劣敗爲人道者。是大亂之道也。意生之形也。豈不悲也。詩曰。亡念爾祖。聿修其德。子亦少加察焉。或唯々而退。時教會刻心地觀經報恩品。以頌同志。因書此爲跋。

弔工人碑銘

余方靜坐閱佛經時。一聲震天地。怪問之侍者。皆不知其由。既而報曰。城中工廠硝藥發火。而未得其詳焉。明日友人太田德三來。德三職爲工廠監務。相見祝無恙。因問其詳。曰。死者三十餘人。雖曰過誤失火。余輩疏慢之罪大矣。余復問其狀。曰。疾馳往見之。家屋破碎。血肉散亂。幸未至死者。舉手投足。叫號求救。其慘狀不可言也。時火延及他藥庫。棟宇之間。縷々吐烟。衆皆逡巡不肯進。吾與同僚諸子。率先撲滅之。若使其火徹庫中。則城中固無生者矣。蓋事不至此極者。天也。余聞之。哀悼三日。不知肉味。實明治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也。頃者廠中之人相謀。立石追弔。請余銘之。曰。

人事無常。奇禍忽至。巖墻之下。古人猶畏。

戒之戒之。人我同氣。一片之石。曷足以慰。

答或問

余嘗著王法論。竊自以爲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或曰。論固是也。然有言觸權貴者。宜删除焉。余曰。是大不然。言觸權貴。而喪斯文。是亂國之事。子將以亂國目今代乎。如是則不忠莫甚焉。蓋立言論道。要在明是非善惡。使人有所省悟。若是而受禍。則非志士之所畏。

避也。且言中時弊。其責在人。言戾道理。其責在吾。將塞吾責之不暇。猶何問其他也。孟軻有言。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今欲論事明道。反憂不合於世。是非不明。善惡不辨。昏々昧々。使人無所省察。豈其可乎。與其刪除而佞於世。吾寧埋諸名山。投諸大川。

呈獨園禪師書

居士得庵。謹致書獨園師坐下。竊以如來正法。至大至廣。上則含吐大千。下則出入無間。發之無機。生之無根。離名相。絕思議。是蓋非淺智之所窺測也。況余生末法々滅之世。非修非學。欲以明正法。固知非其分矣。特以爲無心如木石。無我喪志氣。俯仰乎有無之見解。而修出世之正道。不若信順現世之因果。而老死之愈也。故喜怒哀無常。以攝善惡之人。言行放縱。敢入名利之門。以家事爲佛事。以三惡爲所緣。未肯變愛欲所生之面目。而求佛家所謂生死解脫之境界也。昔者維摩詰多病。文殊師利往問之。然則生老病死。未必害正法。出離解脫。亦未必不邪道。要之迷悟之分。特有子細耳。竊怪今日禪門之流風。大抵提唱古則。拈弄公案。各出見解。互以境界相勝。曰。古人所到田地。曰。佛祖的々宗風。一知半解。以引衆。殊不知古人何拈公案。佛祖何唱古則。是皆邪師妖僧。賣法餽口之方。

便也。其害正法益世間罪莫大焉。縱令依其法有所得。要不爲大死底之鬼。則必爲無明窟裡之死漢耳。決非正法之種子也。今夫機發如脫兔。溫厚如處女。法樂如俳優。遊戲如曲子。觀一切法。如空中鳥跡。是猶識心之所幻。而易所謂游魂爲變者而已。苟具面目。不顧古人之境界者。則知余言之不妄矣。近日道場有維摩會。故不願捧喝。敢呈所見。再拜。

與或論學書

昨得而晤。聽受清談。心胸爽然。頓脫俗塵。昔人洗耳。良有以哉。余深服足下之雄辯。特不滿意者。利害之說也。足下教余曰。人之所害者。禽獸亦害之。人之所利者。禽獸亦利之。蓋以人比禽獸。則其利害得失。愛憎好惡之情。可斷而見焉。余竊以爲不可。夫人之與禽獸。不同其性情。苟性情之不同。豈有同利害得失之理哉。若其愛生憎死者。謂之有情之常情可也。亦何引人生之利害而及之。一々比量。而後知哉。古之志學者。不如是迂也。且足下以果實詰於余。欲以窮根本智。是尤不可。要之足下知分其數。而未知察其物。知別其形。而未知觀其心。是方今曲學之流弊。爲足下不取也。聞其名而未見其人。教人曰。吾知其人矣。見其人而未知其爲人。教人曰。吾能知其爲人矣。如是則吾未見其可也。足下諒之。

與人書

謹復三君子左右。來書云。卜廿七日。將行靜間真淑翁追奠之禮。是誠人倫之盛事也。僕固宜循匄上法筵。與諸君盡哀悼之誠。而私心有不滿意者。書中所云舊交相集團。恭以代清酌之奠。是也。僕以爲翁之去世。纔閱一月。其親族悉在喪中。吾輩後生祭之。宜以正禮。決不可以猥雜之舉也。竊察諸君之意。必曰。翁之在世。娛此技。吾曹亦同此樂。是所以有是舉也。雖然。以此爲之。人情所不忍。乃諸君忍而爲之乎。僕不能矣。且爲此等事。出市井小人。以藝餬口者。追吊同業之死。決非士君子之所爲也。聞道如諸君。好學如諸君。而企此非禮之舉。私心竊爲諸君不取焉。僕於諸君爲學友。區々之心。不敢不白。諸君無罪。其狂愚幸甚。

得庵詩文二終

雄山集自序

余自少壯好賦詩。而天資多情。每遇于事。感于時。五七長短。衝口吐出。雖古今失體格。音調不奏節。其於排鬱遣悶。自以爲足矣。羽峰南摩先生東都之文豪也。居與余隣。日夕來往。相親數年。一日先生會客張觀櫻之宴。余亦應招而至。賓主歡然。飛杯賦詩。余詩曰。欲擲微躬報國家。功名空競半生涯。如今多少心中事。付與春風吹落花。爾來悲憤之心自消。詩情亦頓衰。終不作者。殆十有五年。今歲戊戌。山田永年遠寄書於山房。且示新年作。有句曰。無用人爲無用計。余竊嘆曰。嗟乎。余從來未嘗解風流韻事。今而後學無用計。亦未晚也。於是探韻求句。以慰山中之寂寞。自此詩情稍蘇。胸臆亦不似昔日之枯淡。遂留其稿。名雄山集。

雄山集

次山田永年新年作之韵

白髮又迎新。年々老歷人。忽然忘物我。占斷雄山春。

山齋

避寒來住海南涯。婢僕琴書成一家。睡起支頤倚牕坐。閒看幽鳥啄梅花。

寒夜

寒侵枕屏透衣衾。衰病自憐廉頗心。茅屋蕭條深夜雨。料知風雪滿山岑。

淚千眼

至危人世淚千眼。不盡乾坤酒一瓶。獨攬爐灰思往事。山風吹雪滿寒庭。

遊梅園

蒼顏白髮伴青裙。行賞梅花香送薰。路傍寒流清徹骨。高吟踏破滿溪雲。

記夢

孤軍夜渡黑龍江。百尺狂濤翻短艫。一覺風雲五更夢。寥寥殘月照寒窓。

知命

宿業偏深山水緣。由來明命屬蒼天。半牕斜日泉聲裏。閑讀魯論鄉黨篇。

煮泉

閑探星火撥爐灰。石鼎煮泉聞遠雷。前山月落松風度。深夜雲晴急雨來。

散策

野服褰裳側葛巾。微吟緩步病餘身。相逢一笑無他語。白髮共憐舊故人。

基客散

人生適意事都閒。杯酒春風滿坐間。向晚相携基客散。寸陰猶剩夕陽山。

曉起

山色蒼茫欲曙天。鐘聲撞出翠微煙。此間消息無尋處。只愛曹溪一味禪。

夜行

獨乘微醉步春風。夜色濛濛舊路通。月落山村人未寐。篝燈影動水聲中。

戲巖崎基伯

曾帥六師形勢雄。短兵相當亂軍中。由來負氣無奇策。輸與先生一子功。

舊酒瓢

長劍橫腰著敝貂。花間秉燭醉春宵。歡情老去消磨盡。閒却當年舊酒瓢。

喜晴

春老海南千里濤。陰雲三日鎖松關。朝來雨霽推牕望。點點浮空房相山。

答在京人

身在雲房一事無。嗒然隱几我忘吾。憑君爲報淹留久。春色江山如畫圖。

睡起

一春清境似僧居。竹迳松關客跡疎。午夢醒來無意思。輕風時颭讀殘書。

老生涯

清閑偏愛老生涯。午睡夢回烹晚茶。燕子不來春已過。一庭微雨落松花。

山中尋花

短策尋芳上翠微。山風狼藉落花飛。一溪春水黃昏月。猶帶餘香送我歸。

寄永年居士

黃鳥啾々求友頻。思君千里寄絃編。櫻花謝盡閑庭裡。空看青苔似展氈。

惜春

游峰狂蝶逐餘芬。憐爾留春領一分。嘆息天公沒情味。曉來風雨擁衾聞。

青山主

捨命曾參古佛因。學成無學道加貧。如今自許青山主。亦是煙霞丈六身。

次七香齋主人韻以促晃山同遊

只願共清遊。穿過萬嶽翠。平生雲水心。豈負烟霞思。

日月長

松陰放鶴倚禪床。便覺山中日月長。游雲出壑悠然去。看到遙岑映夕陽。

前村晚眺

桃紅李白委泥沙。鷄犬寥寥竹外家。只有閒雲無賴甚。儘留殘照送歸鴉。

讀永年居士登東寺高塔詩書感

利海名山長沒身。尋常謾說幾酸辛。因君還識登高險。雲閣由來多誤人。

自述

深心久抱不言憂。方外回頭亦自休。燕雀鶴鴻天地主。魯齊秦楚一浮漚。

無題

多病偷閑避俗煩。風塵不到一柴門。青山綠水真王土。白髮何時報聖恩。

舊筆研

舉世紛紛非聖賢。爲論王法治平篇。當年筆硯消磨盡。盡日山牕聽雨眠。

書齋偶作

陶詩讀罷捲簾帷。倦僕馴閒進食遲。微雨一庭春色盡。瓶頭只剩落花枝。

殘春

幽屋松關閉。閒庭竹榻斜。春陰懶清掃。蛛網繫飛花。

奕棊

青琴黃卷滿書帷。山客來爭未了棊。一子忽然投虎穴。春風寂寂點燈時。

夢醒

殘燈寂寂伴眠青。夢繞三山明月汀。半夜覺來支枕坐。風濤動地震山亭。

遊山

尋泉窺泐底。採藥入山隈。仄徑艱行步。閒雲送我回。

病癒

病從脫木綿。裴癒心信消。山中日欣宿。雨初晴。樹添翠。輭風吹面。送清芬。

出世勳

風送溪聲。天籟曲。月移雲影自然文。等閒拈弄。閑機境。即是吾儂出世勳。

清和

雨霽泉鳴澗。雲低猶壓山。細風吹未起。竹葉動清間。

南窓偶成

獨臥南窓。閱舊詩。青籬不動雨如絲。一雙乳燕。呼窸角。恰似喃喃笑我痴。

觀湖

白日蒼溟奔。怒雷一波翻。倒一波來。稜々巖角披襟立。洗盡詩腸筆墨埃。

初夏四首

蒼苔上頽砌。黃蝶過疎籬。梅子小於豆。偏憐不耐枝。

二

山亭微雨過。新月樹間青。似我痴頑甚。蝦蟆步晚庭。

三

畫靜閑花落。一鳩鳴雨餘。無端思故舊。更讀遠來書。

四

陰霖晴又雨。隱几日恬如。一庭蚯蚓跡。彷彿右軍書。

幽恨

倦鳥投林風月閑。雲泉苔石伴癡頑。老來幽恨緣何事。夢遶遶東韓北山。

雄山集終

連歌

朝顔

五吟

二十六年八月廿五日發行

朝がほや實を結ぶとは思はれず
 やうくながきありあけの月
 さまくに群れ行く鴈の聲立て
 里はこのころものしづかなり
 窓ひとつ出来てのうへの冬構へ
 炭にあくたのまじるうたてさ
 又しても取つき呼べど答へなし
 うき世ばなしに湯殿にぎほふ
 どことなく人にすかるゝ眼鼻立
 湖水をしのぶ呼びつぎの松
 ぬぐふ汗らす氣味わるき人相に

得庵 十洲 枝榮 日休 菟好 庵 洲 榮 休 好 庵 洲 榮 休 好 庵 洲 榮 休 好 庵

くたびれしのご一合のさけ
 鳥居からあちらの村も小半道
 もりをへだてゝ馬のいなゝく
 やすくと昇り切つての臘月
 花をりそへておくるくさ餅
 宛なしに誘ひ出されし長閑さに
 こゝろ盡くしてあそぶ里の子
 本堂の障子はいつもしめ切つて
 たのまれて見る易もいく年
 しかつめな顔に似合はぬ通り物
 手判なくともゆるす關もり
 峠から駕にゆらるゝ九十九折
 あめ菓子うりも老の日ちくり
 紫陽花のものが氣儘の色を咲き

洲 榮 休 好 庵 洲 榮 休 好 庵 洲 榮 休 好 庵 洲 榮 休 好 庵 洲 榮 休 好 庵

ひとしほしめるこのころの雨
面白う山をかゝえし庭けしき
炭焼くけふり真つすぐ立つ
さえ切つて凄い程なる明の月
ほつくとほるけふの助郷
村はなれたら一つ家のうす世帯
木こりのほかは知らぬ小流れ
見わたせば初島の浪の静かにて
燃えては消ゆる数のかゝり火
結構な席が上なる花さかり
聲もさま／＼飽かぬさえずり

雨の蟲

五吟 二十六年八月廿五日發行

寐やすさや雨このかたの蟲の聲

日休 庵好休 榮洲庵好休 榮洲庵

はなしと切れて月出つるなり
懸稻のすそわたる風ふくらかに
をしへられたるひとすぢの道
うづたかく薪積んでの冬ごもり
にほひのもるゝひろ咲きの梅
猫の子の尻尾目につく夕まぐれ
出合ひがしらに泣くと笑ふと
貸し浴衣袖に縫るもあぢらしき
屏風がくれにそつと立ち聞き
ひつそりと刈込み垣のひと構へ
ながるゝ水の道にしみ出る
かけはつす雲の手際もよひ月に
さぬたの宿にふら／＼と行く
柴栗に柿をそへたるのちの雛

得庵 菟好 枝榮 十洲 休庵 好休 榮洲 休庵 好休 榮洲

おくのひと間は客に明け置く
 竹法螺を合圖に花の案内して
 煮漉しの味噌にしぐみ汁焚く
 霞たつ富士の裾野のうらゝかさ
 ところくゝに留守の家ある
 赤鳥居見よと告げたも道知るべ
 こゝらにまれな松の形りふり
 結納の先へ料理を持ちこんで
 ひすめのあとに小犬供する
 身體に似合はぬ家の取廻はし
 ひら中寄せて説教を聞く
 夢に見し事のやうにも思はれて
 いかしてつかふ金はひつかし
 上手からそゝる流しの隅田の月

休庵好榮洲休庵好榮洲休庵好榮洲

連歌終

まさしく鴈のひとこゑをなく
 露ふかき葎に萩の咲きみだれ
 世をもあはれと今こそは知る
 あもしろふ文字の古びし掟札
 根つぎの家のかべにあら打
 奥ふかく蜂に雲見る花ざかり
 おぼろにわたるいりあひの鐘

休洲榮好庵休洲榮好庵休洲

花園日誌

第一段
九月十二日は
明治三十七年
のなり

九月十二日 つれづれなるまゝに、徒然草を取り出て、見る程に、吾心にひしと思ひ當りて、過去用心の拙きことを悔ゆること多し。中に就て此の一章は、殊更に身にしみて覺ゆるなり。

萬の事は、たのむべからず。おろかなる人は、ふかく物を頼むゆゑに、うらみかかる事あり。いさほひありとて、たのむべからず、こわき物先づほろぶ。財多しとて、頼むべからず、時のまに失ひやすし。才ありとて、たのむべからず、孔子も時にあはず。徳ありとて、頼むべからず、顔回も不幸なりき。君の寵をも、たのむべからず、誅をうくること速かなり。奴したがりとて、たのむべからず、そむきはしることあり。人の志をも、頼むべからず、必ず變ず。約をも、たのむべからず、信ある事すくなし。身をも人も頼まざれば、是なる時はよろこび非なる時はうらみず。左右ひろければ、さはらず。前後遠ければ、塞がらず。せばき時はひしげくたく。心を用ふること、少しきにしてきびしき時は、物に

第二段

あらそひて破る。ゆるくして和らかなる時は、一毛も損せず。人は天地の靈なり、天地はかざる所なし、人の性なんぞことならん。寛大にしてきはまらざる時は、喜怒是にさわらずして、物のためにわづらはず。

十四日 尙書、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智者とは、自覺心のさとき人を云ふなり。徒然草に、かしてげなる人も、人のうへをのみはかりて、おのれをば知らざるなり。我を知らずして、外を知るといふことわりあるべからず。さればおのれを知るを、物知れる人といふべし云々。此の一段も、用意おもしろし。

古人の用意は、己れ人に對して、人と共に心安からん事を念とす、是れ即ち道なり。いかゞすれば、我と人と共に幸を得るやと。然るに今人の用意は、己れ人にうち勝ちて、富貴を保つの術を講じ、以て人の至當の道となす。即ち富を得るの用心、貴き位に昇るの用心のみなり。是れ古人今人の、用意の別なる所なり。是故に人の道を學ぶものは、古人を本とすべし。決して今人の才覺に隨ふべからず。そもく、古人今人みな人なり、故に人を全うするの道に、古今あることなし。

第三段

人皆善の勉むべきを知りて、其行ひを難んずるは善行は身欲に順せざればなり。人皆惡のにくむべきを知りて、みづから拒む能はざるは惡は身欲に順ずればなり。然れば則ち欲を恣まゝにして、善に勉めんとし。欲を制せずして、惡を去らんとし。所謂人欲を本として、理想を生ずるが如き、其の本末を知らざる愚人の教へなり。

第四段

歌は深くおもひ入りて、安らかにいひ出づるをよしとす。思ひのたけ足らずして、言葉に取りなすはあし。

第五段

二十三日 　むすぼれつほぐれつ蝶の行衛かな。
二十六日 　眼前蝶過ぐ、前句を改む。

むすぼれつしほぐれつ秋の蝶。はじめて一句となれり、しほぐれつ三字、いかに思ひよらず。三日間ばかり、口にさしはさみて、吞了する能はざるものゝ如し。或る場合にては、一句を得るもむづかし。

第六段

夢覺 夢跨飛鸞上碧虛始知身世是蓬簾歸來錯認邯鄲道。山鳥一聲春雨餘。蓮華庵尼妙靜

第七段

夢とは、禪定三昧に入るなり。上碧虛とは、無一物の境界を證得するを云ふ。始知身も世も假有にして、恃むべからずと。歸來は、本分の家山に歸りて、世間の作業を、何も角も大夢中の夢と錯認す。此の歸來猶錯と知るが、眞の實證實悟なり。山鳥一聲春雨餘とは、現實の境、即ち柳は緑り花は紅なり。可悟可覺。

生を遂るに、餘義なき作業が、眞理の實現なり。諸法緣起も、亦復然り。是故に道は忠恕を尙ぶなり。他の餘義なきを察して、己が身を以て喻へとす、即ち仁なり。忠孝も此意より解すべし。眞の情は、身に痛癢を感ずると一般なり。こゝに徹底するを、所謂道人と云ふなり。是故に、何の爲に生を受くるかと云ふ問題は、全人我見の決定より生ずる大邪見と知るべし、其凡庸に異なる所以のものは、徹と不徹とのみ。凡庸は不徹なるが故に、情想動もすれば滲漏して、外に向て物を逐ふ。一日の中、百輪千廻す、全く未徹の爲なり。悟道は道を得て、悟りを棄つべし。悟は一旦の知見なり、道は悠久なり。故に悟證に滯るは、却て迷妄に墜入るなり。

第八段

春雅云ふ、其一の撰句に、張かへし障子のうちの小春かな、おもしろき處を考へたるものなりと。吾れ云ふ、かゝる境に心を移すは、誠に皮肉纖細の句となりて、勞

第九段

して功無し。遂には障子の紙に蠅のたゞく處などに、興味を移して。俳諧の脱胎現成なる妙味を取失ふなり。予が古き句に、伊豆山の別荘にありしころ、もず鳴くや伊豆の御山の神無月と全くは小春を賞美せし句なり。又其年の末のころか、米運ぶ百姓どもの師走かな。句に力もあり、幅もあり、うちすわりて動かぬ處なければ、句とならぬなり。脱胎の妙、おのづから有るなり。又曰はく、俳道を學びて、俳句をすべし。元來巧拙高下を比べて、他に打勝んとするは、却て邪道と知るべし。故に未熟の藝道ほど、それほど勝負の念にかり使はれて、覺えず知らず、我慢勝他の惡道に墮落す。是れ亦別解脱の法なれば、一道くゝに學びて、其妙處に達すべし。妙處に達する時は、其道に會得して、他の是非に任せず。即ち自得して足る。但し道を學びて、句を學ぶべからず。俳道を會すれば、俳句はおのづから成るものなり。

理想は、大體に通ずるをよしとす。些事に至るまで、己が理想を主とするは、學者の難病なり。富貴求むべくば、執鞭の士と雖も、吾れ之に従はんかな。仁義忠孝も、理想の仁義忠孝は、人間の厄なり。真情より出づる仁義忠孝を以て、眞の道と

第十段

す。是故に心を盡くして、真情を養ふべし。誠を鍛練するも、真情を發揮するなり。又世間の人情に背くは、尤も惡し。富貴を忌み、生命を輕んずる、皆是れ人の性に悖るの謂なり。人の好む所は之を好み、人の惡む處は之を惡む。此事理想を主とするものは、往々にして反す。我等如きも、中年にして、大に此難路に入る。今にして點檢し來れば、慚汗の背をうるほすあるのみ。

十一月十四日 日本新聞に御製五首あり。

敷島の和心の雄々しさは、事ある時を現はれにける。
夢さめて先づこそおもへ、軍人向ひし方の便りいかにと。
兒らは皆軍の庭に出て果て、翁やひとり山田守るらん。
千早振神の心にならふらん、我が國民のつくすまことは。
よもの海皆兄弟とおもふ世に、などあだ浪の立さわぐらん。
いとたふとし。

一日街頭に立ち、落葉紛々たるを見る。綠覺の聖者は、飛花落葉を觀じて、無常を悟るところをさげ。それもさることなるべし。さりながら、飛花落葉を見て、天地

第十一段

日新の功徳を悟るにしかず。右もひ出づるまゝに記す。個様に觀得すれば、一切事一切法悉く此の消息のみ。日々眼前に眞實を實現しつゝあるに、我心に徹して、悟入の出來ぬは、誠に萬劫無繩自縛の羈縻なり。我必ず誓て此一段の因縁に徹底して、宗を立し成佛作祖すべし。臨濟大師曰、有一無位眞人、常出入於汝面門、未證據者、看々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雲門云、關大燈國師透徹此一句、而大應の印可を受く。而其末後句曰、裁斷佛祖、吹毛常磨機輪、轉處虛空、嚙牙關字の骨髓より、一轉し來る。

第十二段

小松日休居士の還曆を祝するとして、長壽延命まことにめてたしといへど、佛の所謂生老病死の有様は、あまりゆかしき思ひもせず。五斗米の爲にもあらず、南風の薫ずる日には、頭痛をやみて、天窓をおさへ。北風の吹まくる日には、疝氣をおこして、腰折りかぢめ跟りくなど、中くにめて度ふしの有らばこそ。さればにや、むかしの人も、一工夫せしなるべし。還曆は、生れ子に回へるとぞ云ひ傳へぬ。若しもさる事のあらば、それこそ誠にめてたさかぎりなれ。前生の學知を捨て、老後の愚痴も忘れ果て、彼の列子のされにならひ、風に御して、悠然虛

第十三段

空を飛行するは、土をほぢくりて、大根の大々根を誇るよりは、いさゝかましなるべき。さらにまた風の糸目を取りかへて。さらにまた風の糸目を取りかへて。心にうかぶまゝ。今日の事、空前絶後の大事なり。而して國民の種々の有様作業を云へば。○敵にむかひ決死して、戦闘に従事し、命を墜すもの、其數をしらず。○敵の降伏人を懲みて、醫藥其他に深切を致すものもあり。○非戦論を主張して、國威を損するものもあり。○敵の捕虜となりて、痛苦するもの。○戦地戰場の危険を侵して、利を計るもの。○耕作するもの。○酒を飲み、放歌するもの。○露探と言はるゝもの。○國難多事を利として、富を計るもの。○大凡上は天上の十善より、下は地獄の十惡を、一日同時に顯現して、分明に呈露し來るなり。されば世を救ふは、大體を救ひ正すより道なし。憤らず悲まず、みづから己が志だけを盡くして、其果報を憶念せざる。是れ誠に如々の道、無我の法なるべし。今日にして如是、況や太平無事の日をや。されば伯夷はせばし、寧ろ柳下惠をよしとす。

第十四段

人に對しては寛にして、憐みあり尊敬あり。事を執りては、正しく嚴にして、屋漏にも耻ぢず。此二件が、我家の家風なり。是を以て召使ひものも、二十年三十年も、相續して勤むるなり。又十六日、二日、祖父母の忌日には、必ず佛前にて、家憲を拜讀すべし、是れ家法の第一なり。

第十五段

士君子、大丈夫、佛の十號に、丈夫天人師の名あり、みづから居るべし。他に求むること無かるべし。みづから不足の念を去るを要す。

第十六段

勝木軍曹遺書、來處を知らざれば、去處をも判へず。三界不可得の我、今より閻魔の廳に突撃して、神や佛を部下となし、三千の美人に鼻毛を讀ませ、俗界三十年の鬱を晴らし申さん、亦快心の事ならずや。辭世、彈一つ當り候勿々頓首。

御兄上様

弟正雄

勝木氏は、金澤の人、膽大にして機智に富む云々。いかにも果決明快、一片の俠氣を帯ぶ。一の奇男子に相違なし。前田利家公の弟に某氏、俠氣あり、今は名を忘れたり。常山記談に、往々其奇行を載す。勝木氏は、金澤の人なれば、少小より其爲人を慕ひしものありしなるべし。人は己が性の近き所に感ずるも

第十七段

のなればなり。

二十六日 本日の日本新聞に左の記事あり。

國定修身書に對する建言、伯爵東久世通禧子爵野村靖、同田中不二麿、三氏より久保田文相に提出せし、文部省著作小學修身書に關する意見。其大要
一 小學修身書は、國民道德の經典にして、其影響の大なることは、言を待たず云々。

一 我が小學修身書の用は、歐洲諸邦に於ける修身書と、大に異なる所あるに留意せざるべからず。

一 忠孝の大義は、家國を愛するの至情にして、古來より今に至るまで、我民族一致の精神的信仰にして、實に我國體の精華なり。

右等の主旨を一貫して、我國人特有の性情を養成することには、國定修身書は、缺點あるを免れずと云ふにあり。其證左は、

(一)古今聖賢の事跡を掲ぐるは、甚だ可なり。但し其人物の撰擇には、大に注意を要す。歐米古今の人物は、比較的引例多し。「ソクラテス」「フランクリン」「ナイ

チングール其他數多し。定めて東洋に倫理の教を垂れたる孔子、或は孟子等の引例もあるならんと想像し、探れども見當らず。此の如き我東洋の倫理の指導者とも云ふべき古聖賢の名は、之を後人に傳へたし。

(二) 格言を掲ぐるは宜し、成るべく國民に普及せる在來のものを撰ぶべし。西洋語の翻譯多きに過ぐるに似たり。新奇に作成し、又は輸入したる格言は兒童及び父兄等、耳なれざるが故に、格言として効力薄し。

(三) 事例を示すに、歴史上の人物と、假想の人物とを混ざるが故に、或は誤を招かん。

(四) 國民一般の守るべき大祭日は、特に兒童の感覺に留まるものなり。國の大祭日祝日等に付、今一層其緣由を説明するの記事あるを可とす。之に依りて歴史を知り、國體を辨ずるの念を養ふの一助たるべし。

(五) 人物を引用するは、其人拔群にして、全國洽く敬信し來りたるものを撰むを要せん。然るに課書中、往々平凡にして、曾て耳邊に熟せざる人物を引用せり。且徳川氏の事を引用すること、其多きに居る。是れ或る地方に適するも、他の

大部分地方の子弟、及び其父兄には、好感覺を興ふること最も薄かるべし。

(六) 略す。

おもふに國定教課書は、我國家教育に反して。所謂世界的教育を本として、やがて耶蘇教と表裏して、我國民の性情を、知らず識らずの間に破壊し盡くし。一種天民浮浪の有様となさんことを期するものゝ如し。可嘆、可嘆。

一昨日上の記事を讀みて、昨日散歩の序、村學校の前を過ぐれば。教場にて音樂を奏し、耶蘇教の讚美歌をうたふを聞く。しばらくして西洋婦人の、演臺に上るを見る。假令名は説教ならざるべきも、公立小學にて、耶蘇教を説くとは、誠に淺ましき限りなり。余是を以て、戰勝亡國論を唱ふ。其言に曰く、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又曰く、山賊と戰て之を破り、やがて淫婦の爲に放蕩の身となる。又曰く、我國家を破滅するものは、國體を解せぬ學者なり。文部は是等學者の、集會所なり。人類は、元來世界的人類なり。相助け相安んずるが爲に、互のづから國あり、家あり。國と家とは其國民家族の、生を寄する所なり。然るを其精神を破壊して、其寄する所を失せしむ。不仁も亦甚だし、二十八日記す。

第十九段

十二月七日 日本新聞に御製を奉載す、

仁 國の爲仇なす仇を挫ぐとも、いつくしむべき事なわすれそ。

述懐 國思ふ道に二つはなかりけり、いくさの庭に立つも立たぬも。

折にふれたる ますらをに旗を授けて思ふ哉、日本の本の名を輝かすべく

親 國の爲たふれし人を惜むにも、思ふは親の心なりけり。

盃 靜かにも世は治まりて、歡びのさかづきあげん時ぞ待たるし。

筆 國の爲ふるひし筆の命毛の、あとこそこのこれ萬代までに。

十一首の中六首を録す。

第二十段

物事包みかくすことは、誠にあしし。たとひ清淨の物も、外面を密閉して蓋ひ、日光にも當てず、風を透さぬときは、やがて腐敗して、蟲けらも生ずるものなり。

就中金錢の事は、尤も公明なるべし。

第二十一段

一家は、安泰靜肅、敬愛、公明なるべし。心を安んじ、身を休し、生を樂しみて、邪想の生ぜぬ様にあるべし。邪想を防ぐには、公明を以てするにしかず。器の汚物を去ると同時に、清潔の物を容れて、之に満つべし。心も亦然り、邪想を去りて、仁義

第二十二段

のおもひを以て満つべし。器と心とは相似たり、但し闇を拂て去るにたとふる時は、光明を以て照破し、前に闇を去るの勞を用ふべし。

大坂の清水教信尼に、手紙を遣はす。其中に念佛廻向して、戦死者の菩提となすべし。南無阿彌陀佛と申おくる。死も南無佛、生も南無佛、敵も味方も南無佛。

御製に 國の爲仇なす仇を挫ぐにも、いつくしむべき事な忘れそ。誠に神武不殺の御徳は、仰ぎても仰くべし。

第二十三段

吾師滴水禪師の末期の病氣に、大便秘結して、苦悶の態あり。醫師爲に灌腸を施す。禪師此時大聲に、南無阿彌陀佛と唱ふ。侍する者曰く、禪師もなほ念佛をなさるにやと。禪師聲に應じて曰く、灌腸が阿彌陀佛の處まで届くわいと。後ち醫菅原子余が爲に語る、おもひ出るまゝ記し置さぬ。

第二十四段

前田寅吉が兄、村長に學校にて耶蘇教徒の演說せし理由を尋ね來る。村長は知らずとなり。校長に面會して、聞くべしと差圖す。校長曰く、赤十字社より、傷病者慰問の爲に來るなり。以來は謝絶して、學校の神聖を保つべしと。可賀、可賀、後門の狼は誠に可恐。

我が耶蘇教を斥くるは、止むを得ぬ事あるなり。彼の宗旨にては、彼の神の外に、神を認むることなし。たとへて云はゞ、一國に二王なきが如し。故に彼教を信ずる限りは、我國の神を、理非を言はず退け廢す。我國の神を廢する限りは、萬世一系の皇統不可犯の天皇を奉戴せず。即ち西洋の王家其人民の其王家に對するよりも、其尊敬却て薄かるべし。何となれば、彼徒より見れば、異宗教の王家なり。甚しく言へば、邪宗教の帝王を戴くことゝなるなればなり。況や是宗の莫衍は、國民一致の徳を缺き、支離滅裂支ふべからざるに至ること必定なり。今より豫め之を講じて、我皇國の神髓を發揮すべし。抑も學校は、君民一徳の道を聿べ修むる所とす。決して他の臭味を雜ふべからず、勅語炳焉、我輩の心目を照すなり。

第二十五段

十二月十四日 夢中に得たる歌

天地の開けぬさきに生りませる、名なしの神のわれはうまゐる子。

第二十六段

詠席上、盆石、盆裏乾坤大、案頭山水深。主人相對坐、不覺夕陽沈。

島地 默雷

第二十七段

和韻 盆中天地在、積翠千重深。妙峰頂何處、堆雲不可尋。
養生法

第一 風を引かぬ事。

第二 適宜に必ず運動する事。

第三 食物の注意。

第四 醫藥り。

第五 いやな顔をせぬ事。但し笑ふがよし。

右滿一箇年、實地研究の上、發明せし養生法なり。病人并に看護人、必ず精々相守るべきものなり。

第二十八段

予れ十八歳たりし時、腹いたになやみければ、母なる入のよし、よき薬こそあれとて、金柑と云ふ果物の樹の葉を、煎じて與へられければ、いとにがかりし。されど腹いたは、忽ちにいえ去りけるを、思ひいでし。けふ日頃胃痛になやみふせるにも、しも功能やあらんかとして、彼の金柑の葉を求めて服しぬ。やまひおこたりとも覺えねど、昔しの事など思ひいでし、有がたき心地す。

第二十九段

ひかしわれ腹いたなやみ。たらちめの母のたまひし薬りこれども。
お千代に遣はず文。

汝は予が姉君の不幸中の子なり。其上薄弱多病にして、將に死せんとせしこと屢なりし。老夫及び養母の、一念の慈悲心によりて、全く今日あるを致せり。名譽ある陸軍少佐伊藤柳太郎の妻となりて、大丈夫にして、伶俐なる一子を擧げ、現に心配もなく、生長しつゝ有るなり。亦實に幸福の至りならずや。夫れ恩を知り、愛を知るを以て、人となす。しからざれば禽獸にだもしかず。老夫今春來重病にあり、一家擧て之を患ひとす。只各々止を得ざる家事に支へられて、廣子も光も、予が膝下に侍するを得ず。然るに汝は、良人の出征留守を守るの身のみ。彌太郎未だ學校に上らず、此時に汝母子、吾膝下に来りて。いさゝかなりとも、報恩の誠を擧げて、孝養すべし。老夫たとひ大患ならざるも、年已に六十に垂んとす。天命を保ち、此世を去る、餘命幾干もなし。

汝は伊豆山の別邸に來りて、折／＼に予が熱海の庵室を見舞ふべし。薪炭と、米と、鹽と、醬油と、勝男武士を給すべし。野菜は大根ぬぶか杯あり。上下三人、尤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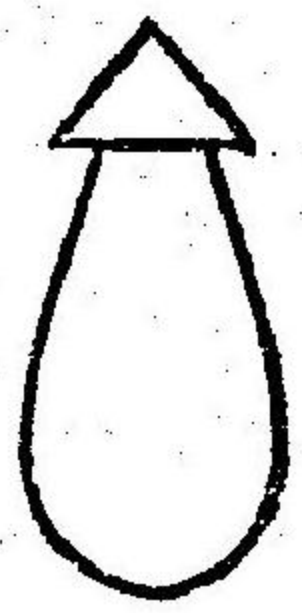
第三十段
第三十一段

汝等の養生に適せり。河原伯母君も、此邸に在すなるべし。此君は、予が姉君なり。汝手に代りて、孝養すべし。此事寒中丈をよしとす、西京より堀氏來り、日々茶事あり、是れも又汝が爲に善因縁たり。箇様な事は、明年よりは、決して一言もせぬなり。故にくど／＼しく書付けて、おくり示す。亦是れ子に對する一教なり。汝が老後の大幸福は、必ず此一事より生ず。日野西の姉君に、此手紙を見せて、相談すべし。ゆめ／＼なほざりに思ふことなかれ。

伊藤千代子殿

老夫

年の瀬の音や師走の釜の煎。右歳暮
會て香煎のふり出しを作らしむ。



釣月庵好み、
茄子の形なり、出來よし
銘 夢の世や姫御も喰べよ秋なすび。

第三十二段

歳暮學生への訓戒、
 告學、生諸子。聞諸子勤學不怠、德慧日進、大慰安老懷、欣喜何加。老夫今春來罹、大患、死
 生不可言、拜受天恩、養殘生於豆南、稍覺輕快、然未得回京、爲諸子執教鞭之期、是爲憾。
 幸幹事曾田子謹厚、爲諸子督勵、後學此一歲中、尤爲精密、實是爲汝諸子之好師範、諸
 子謹勿戾其指導、今也年窮、月迫、老夫忍病痛、聊陳一言、以告汝諸子。汝諸子安意迎新
 年、養正氣、鍛鍊心識、以奮勵日進、統一之學、是老夫之至願也。至囑。
 三十日晴 昨夜二龍山砲臺占領の報あり、中夜爲に作る。
 屍つみ血潮流し、年月の暮れはて、こそ春はまたるれ。
 三十一日晴 眞田家傳來の軍刀を購ひ得て、
 太刀取りて守る御國の武士は、病み臥す床も岩とぞおもふ。
 日露大戰の年の暮に、病中ながら、かゝる獲物あるは、誠に武士道の冥加なり。依
 て枕頭にかざして、喜びを記しぬ。命名眞田丸。
 明治三十八年元旦作、
 元朝や皇旗かゝやく松樹山。

第三十五段

第三十三段

第三十四段

第三十六段

有公報、十二月三十一日夜、大本營着電、
 軍本日午前十時、松樹山砲臺の胸牆を爆破し、午前十一時頃、該砲臺全部を確實に
 占領せり。
 軍刀の入手と三日間、旅順陥落す。いとも不思議にして、めでたきこと限なし。
 勝軍と銘ず。
 三日 旅順降伏の件、いよゝく確實なり。
 敵將の開城書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第二五四五號
 貴下交戦地域、全般の形勢を考案するに、今後に於ける旅順口の抵抗は、不要な
 り。依て無益に人命を損せざる爲め、余は開城に付、談判せんことを望む。若
 し閣下之に同意せらるゝに於ては、開城の條順序を討議する爲め、委員を指命
 し、並に余の委員が、該委員と會合すべき場所を撰定せられんことを願ふ。予
 は此機會を利用し、予の敬意を表す。 ステッセル將軍
 旅順口攻圍軍司令官 勇爵 乃木閣下

第三十七段

御製

いそのかみふるきためしを尋ねつゝ、あたらしき世の事もさだめん。
天 あさみどりすみわたりたる大空の、ひろきをちのがこゝろともがな。

第三十八段

六日 清曉恍忽として、思念を費さず、一首の歌を得。

日の御旗たかくかゝげて松樹山、そのいただきに吾は来て見ん。

旅順陥落を喜びて、日夜目前に見るこゝちす。故にかゝる歌を、不意に讀みしなるべし。

第三十九段

十一日 今曉恍忽として、例の如く和歌一首を得。

松尾山うつろふ花の木蔭より、春のあはれをながめくらさん。

松尾山とはいかなる處なるにや、夢魂彷彿たるながめなるべし。覺めて、

吟咏多、從夢裏得、病苦時、向睡中消。

の二句を得。松尾山とは、鞍馬山の事のよし、堀籠屋いへり。

第四十段

得佛の喜びを記す、

願ふこといまそれとはなけれども、頼みまゐらす御佛ぞこれ。

第四十一段

日野西より、見舞にとて、栗にて製したる菓子をおこせり。老夫の口に適して、よき品なれば。をしみつゝたべる程に、やがてみなになりぬ。孫の繁子がいふ、此菓子は、おのれの撰びて、母上にすゝめたる品なれば、此よし手紙して、東京へ申しやるべしといへるを聞きて。

落栗やひろふ孫からもらひ喰ひ。

第四十二段

西京建仁へ、

慶祝新年、和尚萬福、老夫依舊如例、

近來毒蛇を弄するの手を閑却して、無事界裏に寂寥を憂ふ。聞く大和尚新年の初頭に、南山の鼈鼻蛇を捕へ來りて、痴兒騷童をちびやかすと。願はくは一匹を割愛して、老夫の面前に抛向せんことを。

ぬらくらといつも親父のすねかぢり、下手な手ずまも土臺種なし。

默雷上人

不老翁

第四十三段

御製

祝言 うけつぎし國の柱のうごきなき、さかゆる世々をなほいのるかな。

第四十四段

南天竺の葉の陰ぼしを煎じて用ふる時は、いかなる肺患の咯血も止る功能ありといへり。余が故人京都の人皿井公明氏は非常の咯血を患ひし人なり。一回に四五升とみづか之を用ふることを聞て、終に此患を脱し全治す。

第四十五段

軍刀勝軍に、霜こぼる星のひかりや勝軍。

第四十六段

十八日 昨夜夢さめて例の如く恍然として一首の歌を得。

谷川の淺きながれにすむ魚の尾鰭ふるさへすゞしかりけり。

第四十七段

日野西より栗の菓子到來す。

とげだちて手もつけられぬいがくを、おのれとぬぎて甘き栗の實。

第四十八段

二十日晴

すだれつる窓のひまもる朝日かけさし入る床に梅匂ふなり。

文まなぶ窓のしら梅咲にけり、經よむ鳥よ友づれに鳴け。

第四十九段

二十一日晴 維摩經に曰く、過去を悔ると説て、過去に入ると説かずと。悔る心のらし入るは悪し。

第五十段

こしかたにもひ入るこそかなしけれ、ふりてあとなきうやむやの關。こしかたは過去なり。うやむやの關は、むかし越路にありしと聞く、今の加賀の國なり。

病夫の吟、

やまふ身は物きくごとに胸つかへ、心苦しきものにぞありける。

病人は志微にして氣さとく、爲に此事あり。左右に湯藥に侍するもの、心すべき事なり。

朝 朝日、うくる窓のさうじに影さして、木すゑつたひに鳥の飛ぶ見ゆ。

子孫 徳を積み道ある後をいのりつゝ、まご子の末をおもふ樂しさ。

天命 大かたはみな神わざとおもへども、猶人事のうらまるゝかな。

欲 あき足らぬ心の駒の狂ひ出で、埒なき庭に跳るかなしさ。

西山 身をわすれ世をわすれても忘れぬは、西山めぐる菊溪の水。

菊水 病苦 志よわくなるまゝ、それとなく、病むてふものはことごとくにうき。

第五十一段

二十六日晴 病は必ず禪定力を以て、調伏すべし。

第五十二段

意氣さどくこゝろすさみて身にそはず、これぞ病むてふ病ひなるらん。
二十七日陰晴 朝々寒水をいたゞく祝詞
あめつちの神の恵みの眞清水をいたゞきのめば、もろくのやまひはいえて、
死せず老いせず。

第五十三段

二十八日 病夫の吟
大かたの寒さをしのぐたよりして、野中の庵に冬籠りする。
祈るぞよ夢うつゝにも、我れしらぬこゝろを守れ天地の神。
見聞くことごとくうれし、不生なる御法も妙へにいます御佛。

第五十四段

三十日 口吟
夜もすがら落葉を雨にきく庵の窓の戸わたるあけがたの風。

第五十五段

二月一日 前の歌を改む
夜もすがら落葉を雨にきく庵の扇をわたるあかつきのかぜ。
三日 島地黙雷師の、如意の狂歌を聴て。
如々と云ふわが手にをへぬ代物は、やつかいかい魔界佛界。

第五十六段

七日晴

ひと色になりすましてぞ、春秋のそのをりくの色香をも知る。

第五十七段

九日晴 前夜の作

あづさ弓春たちしより日をそへて、園のほこ杉色かはりゆく。

わが山の常磐の松も春の来て、いつか霞のいろに染めけん。

第五十八段

朱文公偶題の詩。 歩随流水、竟溪源、行到源頭却惘然、始悟眞源行不到、倚筇隨處弄潺湲、學道の難關の嘆なり。 朱學の未熟なる、其從來する所のものあり。 蓮華庵尼妙靜の詩に比するに、其徹未徹の分遠し。

花園日誌終

遺 芳

春の風ふきもたゆとふ上汐に、はし場のわたりかもめなくなり。
 おとつるゝ人しなれば我庵は、うくひすきなく春をつぐらし。
 さくら花かざして歸る道のへに、ひとこゑなきてきゞす飛なり。
 ひばりなく山田のくろの遠近に、立ちゐる妹は若菜つむらし。
 かけ捨てし古屋がのきの破簾たてぬきつゞり夕顔のさく。
 村雨のしづくは軒にもりながら、月にくまなき秋の夜の空。
 ゆきなやむこの下かけの夕やみに、こゝろ細くもましら鳴なり。
 うしといひつらしとかこつ世の中に、かはゆきものはうま子なりけり。
 深夜ねよりさめて、出征軍人をおもふ
 千ほことる我が友がきのいくさ人雪や氷の床にふすらん。
 昨夜夢中に和歌一首を得、古人の歌を諷誦するが如く、無意によみなして、おのづから歌となる、戦争を心にかけてし故にや、

夏山の繁みがもとのしげ草の、しげき心になりまさるかな。

十一月十五日、孫とも身祝ひすと聞て、あたみより、

うま子らがべゝさかざりて祝ふ日の、むしろめてたく思ひこそやれ。

千代子産後大病の節、消息のはしに、

詮すべもなきものからに物おもふ、わが身は花の春もうたてき。
 もろともに神もあはれとおぼすらん、わが撫子の花のやつれを。

題しらず

花の枝にうちむれきなく山からす、春のあはれもしらず顔なる。
 はかなしや欲てふ仇の身にそへば、いられ心に春はすぎにき。
 人へのみうらみつらみをおぼはせて、我身むなしき後ぞくるしき。
 世の中をつくくうしとなく蟬の聲ほそり行く秋の夕かぜ。
 あはれなりしづが軒端の繩すだれ、いく歳かけて何たのみけん。

病中彼岸

世の無常さとりつくしてはる彼岸。

遺 · 芳終

得庵全書

大尾

得庵全書跋

護法之要在乎獎掖縉流。勸厲佛子。令得相續法
 燈。永無斷熄而已。蓋自正法付囑王臣來。西天東
 土。致力護法者何限。然護以政。不若率以身之為
 切。治以法。不若動以德之為深。是學道之王公。得
 法之士庶。所以殊為可貴可惜也。烏尾得庵居士。
 才兼文武。學通內外。入滴水洪川。諸大老之室。用
 功極深。得力殊多。獎掖縉流。勸厲佛子。亦久且勤。
 其護法之功與德。誠不易多得。今也人心日危。道

心日微。法城之所需於外護。日以急。而居士則亡。念彼念茲。欲不歎惜。其可得乎。抑聞之營衛充者。疾病無侵。柱梁全者。風雨不撼。吾宗而無自壞。長城乎。庸何患乎。外護無其人焉。而猶俾吾儕歎惜不能已者何也。居士遺著刻成。同人徵山野一言。因寄一轉語云。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明治辛亥新年

建仁默雷識

得庵全書著作年表

時文體

智德發達論

老婆婆心說凡十一篇

明治八九年の交

人權

十六年十月

言說論

十七年三月

真妄辯

同年四月

世相說

同年五月

告少年文

同年六月

方便解

同年七月

無益論

同年八月

真如解

十八年一月

破邪顯正

同年三月

不思議辯	年 月 不詳
斷常二見論	同 上
護國叢談 凡三篇	十七年 四月
明道要領 解說	同 上
和敬議	同 年 六月
國勢考	十八年 二月
佛道本論 一名法供 共六卷	二十一年 十月
廣長舌 凡六篇	同年 十一月
教育原論	二十二年 三月
儒道大意	二十四年 八月
三法報國論	同年 十月
現在の國家	三十二年 六月
加藤弘之の道徳 法律論を駁す	

忠魂義魄 凡四篇	二十二年 一月
國家本論	同 年 七月
事物相關論	同年 十二月
國家實體論	二十三年 五月
臣之友垣	二十四年 六月
時事談	二十八年 六月
玉椿	三十四年 二月
兒戀草	自三十六年六月 至三十七年十二月
以心傳	三十七年 四月
神武太平策	同年 十一月
續太平策	三十八年 一月
茶道條規	
尺牘三通	二十七年 六月
養生論	

王道論	三十一一年八月
幻術論	三十四年十一月
序跋二篇	
佛教演說序	十九年二月
歌卷跋	年月不詳
言文體	
眞正無神論	二十年八月
東洋哲學意見	同
地價修正案	二十六年二月
禪林消息	二十八年五月
人道要論	三十三年二月
得庵一夕話	三十四年
惠露	三十四年五月

道德辯	三十五年六月
漢文體	
王法論	十六年
正法眼藏	二十一年
統一學	三十五年
教學指歸	三十六年
韻文體	
洋行日記	二十年
得庵詩文	二十四年
雄山集	三十四年
連歌	二十六年八月
花園日誌	自三十七年九月至三十八年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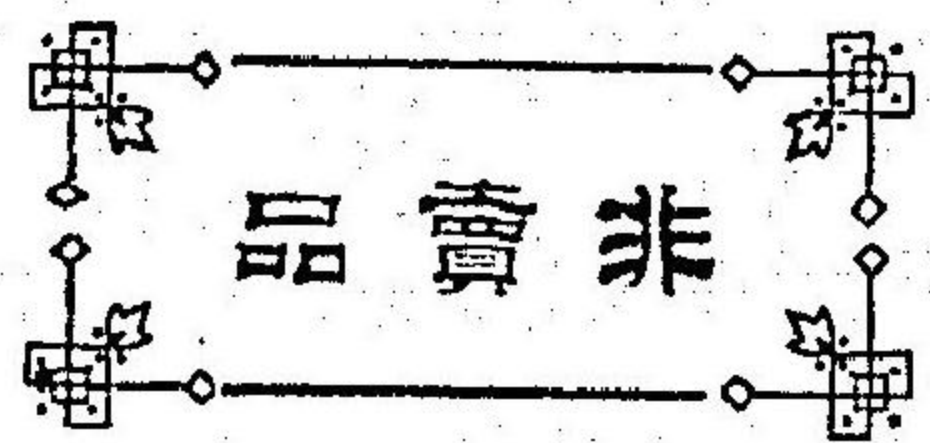
著作年表

遺
以
上
芳

年
月
不
詳

一三五八

明治四十四年四月一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四月四日發行



著
作
者

故
人

鳥
尾
得
庵

發
行
者

東京市小石川區關口町百九十二番地
鳥
尾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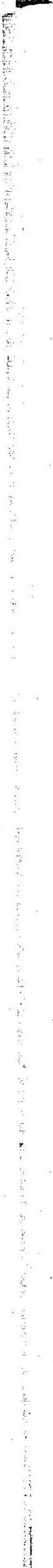
印
刷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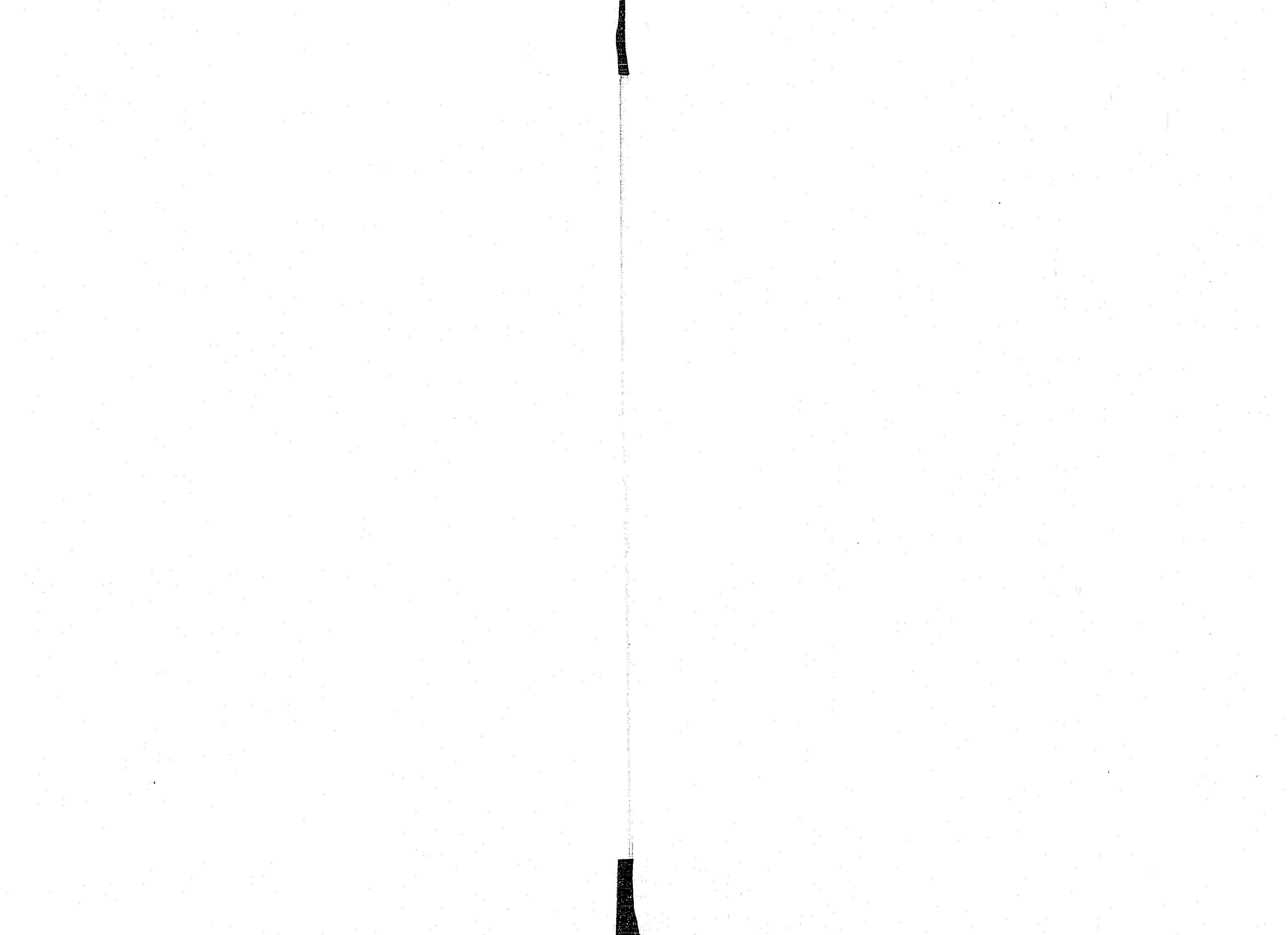
東京市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飯
田
三
千
太
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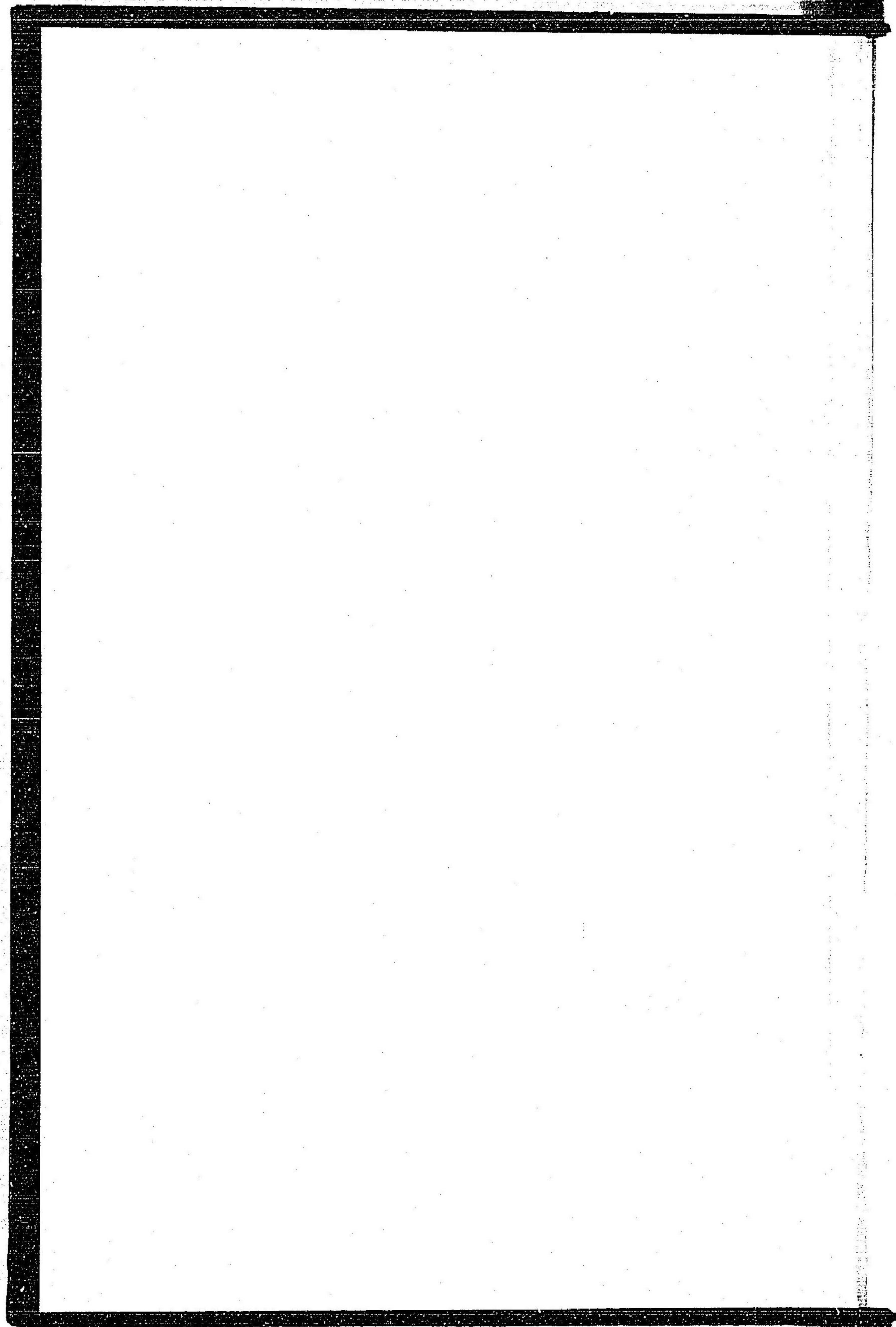
印
刷
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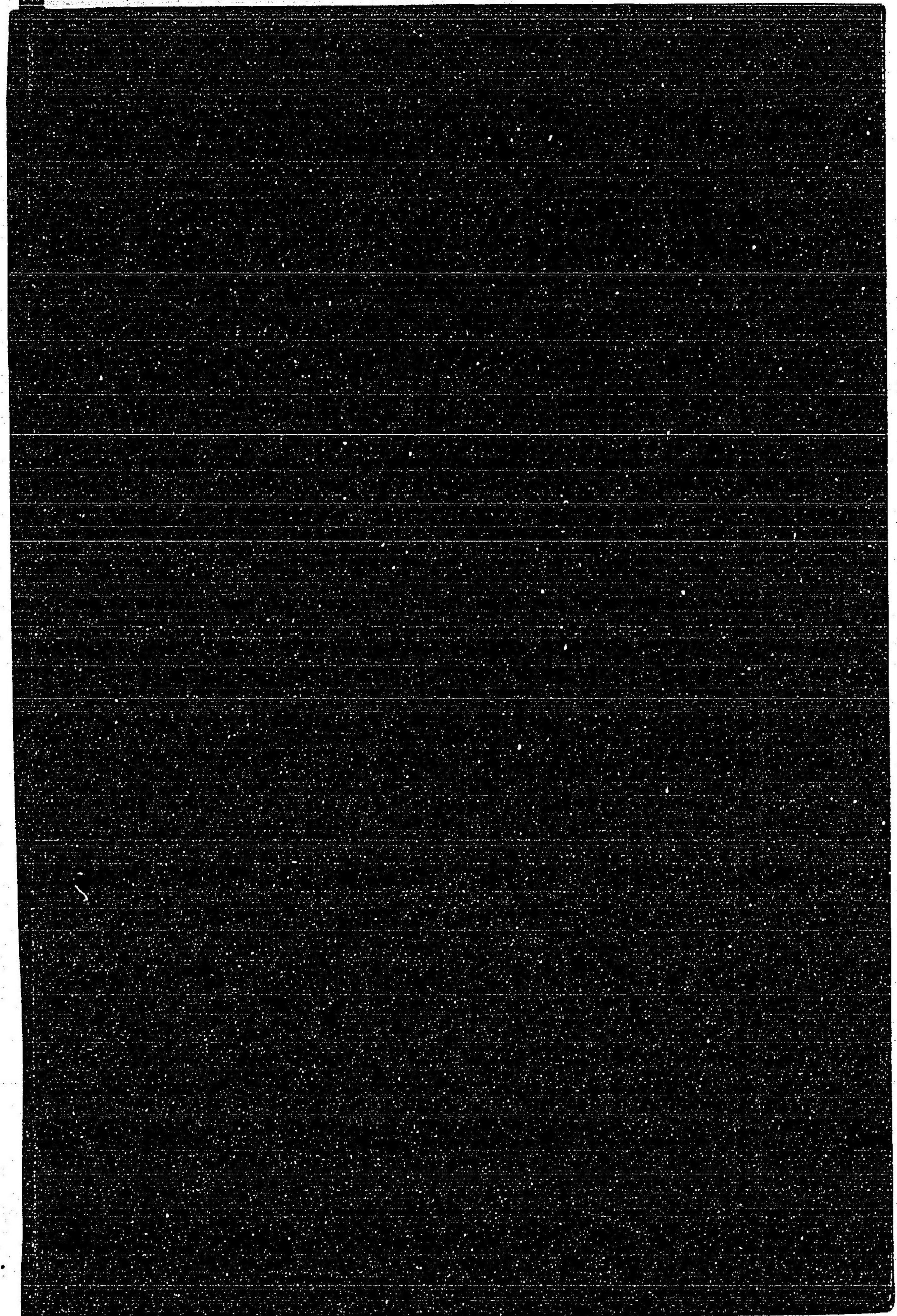
東京市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株式會社
秀
英
舍
工
場

IT-7E-10









081.8
T558t

102516-000-1

081.8-T0558t

得庵全書

鳥尾 小弥太

鳥尾 得庵 / 著

M44

EAH-0072



